

許傑短篇小說集

上册

許傑著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書

許 傑 短 篇 小 說 集
上 冊

許 傑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耕 栽 卅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購 計 金 元
廿 七 元



A541 212 0000 9914B

目次

慘霧	一
大白紙	六八
醉人的湖風	一二八
菜芽與小牛	一六八
小草	一九六
台下的喜劇	二四〇
琴音	二六四
督辦署的候差員	二九一

004134

隱匿	三一八
吉順	三五九
出世	四〇九
山徑	四七一
深夜	四八二
和平	四九四
末路	五〇三
隣居	五三六
改嫁	五八四
紀念碑的奠禮	六一〇
出嫁的前夜	六三五

目 次

于卿先生……………六五九

到家……………六九一

七十六歲的祥福……………七二〇

剽匪……………七五一

錫鑛場……………七九四

晚飯……………八四一

冬夜……………八五六

冬日……………八七二

旅途……………九〇二

賊……………九三二

公路上的神旗……………九六七

放風水

.....

九九六

慘霧

上

自從新嫁的香桂姊從她的夫家環溪村回門的那天以後，我們的村裏就接連的和環溪村聚起兵來。

環溪村和我們的玉湖莊是隔着始豐溪的鄰村。溪水在牠倆中間流過，天然的畫了一道界限。我們的村舍的後面，從前都是一片膏沃的土地，正如現在我們從村後望過隔溪的樹林隱藏着的土地那麼豐饒。無情的溪水，因為距離牠的發源地不遠，還帶有奔暴的氣概，在東衝西決的奔騰，差不多每日都要改換牠的故道，踐踏我們的田地。現在流到我們的屋下了。我們的建築，因為要避免溪水的要挾，在村外築上了堅固的城寨；溪水奔騰的衝來時，破不了那堅固的城寨，就在牠的下面深澗了一回，轉了幾個漩渦，泛成澄碧

的深潭，泗馬一般的向下馳去。

我們到村後的溪濱眺望時，我們可以看着溪流的後面，是一灘黃色的沙石，沙石的後面是一片草地，草地上面生長着叢密的柳樹，和許多蘆葦；柳林長滿了綠葉，直遮蔽了遠山的山巔，與蒼碧的青天相接，相離不遠的隔岸的環溪村，已埋沒在柳浪之中，找不到一個屋角了。

我們的村舍盡處，恰與村後相反；流水湯湯地從西南方衝來，直到了村舍的靠壁；在那邊順勢成一個反動，匯成一個射出角，向東南方流去；因此就堆成了一個沙渚。

沙渚漸漸的漲大起來。有幾處已可種作。我們玉湖人希望在那邊，有一個最大的開墾；雖然在現在還是滿眼的蓬蒿。

這里靠着我們的溪濱，倘若用始豐溪的界劃作證，環溪人當然管不到這些未來的財富，但是他們說那是他們從前所有的地址，他們有重新開墾的權利。

這是一個權利和財富的衝突；因為他們看重牠，正如一座國際的礦山。

已是五月的天氣了，小麥早已收穫，大豆和田禾，正待耕耘。村人們雖然不是正忙的時候，卻也不能十分怠惰。

暖風輕拂柳梢，新蟬開始歌唱，善鳴的黃鶯兒飛過時，正直的投下一個黑影，我和我的妹妹雜在村人們的行列中，在祠堂前的樟樹下納涼。

那邊坐在石櫬的盡處的老人，是加裕大伯，他穿着一件青布小衫，豁開了胸口，很安閒的吸着旱煙；他說話的時候，額紋一定摺成三疊，短短的鬍子，一根根的矗了出來，正似一個脫了毛的舊刷子。他最愛說話，大家都喜歡聽他。靠着加裕大伯右面蹲着的是多理哥；他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後生，頭上還有一條辮子，終日盤着；他手裏拿着一大碗的粥，和一块麥粉的餅乾，蹲在石櫬上吃。再順數算過來：第三個是做鞋子的老六，他比較上懦弱一點，不大說話。第四個是麻皮加來，他是一個最慧的人，而且是最黏滯的人，大家都叫他

麻皮加來就是我們下輩，也沒有一個叫他加來叔的。第五個——這邊的盡處，是金櫻妹扶着她的剛纔週歲的弟弟站着。這邊呢？那個坐着的獨眼，是獨眼三，因為他不是我們同姓，所以大大小小都叫他三哥；他側着頭，坐在門檻上，同樣的坐在門檻上面的，是江林公，他抱着他的小孫女兒拍着，儼然似一個白髮的保姆。此外還有許多小孩子，都隨意的立着跳着而最使注意的，是穿着全身白衣服的香桂姊的弟弟多能，我叫他能弟；他也在那邊。

加裕大伯俯下頭去，要找尋一塊大些的石頭，敲他的旱煙灰；一面在講笑話。一陣涼風在柳梢上發笑，拖亂了柳條，卻不能移動了陰在樹幹下面的樹影；但同時加裕大伯新落地的旱煙灰卻被牠吹散了。

癩頭金氣喘喘的從村舍的盡處跑來，驚破他們的沉靜；他帶來一個可怖的消息，說環溪人已有四五個帶着鋤頭短棒，在下溪渚的蘆葦叢裏，兇狠狠的墾地。這是一個很可

驚人的消息，對於玉湖莊的村人們，因為這是一樁偉大的財富。癩頭金還接着說，他已和環溪人爭辯起來，相互的罵了一回；但是環溪人欺他只有一個人，惡狠狠的想來打他，幸虧他手脚快，在蘆葦叢裏一隱，就一溜煙的跑來了。

癩頭金的話還沒有說完，多理和麻皮加來，已經跳了起來。

「去！去！那還了得！」

「金！你再去喊一聲加啓和保束，他們都在大屋廳的中堂裏。——你說我們已在祠堂前等他們了；——帶短棒來……」

癩頭金已經走了；多理立刻拿出了一束短棒和棒頭裝有尖刀的豬刀鎗；這些都是藏在祠堂裏的。

祠堂前的空氣，頓時各樣；那些跳着玩着的小孩，立刻套上一副駭異的鬼臉，直瞪着兩眼呆呆的站着。

多理把那束短棒和豬刀鎗丟在地下時，鏗然的聲音，與灰塵同時飛起，震得金櫻妹的小弟直哭了起來。

多理解開那束着的繩，自己揀起了一枝豬刀鎗，用手掌去揩那柄上的灰塵。麻皮加來揀起這根，又揀起那根。老六也揀了一根短棒。獨眼三還沒有起來，多理就拿了一根短棒給他，催他起身。

接着，癩頭金跑了回來，後面跟着加啓、保東、多智、來富等一批人。他們都倉忙的走到祠堂前，只有加啓帶來一根鐵尺，保東和多智等便順手拾起一根短棒。

他們一羣人，都拿着武器，凶糾糾往前走。癩頭金過先，後面就是多理和加啓，以後就是保東和多智等了。

加裕大伯好久沒有說話，最後也拿着旱煙管，慢慢的跟了上去。不知受了什麼暗示似的，能弟和一批玩着的小孩，也隨着加裕大伯前進。

江林公發出他破鑼一般的沙音說：

「不要老老實實的打他！把他們嚇一下子，趕走了就算……！」

但是大家走得遠了，沒有聽清楚他說的什麼說話。

在半路上，他們已走入楊柳樹的叢裏，一個個散了開去。多智回頭看見能弟也跟在一羣小孩中間，就吩咐他回去。

在柳林中，樹影在沙上搖動，恰如活動影片；日光隨處的透下幾絲光線在他們頭上，幾疑出沒在雲彩間的明月，人聲隨處的驚動了樹上的鳴蟬，翼聲沙沙然的從這樹飛到那樹，和人們一步一步的踏着細沙的響聲相和。

癩頭金開始在柳蔭中出現，走近那些凶狠的環溪人的前面，他開口就罵：

「你這批牛生的兒子！快給你的爺爺滾開！誰要你在此地開墾？」

環溪人還沒有看見他召來的一班人馬，厲聲的回答：

「賤賊！不要在你祖宗的坟上爬癢！」

「你快些給我滾開！不要來送死！」

環溪人自恃人多，如虎一般的追了過來。

「你打嗎來……！」

柳蔭裏面喊出了一班人馬，環溪人嚇得一跳，就退縮了。加啓裝着沒事似的，把鐵尺藏在袖口裏，走上前來，好像代他們講和，要訊問他的原委。他走到環溪人的面前，癩頭金也追了上來，重新壯起他的膽量，打那個環溪人一個耳光，同時加啓也抽出鐵尺，只是對腦門的敲。多理、麻皮加來、保金等都趕上了；加裕大伯和幾個頑皮的小孩也出現了。環溪人見來勢不好，忙抽身往水裏逃，多理恐怕豬刀鎗傷得太利害了，就把牠丟在地上，順手把多智手裏的短棒接過來，追到水岸，向那環溪人的背後一擊，那人就往前衝，顛在水裏。加裕大伯連忙止住他們，都沒有下水。那五個環溪人當中，有一個走得太忙亂了，在

急流裏滑了一腳，一個水渦兒，滾到深潭裏，流水平他的頭上；他因爲加啓的向着腦門敲來的鐵尺太厲害了，所以提不起精神，纔溜了下去。這邊的一批人都走出來，立在岸上，看那跌在水裏的人發笑。

那先渡過去的三個人，就在對岸等着了，還眼睜睜的看着我們這邊。及到那兩人也到岸時，他們又開始大罵。

多能在那沙堤上，經他的哥哥多智喝回後，就呆呆的彳亍着，走回他自己家裏。

他母親還在竈下洗碗，香桂姊因爲是新回門的客人，穿着新衣，在那邊和他母親談天，一面無意的搖着手中的麥桿扇子，他的爸爸加庭沒有在家，她們還不知道，剛才所發生的事情。

能弟報告她們，說剛纔玉湖人已和環溪人打架，並且告訴她們關於打架的見聞。最後，他很鄭重的說出，多智也是同他們一塊兒拿着短棒去的。

香桂姊聽說和環溪人打架，就吃了一驚。因為一面是她的夫家，一面又是她的母家，無論如何，這是使她為難的。

他母親很埋怨多智不知理路，說他還沒有成年，就要被自眩的本能所驅使，很緊的要做「後生」。況且環溪村又是我們的新親，雖然姊丈是不一定在那里，但也難以為情。能弟見着他的姊姊發呆，就跑了出來。他想他的母親和姊姊們都不喜歡他報告的消息，對於他自己的自信，似乎有些陰晦。

祠堂前的人又站滿了。各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張皇的情緒；此種情景，平時在那里是很不容易有的，因為平時在那里都是沒事的閒談和嬉笑；今天卻如觸了電一般的，大家的臉上，都如巖峻而削壁的山石，被一層迷蒙的煙霧遮蓋着。能弟知道是爲了剛纔的那件事，就一聲不響的走入人叢中，仰着頭聽他們說話。

因為我家的小門，就靠近那株大樟樹；所以祠堂前的空地，簡直是我和妹妹的遊

場。

春舟大伯，穿着一件白夏布的大衫，在人叢中說話，大家一點都沒有聲音。他是加裕大伯的弟弟，前清進過一個秀才，現在可以同縣城裏的知事和警察官直接見面。因為他是一個文人，兄弟又多，家裏又在年年的釀酒，年年的買田，所以沒有一個不聽他的吩咐的。他說：

「糟了！這一件事，我們不應該如此做……現在那邊上風了……我們應該叫警察，……叫警察，說他私自開墾，強佔土地糟了！現在……是他上風了！」

他的語音有許多牽制，正好像什麼人把他的舌根拖住；他想使他自己的語言，普遍的及到全體的聽衆，所以喉嚨特別的提高。他說到後面簡直是不成聲了。他那語言飛散的效力，還不及他口邊的泡沫的爆發；而他聲音的拖搭和凝滯，卻正似嘴角上的白沫一般的漸漸凝結着。

能弟擠在他前面，仰着頭，不住的望着他。我從他的泡沫的飛散上，發現了能弟的沉默的頭顱，在那邊仰乘甘露。我不喜歡能弟吃那些泡沫，正如我自己不喜歡別人用唾沫睡在我的頭上一樣。我擠了過去，牽着能弟的手，要他走到我的後門的門檻上坐；他就隨我走來。

在那里，春舟大伯又說話了：

「現在，他一定去報警察了！……但是，不要緊；你們快把那些短棒和豬刀鎗束好，藏到祠堂裏轉去。警察如果當真來的時候，由我去說話！」

這「由我去說話」幾個字，春舟大伯特別的說得重；好像要無論什麼人都聽見。同時，立着聽他說話的人們，心中如放了一塊石塊，面上都微微地現出一種歡喜和尊敬的顏色。

「說一句私話罷！我們用兵器，是見不得客的。……兵器是刑事犯呢！……這是我們

犯虧的……好！現在把牠藏起來好了……警察來時，什麼事都由我擔當……因為這是關於合村的財富……」

春舟大伯講得滿身都是汗，背部的汗珠，已經鑽到白夏布大衫的外面，又開始流動了。他說到此處，就退了出去。

祠堂前的人們，又開始走動起來；嘈雜的聲音，好像和那些人走動，有很高的相關度。在那里，癩頭金是最容易招人注目的；因為他本來是很耐人尋味的，而這次的事實，又直接的與他有關；所以大家都追問他當時情形。

多理也很出衆，他說述他用短棒撲擊那個落伍者的環溪人，真是有聲有色。加啓也自述他的鐵尺的利用，如何的輕便與如何的巧妙。而多理最以為榮，最說得津津有味，就是他不肯用豬刀鎗穿那個人的背部。

總之，祠堂前的空氣，是非常的緊張。太陽稍或斜了一點西，火熱的光焰，並沒有改殺；

樹梢頭靜悄悄的凝練着，鳴蟬也沒有唱歌；雄鷄和母鷄們，彳亍的在草坦上走着；幾隻活潑的村狗，也躺在樹下，深深的咋舌。

我偷偷的問能弟，香桂姊姊在家裏作什麼？他說在家裏「嬉」。我想看一看他的姊姊，就要求他同我一塊兒到他家裏去。

香桂姊一個人躺在樓上；向南的窗門開着，正可以望見村外的澄碧的溪潭，和隔岸的密接的綠蔭，隱約的綿互着的遠山。

我說：「香桂姊！我來看你呢！」

她立起來喊我一聲秋英妹。

我覺得她出了嫁以後，舉止就有許多不同了。我說：

「你現在的面色，比什麼時候都好呢。香桂姊。」

「不見得罷！——你看我很紅潤，是嗎？——那是熱得發燒的。」她說了微微的一笑。

當即就把她的笑容斂住。我覺得對於她已經非常的隔闕的樣子，找不出可以對她說的話。

「你聽見了嗎？我們玉湖人同環溪人打架。」我說到環溪人，驟然憶起她是出嫁到環溪的。她的丈夫，也會到這邊來過。

她說：「剛纔聽能弟說過了。」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我急忙搶着說：

「你的姊丈我看見過呢，生得非常的雄壯；我當時還說笑：『若是和香桂姊打起架來，香桂姊一定是打他不過的。』那天在你家裏吃了鷄子麵的點心去的……」

「秋英妹，你的妹妹來叫你了。說你的父親回來，要你燒點心去。」能弟的母親在樓下叫，我便立了起來，往樓下走；香桂姊，還勉強的送到樓梯頭站着。

我走到家裏，果然父親坐在大櫬上，解他的草鞋和破襪。我喊了一聲「爸爸，」就走

入灶下燒火。

母親吩咐我去買酒，我走出後門，祠堂前已經沒有剛纔那麼多的人了。

江林公仍舊抱着他的小孫，加裕大伯仍舊坐在那里吃旱煙，做鞋老六很安閒的躺在石櫬上；一切的空氣，又沒有以前那樣緊張了。

警察沒有來，一直到天黑了都沒有來，大家期待着的心，於是乎放寬了。

吃了晚飯以後，我和妹妹，坐在母親旁邊，聽爸爸講述他在外兩年的情形。他末後又嘆了一聲氣，說我不是男孩子，不能幫助他出外做事；又說我沒有兄弟，對於他的前途，是很空虛。我沉默着沒有說話。

能弟在外面叫，說香桂姊要叫我說話。

滿天的繁星，正如中午的日光，照在閃爍的沙上，反射到我們的眼簾裏的那麼晶瑩而繁夥。白天的熱氣，已經躲到羣星的背後；涼風隱在樹梢上唱歌。

能弟緊握着我的手，用力的靠近我走着。我覺得他的手有些熱烈的顫動。

這是我的幻覺罷！我覺得在這樣黑夜的道途上，周圍是非常遼曠的，前途是非常空虛的。當我覺得這一種情景時，我的耳朵裏好像有人告訴我，能弟的熱烈的顫抖的手，就是這空虛的黑暗的安慰者。

大概，那時的能弟，也有這樣的感覺了。他愈握緊我的手，愈靠近我來。他輕輕問：

「英姊！你今年是幾歲了？」

我覺得他的無端的詰問，是含有深意的。我說：

「你呢？能弟！你先對我說了。」

「十四。那麼你呢？英姊！」

「我，十六。」

他的幾句英姊，真是一支刺透心肝的鑽，一句句都透入我心的深處。

他愈加擠了過來，我就把他抱住，摟在我的左懷走着。

我好像是超於現實的了，我的心內的舒適，簡直是戴上偉大的王冕；世界是融和了芬芳的花香與柔和的鳥語的春晨，我倆是游泳其中的兩尾五彩金魚了。繁星嵌在深碧的天底，正似我倆游泳着的魚池的水底，嵌着的晶瑩射目的寶石。

香桂姊仍舊在那個樓上，向南的窗門猶是開着。和風從窗口吹來，回復到我的在屋外走時那麼清爽，脫除了剛纔進入室內時的許多濁氣的薰陶。窗外看不見澄碧的溪潭，淙淙的水聲，是中午時享受不到的天韻。天河從她的屋背橫過，小星填滿了河街，一顆顆細潔得可愛，直掛到南天的盡處，與那些隱隱約約，用遠樹與山影組成的如長堤一般的黑影相接。「南大人」戴着紗帽，——天庭上的帽飾，愈燦爛得出神，——穿着朝衣，偏向西面跪着；正對窗口，禮拜我們屋後的北斗星。

室內的燈光，還及不上兩顆螢火蟲的明亮；因為南風吹得太強，故意把牠放置在箱

子的後面，光線更加微弱。

香桂姊的麥稈扇子也沒有扇。多能弟還纏著我不肯下樓。我也不心願要能弟離開。她說：

「英妹！你對我的話沒有說完，你就走了。——你告訴我；他們同環溪人相打時情形怎樣？你說我的他，（她說到這個他時，語音特別的放低，悠久而輕，我知道她的臉上同時有一陣清風掠過了。）你在那邊看到嗎？你告訴我！英妹！」

我看了她這種說話情氣，我平時的好多話而直爽的特權，早被她駁落了。我告訴她：今天並沒有看見她的丈夫，不過那時他到她家裏看她的母親時，我看到一次。她輕輕的哼了一聲。

她吩咐能弟到樓下去；她要求我今夜宿在她家裏，伴她睡眠。

能弟還躊躇着不肯下去；我說要回去對母親說一聲再來；她催促我就去；我又要找

能弟同伴。

這一次的來往，我覺得能弟的心完全同我的心黏住了。我們倆相抱的走着，一句也不言語；我只覺能弟的心同我的心完全黏住了。

我的母親沒有話，因為我的爸爸新來，要重新鋪眠床；現在更加便當了。

我沒有把能弟的事對香桂姊說，因為我知道她要笑我倆的。

多能還騷着我，他見我可以同香桂睡，也說要伴香桂睡。香桂姊嗤的一笑；說他還同小人一樣的不識情事。我的意思就是三個人同睡也不妨，因為這張床子很闊；但我沒有說出。

香桂姊叫她的母親把能弟叫去；我就去拂了蚊子，吹滅了燈。窗門仍舊開着，夏夜的涼風，不能有冬天的朔風那樣尖銳與堅實，牠只能在帳子的外面，微微的搖動，不敢驟然穿入。

她說她昨夜一夜沒有入睡，只是左右的轉側；現在雖是住在她從小長大的母家，她總覺得是異鄉，自己是離鄉的孤客。她想要回轉環溪，或者明日差人去叫她的丈夫來。但是她都不敢說。

她還說她的丈夫待她怎樣的好；怎樣她來的時候，送她到什麼地方；怎樣他對她說什麼話……但是我早含糊着答應，迷迷糊糊的睡去了。

在睡夢中，她把我叫醒，要我到窗口聽那沙灘上的奔騰的人聲。羣星仍是彩燦的閃爍着，西南角的天上，多了一顆如日一般的大星；我張開朦朧的眼睛找尋溪灘的人影，卻被一圈圈的燈光的紅暈遮住；激湍的聲音，更尖銳的可怕，漸漸的把那些石灘磨擦着的奔跳的人聲沖去。

香桂姊說我睡了同死去一般，剛在和我說話，我就入睡了，老死也喊不應。她說：

「我到現在還沒有睡過，連眼角都沒有交接。我以前似乎聽着溪灘有沙沙的人聲，

我道不知些什麼野獸在追逐。以後我聽那些聲音漸走漸近了，我就伸長了我的耳朵去聽。我聽他們好像走到水岸了，好像在渡水了，好像渡過來了。我心裏在想：怎的今夜到這樣的更深了，還有這許多人過水呢？我剛想到這裏，只聽得外面一陣喊聲，接着就是亭亭碰碰的短棒聲敲門聲，和不堪入耳的大罵聲，以及各種的辨不出的聲音，混做一堆；我幾疑是那裏失火，或是強盜來搶春舟叔的家裏了。我心頭不住的跳着，我推一推你還是睡睡的酣睡。以後我聽見我們村裏也有人響了，我樓下的智弟也開門出去了。聽說還有許多人在大屋廳的堂前打牌，大家道沒有睡，齊聲喊了幾陣哨喊，他們因為來的人不多，所以就退了回去。他們的喊聲真如雷震一般，只有你這位年老而龍鍾的老太婆，福命生得好，有些安靜的睡死的命運，是喊不醒的。」

我聽了她說的這許多話，以及末後的幾句譏諷的語句，心裏很難以為情；一再追想她和我述說的情景，又使我心裏微微發寒。

我終於轉入睡鄉。

中

第二日下午，我們的祠堂門也大大的開了，許多的人都在那里進出，這一雙門上畫有門神的大門，是不常開的；除了正月和春秋二祀的祭祖；可是今天也開着了。

春舟和肖峯，都穿着夏布大衫，在那邊人叢裏很倉忙的跑進跑出。癩頭金的死屍躺在祠堂門的旁邊的石板地上；他的眼睛還是睜着，左邊的面上一個很深的刀痕，鮮血流染遍了頭部，轉成紅黑色，將額後的幾根毛髮，黃髮膏住。此外胸口，腹部和臀部，都有尖刀的傷痕。而臀部的肉已經緊張得反花；腹部的傷口，還流出一節小腸。大家都很悲憤的觀看。最後就用一張草蓆蓋上，要把他抬到上祠堂去。

癩頭金不是我們的同姓；他是和肖峯屬親。我們的村裏，就是這兩姓的人氏；雖然有兩個祠堂，各姓由各姓自己管理；但是平時總沒有多少界限可分的。何況這一次是對外

的呢？是全村的財富關係呢？是全村的名譽關係呢？

我們的一族，自然是春舟作主；他們呢，不用說是肖峯了。

那邊，多理最激烈。他說：「不是我們把他追趕了，他不是要把我們村裏的人都殺完了嗎？他是預備來同我們打的。好了，癩頭金已經打死了；我們是小村，橫豎再同他賭死幾個罷！」大家沒有人響了。他又眼睜睜的對着獨眼三說：

「三哥打死的是你們的兄弟呢？反是你們貴族不倒臺，要我們倒臺嗎？」

「好！不用說了，我們自然是要同環溪人比一個勝負的。」三哥奮前的起來，睜着一隻大眼，好像要把這一隻眼睛睜得比兩隻還要大的。

「三哥不比麻皮加來一般，是隨便說話的；他一說定這一句話，就是「過五關斬六將」，也要把牠魔到的。」多理見他毅然的決定了，就喜得跳起來。

肖峯雖然是一個文人，卻不及春舟的有魄力；他十分的躊躇着，不主張復仇，要請人

正式的講和，春舟知道村人們的勇力是衝天般的，不能再壓了，也想聽憑他們做到怎樣，再來收場，做個結束。

癩頭金是昨夜被害的。他自己沒有老婆，家裏只有一間養着蚊子的小屋，和一張板牀。他的父母，早已死了。他做人很好，代人家做事，很勤謹，村裏的人都相信他。因為他家裏沒有帳子，又沒有貴重的東西，所以他就向外關着門，走了出來，在祠堂前的石板地上躺着。這是一處清閒的幽境，又沒蚊子和熱悶的空氣來苦悶。這是他平常的事，卻不料昨夜環溪人走了過來，竟認定他是個對主；可憐落拓的頭顱，竟做了死罪的佐證！環溪人把他拖了起來，順手在他的臀部一刀，接着有三四個人過來，把他抬到那邊柳蔭外的水岸，就殺死在那邊了。今天他們無意中要看那些環溪人新開墾的荒地，卻發現了癩頭金的死屍。那邊的石灘上面，已經流了四五大堆的血，鮮血被嚴厲太陽晒乾了，轉成黑色，凝在石塊上，有幾分厚薄。他的死屍躺在那邊，除了一羣蒼繩知道了，會集起牠許多的朋友來

上海中人民出版社

吃食以外，什麼人也不會知道。他們在那邊發現時，成羣的蒼繩，已不許人們走近，好像這是他們的專利，不許人們侵佔似的，嗡嗡然起來作示威運動了。

對於枉死的癩頭金的傳聞，經他們無意間在溪灘發現以後，也如蒼繩的世界一般的鬧動得熱鬧；那個消息的飛散，真要比癩頭金的臨風的屍臭還要快便而遼遠。在鄰近的村莊，和較遠的村莊的親戚，都上玉湖來問訊；說外面傳聞，玉湖與環溪，不久就要開火。村中的勇士，如多理一批的人，都主張當日出兵。癩頭金的死屍，也不要報官檢驗。現在可以先把他葬入白鹽或者黃沙當中，待再打死幾個，將來一共總結賬。

春舟不贊成當日出兵的提議；他說乘人不備，固然有道理；但是誰能知道他昨夜來偷了我們一次營，今天就不預防我們的報復呢？而且遲一天，我們自己也可以多預備周全一些。

大家都沒有說話。多理紅了的眼睛也退了一些熱度，正如被太陽燒熱了的霞彩，慚

慢的被晚風扇涼一樣。

玉湖村的空氣，是茶壺內的空氣一樣的緊張；那些人心的惶恐與震蕩不寧，真如壺內沸騰着的氣泡。全村裏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就是金櫻妹的剛纔週歲的弟弟，江林公抱着的小孫女兒，和那些黃的黑的花的村狗，大大小小的母雞和雄雞，都不能例外。

在我們的祠堂角頭和各家的門頭間，農具儲藏室裏躲着的稻桶，都抬出來效勞了。牠們是些壓寨的老將，一個個分佈在向南的臨水的巷口，裏面裝滿了鄭重的石塊；要是兩三個疊着，簡直是一座城垣。這是幾個要阨，各處都要有人把守。多理差不多最忙，他儼然是一位總督，跑來跑去的巡察。

靠近香桂姊家的那個巷口，一樣的疊着幾隻稻桶，桶內填滿了石塊；那隻新的稻桶，桶外的四個「五穀豐登」的大字，和「積德堂能記置」幾個小字，都沒有磨滅淨盡；這明明還是香桂姊家裏的農具。多智拿着一根短棒，就在那邊守寨。

那天晚上，大家都沒睡；好像什麼大難要降臨的樣子。多能坐在家裏。時常要跑出去看看街上的動靜，並且有沒有奇異的消息。

我因為同香桂姊約定的，今夜也要去伴她。不過我的母親吩咐我做了許多事情，所以出來就遲一些。

路上毫無聲息，我的心臟直提到喉頭。我的足音如幻影一般的引起了巡察的多理的注意，他在我面前閃了出來，問我是什麼人。我的心中明明曉得是多理的聲音，不提防心旌卻跳得愈加厲害。我說：

「是我理哥！」

「誰喲！」他好像還聽不清楚似的更鄭重的問。

「是我理哥！」我不心願自己的名字在自己的口裏說出，再答出一個：

「是我！」

「是秋英妹嗎？你怎麼到現在還要出來走——到那里去？」

「到香桂姊那里去。」

「你不應該到這時還在外面走——女人！」

我不歡喜回他的話，我覺得他的「女人」兩字當中，有許多輕蔑的意思埋着。

能弟瞥眼間瞧見了我，就跑了過來，牽住我的手。口裏不住的媽媽姊姊的叫，說我已經到他家裏了。他的母親說：

「唔！能今夜對秋英這樣好！你停一些不要反轉臉來罵她！」

我覺得她的話有些話外的深意，要使我難以爲情的。我想把這說頭岔開：說能弟不會反臉的，那里曉得她更加有一個反面的證據；我覺得自己已經說錯了話，不禁臉上燒了起來。

能弟立在旁邊淡笑；香桂姊牽我上樓，赴那和平的女神所召集的睡眠的音樂會。

多智興忽忽的走進來，像一個在酒櫃上吃醉了的酒鬼，手裏拿着爲明日戰爭而磨擦鋒利的尖刀，凶糾糾的放在桌上，閃閃的白光印着燈影，使人生出一種悽慘而恐怕的景象；他又把那支藏在門後早被灰塵蓋滿了的「前膛」拿了出去，光景也要把牠擦淨，待預備好了，明日就可顯他和牠的身手。

他的母親說：

「你自己還沒有長成十足，多智！正如一株嬌嫩的茅竹，那里可以臨風呢？這些公共的事情，你只要不落了人後，已算好了；怎麼還要出人頭地呢？」

多智如沒有聽見一般，回頭對他母親說：

「我自己不知道嗎？要你多說！」

說着，走了出去，他母親隨着他走上門首，覺得全村的屋頂，都罩着一層兇狠的網，她告訴多智，要關門了，讓他一人在外面；他沒有異議。

睡神是和我結了緣的；在黑暗中的迷蒙的入睡，好像酒醉後，在落花細雨中看桃花一樣的輕浮與微妙。及到我被香桂姊喊醒時，我的眼簾才招受了清晨的可愛的陽光，聽牠把眼底遺留着的黑暗逐去；心境開了喜躍之門，來歡迎那些戴上露珠的小草上的晨光的跳舞，窗外的流水的歌聲，好像告訴我這睡鄉的羈旅者以悲怨的戀歌。我的心靈像感受一種多方的人馬馳騁的闖入的複雜之感，使我心境一時難以分釋。

震人的鑼聲，已經響着第二遍了；第三遍就要會齊；第四遍就要出發。

我從香桂姊那邊走來，迎面的太陽，剛在我家後門的那株大樟樹的樹上，猛烈的驚人的陽光，已經表示出不是平常的日子；祠堂前的兩邊牆上，都豎着豬刀鎗。約有一尺多長的雪亮的刀鋒，都張着牙齒冷笑；我覺得一陣寒慄，身子就長滿了森森的汗毛。那鋒利的刀鋒的下面，都繫着一簇鮮紅的，如傳說故事和戲台上所看到的，厲鬼的紅毛；晨風很急燥的吹動了牠，我幻想着一個長滿了獠牙善於吃人的闊口，就在那個下面。此外還有

短棒和長鎗，都很使人驚怖。

路上走着的人，都如着了魔一般。

那邊，多理、多智，都在弄着前膛鎗。加裕大伯從前是善於打飛鳥和松鼠的，他在那邊指示多智。多智這小後生，一支前膛，已經把他的面孔弄青了，還要去打仗。

那邊麻皮加來拿着一根豬刀鎗，在試驗着，好像要殺人的樣子，向着來富。來富連連的退避。加啓走上來罵他，說他不應該這樣無誠心。

這邊，保束喝退了一羣小孩子！不要他們來玩弄這些危險東西，同時就開始計算牠的數目。

老六倉忙的跑來，說春舟要多理去一去，多理把洋鎗遞給加裕，走往春舟家裏去。春舟還在家裏吃早飯，他問多理預備好了沒有。

「你去再打第三遍的銅鑼，告訴他們是會齊的時候，不要再延遲了。」

「他們還有許多在吃飯呢！」

「那麼稍爲等一等罷——你可先去，我吃了飯就來。」

多理仍舊跑回祠堂前。可怕的戰事就要開始了；大家開始恐懼起來。多理要大家看一看，還有什麼人沒有來，不許他們躲在家裏幸災樂禍。

第三遍的鑼聲響了。這是一種帶有辣椒一般的興奮性的謹告，對於那些不慣於吃辣的婦人小子一般的男子，已經覺得太爲過火，而他們的喉嚨的作梗與發燒，和鼻腔裏異樣的刺激之溝通了眼泪的奔流，都使他們有退縮和遲緩的可能。

「吃過早飯了的，都到祠堂前聚會！」

鑼聲反復的鳴着；這句成語也反復地唱着。牠們從村的這邊走到村的那邊。駭人的謹告如濃煙一般的繞着樹梢，好久不散。

春舟沒有穿着那件大衫，卻穿了一身老布的短衫，在鑼聲與呼叫聲的中間雜了出

來。大家的視線都菌集到他的身上，嘩然闕了一聲：

「春舟先生來了！」

「預備好了沒有？」

「這邊都好了，只是人還沒有來齊。他們來了就可以出發。」

鑼聲還繼續在響，勇往的人們都穿了短衣，縛好了很闊而很堅實的腰帶，一陣一陣的從鑼聲中湧來，各人都自告奮勇，不歡喜自己有怯弱的表示，致人們看出他是一個怕吃辣椒的弱鬼。

一聲震天的鎗聲，震得大祠堂的石壁和大門軋軋的搖動，祠堂外的大樟樹和村莊外的柳樹梢頭的棲鳥，也隨着駭人的鎗聲四起，直要繚繞到遠山的山谷；而遼遠的山谷的回聲響着時，第二個的鎗聲又起來了。

在人叢的頭上，還矗出船桅一般的短棒；棒頭一齊的高低，好比斬了樹蔭的樹幹；豬

刀鎗露出一尺多長的鋒芒，若刀山一樣的豎列着；太陽的光線一閃一閃射人靈魂，紅鬍子就在震怒般豎立了。

第四次的鑼聲還沒有響，他們就動身前進了。肖峯和春舟忙着要點一點出發的人數時，可是前面的人已經喊不回來了。

他們走過自己的門前，各人的母親和妻子們的口裏都啣着一個梅子，胸甲上裝着一副「水堆」；眼睛裏的泉水並沒有潰發，可是全身上的冷汗卻流個不了。

多理和加啓，差不多是個少年總督；春舟和肖峯，就是運籌帷幄之中的軍師。多理背着一枝前膛，腰間縛着腰帶，脅下掛着火藥袋和子彈箱，胸口插着一把小尖刀。刀柄圈成一個圓圈，用紅洋布繞住，露在腰帶外面。脚底穿上一雙棉絲草鞋，可以使牠的運用，前進與退後，上山與過水，都顯出輕便而靈敏。腿部繞着腿布，腓部如躲着一隻小豬，足見牠的精壯。大家都是差不多的裝束，可是總沒有像多理的那樣引人注意。

多智的臉色，已經有些發白；他背着的一枝前膛鎗，特別的高出他人頭上，早被他自己門口的香桂姊和他的母親看到了。他走到自己門前，也不看一看那邊立着的是些什麼人，好像對於他的出陣，是有無意間的禁止與訕笑存在着。多能看得發呆，要跟他的哥哥去；多智把他白了一眼，他的母親就把他叫住了。

人馬走完之後，村上非常的靜寂；牠是兼着大水後的淒清與暴雷後的驚恐的兩種情調渲染成的一幅圖畫，有令人置身在千丈飛瀑之下的寒慄與恐懼的魔力。

他們走出了村莊，就分成三路；每路又各各分散，各向適當的地方埋伏。

村上的婦人與小子們，都緊張着十分期待的心弦，希望得着一個什麼消息；耳朵也豎起來，什麼一點微細的震動，都可以引動她們出外張望。

野外的鎗聲連續的響了；要是不是預先告訴人說有戰爭，他一定會疑心是清明時節的掃墓的爆竹了。有時竟然隔着許多時候，一點也沒有動靜。婦女們的心旌，正如看着

大火一樣，她們不能前去救火，只能在遼遠的異方看着牠的勢焰的兇猛與緩和，而用自己的心弦的緊張與馳緩同牠相應和罷了。

轉換。
樟樹上的日影，一點點的移動；一朵飄蕩的白雲，忽然遮住那緋紅的太陽，光線頓時

老六在戰地走來，吩咐大家煮幾桶熱茶。她們問他情形怎麼樣？他只說還沒有交鋒；我們的兵都在老虎山下。

停了一會，老六又回來了；這一次他代春舟先生找箬帽的。她們問他現在怎樣了。他說環溪人已經在對岸樹林隱出來了；已經接過幾聲鎗聲。

加裕忽而一人一蹙一蹙的轉來，她們很怕他是受了傷，但是不敢動問，只問他現在情形怎樣了。他說：

「可惡的環溪人，實在太頑皮了。他們知道我們這邊沒有深密的樹林，老虎山的幾

株烏柏樹，那裏及得他那楊柳樹林的藏身的巧妙呢？他們都取巧地躲在林中，太陽又照不透，你們又看不到；但是你們一動一走，他到可以看到的。他那邊到現在只有放過兩三鎗。他靜待着我們的動靜。沒有法子，我們又不敢上去；他們又不敢出來；恐怕打了幾日，也沒有一個輸贏。

「我們大家都沒有戴箬帽的，太陽直照得汗油直流。我老人家橫豎在那邊也沒有什麼補益，不如讓我抽身回來吸幾口煙罷！」

她們還要問他她們自己的親人的情形如何時，那邊震人的鎗聲，又一連響了起來。大家一句話都沒有說。加裕大伯說這幾鎗響得特別，恐怕是環溪人出來了。

接着又是連續的鎗聲，在這許多鎗聲中，可以聽出有幾聲鎗聲實在遠而且微，可以證明是環溪人在那邊接戰。

加裕大伯對於吸煙，好像有特別的緣分，雖然他吸的不是鴉片。他要回頭向她們告

別時，那邊又是一個鎗聲。可是，這個鎗聲太奇怪了；我們只能想像牠是一種輕飄的，而且是扁平的橫流的發響。加裕大伯很發愁，說不是火藥的不足就是倒坐。但是他仍舊走了。

我和香桂走回她的樓上，太陽射入窗內的光線的位置，已經告訴我們是燒晝飯的時候。

窗外的景緻，又是異樣；隔岸橫列着如屏障一般的柳林，葉片滲透淡淡的陽光，覺得還是十分嬌嫩。全個大地，籠罩着帶有殺氣的表情，使人感得心懷不寧。香桂猶景念着她那繫念着她的丈夫所居住的環溪，和她的丈夫。她站在那邊呆呆的出神。她平時不愛說話，猶其不喜歡說及男性的話。她對我說及她的丈夫的事情，她總算是破例；因為她相信我還是一個可說話的人。雖然說我年紀太輕，不識情事。

她幻想着她歸來的那天。她們醒來，天還沒有大亮。他握着她的手，說不喜歡她到母家去。她回去了，使他太覺寂寞。她也這樣回答，她起來梳洗的時候，他坐在她的面前，眼睜

睜看她梳頭。他送她到那座小石橋頭，又穿過那座松林，在那個陰着一株老樹的路亭裏面，他說她到玉湖後，過了幾日就來看她，那時亭外的老樹，被微風吹得佝僂的搖動；好像在告訴他們說青年人不要太纏綿了，轉瞬間就要衰老；而牠自己的凋零，正是他們後日的象徵。她好像感到這不是留戀的時候，不應該在這新婚的一月後就這樣的悽惻而柔情。他回頭看着他走去，又回頭看她，正如她的頻頻看他一樣。多智弟伴着她走回家裏時，她還沒有想到她的母親的渴念。

她想到她的一切，——對着對岸的深密的柳林，和柳樹外的松林，幻想着關於她的丈夫的一切。

我看她看得出神，料定是在想着她的丈夫了。我也不去理她。

忽然樓下發生了一種驚異聲音，她的母親的哭聲，兩三個的男子的嘈雜聲，隱隱之中還帶有呻吟聲，混然相和，傳到我們樓上。我知道有不幸的事在這一種聲音中發生了。

我的心頭便蔓延着一種不可言說的恐怖，香桂姊也被一種聲音打醒。我倆一同走下樓來，只見老六背着多智，加啓跟在後面，走進門來。多智的左臉燒得漆黑，正如塗上一臉的黑黴，連那眼珠的地位，都不能清楚的找出了。左耳的耳輪，微微的在流血；血痕延長到頤上，造成幾條河道，在黑色的面頰流過，好像黑雲中的閃雷。一部分的斜披的西髮，已經變成黃色，圈成許多小球，退了許多地位。肩頭上的衣服和領口，也燒了幾個細孔。這都是他自己放的前臆到坐了火的傷痕。

多智的眼睛是微微的閃着，臉上飛舞着一種淒慘的情調。他那種倔強的氣概，和自傲的表情，現在正如兩隻被捉入網內的野兔；雖然牠不住的要跳出這個網羅，但是牠的能力，卻只許仍舊如此。母親的心，自然沒有這種懷抱，可是多智的過敏的神經，雖然沒有聽他的母親怨語和誹謗，甚至於輕視或冷淡，他總覺得他母親告訴他「不要太想後生做了，少年人」的幾句話，是在他的耳膜外敲門。他不敢說出傷口的那樣痛，就是套上這

種心情的面具。

多智躺在他自己床上，老六和加啓早已歸去了。

香桂姊覺得這是一樁不幸的事情，對於多智的受傷，似乎還是什麼更不幸的事的預兆。我因爲多智的「冒火」，卻聯想到能弟的同他哥哥的相反的性格。我想若能弟的鄭重將事，定沒有這種冒失的。

他家中沒有一個流泪的，我更無從爲他心酸，雖是她們的心，覺得是酸的。

多能不知從什麼地方聽來的消息，說環溪人已經兩個被我們打死。還有幾個被我們打傷的。香桂姊聽着環溪人打死和打傷，又怔怔地心酸。

多能牽着我的手對多智與他的母親和姊姊說話時，外面忽有一陣嚴重而嘈雜的喊聲——直比山崩地陷還要驚人與震耳的喊聲，直可以喝得山也崩了地也陷了的喊聲——傳來，我們的呼吸都被牠塞住了。這是很可以給我們以推想的事實，那一定是短

兵相接了。

這種聲音與推測，很使我的心地不安，尤其左右爲難的我的香桂姊。她的臉色已經和那喊着的声音，高低曲折的轉了幾轉了。

喊聲又漸漸的停止下去，這是我們推想着他們停止的時候，我們剛剛禱着不要傷失任何人的生命時，但那悠長而悲哀的婦人的哭聲，已經在村上旋繞了。三哥的老婆，聽着傳聞，說她的丈夫三哥已經被環溪人轟死，她就哭了出來，要上老虎山下去。這是誰也不能阻止她的事，這是她的儘有的自由，神聖的生離死別的重要關頭。

但是當她帶着哭聲要上老虎山時，他們已將獨眼三抬回來了；他並沒死，神氣也很清新；不過因爲淌了一大堆的血，面色覺得很沮喪。跟着獨眼三的後面，又抬來兩個受傷的人；一個的額角受了前膛鎗的創傷，只微微刮去了一小塊的皮肉，子彈也沒有透入腦壳；但是當時卻是昏倒了。還有一個是比較三哥的傷，更重要一點，因爲三哥的傷處是臀

部，而他卻是肋骨的下面。

村中的路上，已經染了幾點血跡，各人的心中，大概也是一樣的渲染上那些鮮紅的血痕了。

從偏於東方的太陽變爲無偏無私以後的不久，牠又轉偏於西了。勇往的兩方的人們，不知道被誰驅使了的人們，已經餓了半天了。雖然他們的家裏，或者有一些麥餅送去。雙方經過了這次吶喊之後，環溪村的人們，就退了回去；其實，照他們說，是我們這一陣喊聲趕了去的。這個，我們可以不管；總之他們已經收兵了；我們的心也可以放寬一些了。

據他們確實的傳聞，環溪村的確被我們打死三個人。其餘受傷還不知多少。而我們這邊，卻一共只有四個人受傷，打死的人，卻半個都沒有。

據多理說：那邊被打死的三個人，兩個是他親手打死的。一個是他看他在楊柳樹叢

隱了出來，卻不知道多理的火藥已經上好了。他打傷了還會走，但是不上三步，就跌倒了。還有一個是在這邊的烏柏樹後面，那株烏柏樹是縛了一身的麥稈，穿了蓑衣的漁夫一般的。他隱了進去時，多理早已看見；他料他不久就要出來，就瞄準鎗頭，一鎗就中在他的胸口看他倒了。至於還有一個呢，那就在這一次最後的喊聲中，短刀相接時，保東把他穿死的。因為那人很奮勇的追過來，要穿獨眼三，三哥雖被他穿着，卻不料自己的生命已經掛在保東的鎗頭上面了。

另外，他們還各自說環溪人死了多少，但是都沒有確鑿的證據。總之環溪人除了死人以外，而所得受傷的人的報酬，卻也不在我們的下面。

晚霞好像一天的血泊，一塊塊在天海飄浮；我們村上的驚恐而悲酸的情調，正如一縷縷灰白色的濃煙，遲遲地在霜晨的屋背旋沒。

這是什麼景象！被傍晚血泊一般的晚霞帶着一種殺伐之氣所籠罩着的！這是何

等地令人可怕的情形啊！

下

第二次的正式接戰又起來了。

這是距離多智自己冒火受傷的那次戰爭之後的第四天了。一切的佈置與設備，一切的器械與人馬，都要比前次多一倍或多兩倍；而他們心中懸着的可怕的重累，也要比前次多幾倍或者幾百倍。

托了祖宗的蔭福，和全村的龍脈的祠堂基址的風水，在前次戰爭，才沒有死了一個人；雖然有幾個受傷，但是人數很少而且傷勢都是很輕。

可是，環溪呢，環溪是不得了。據外面的謠言，說環溪已經被玉湖打死的人有七八個，而受重傷的有好幾十——稍微受了一點微傷的還不算。這種可怕的謠言，對於人丁充足、錢財富有、希求得有最好的上風的名譽的環溪，簡直是教唆他重新挑戰的呈請書；而

對於我的玉湖，更是一顆痛嚇的炸彈，和弄得人們驚恐無着的鉤魂旗。在那天戰了的晚上，我們就從許多隣村戚友的慰問口中，聽得環溪人大有非得剿滅玉湖不止之氣概的消息。

第二天早晨，我們都立在屋後的溪岸，遠看那隱隱的樹林裏如螞蟻一般的移運着的環溪人，他們張着一面金黃色的綢旗，在隨風飄展，好像在代表他的强悍自高的氣勢，料定我們玉湖人不敢重與抵抗，而故意裝出挑撥你去接戰的樣子。那邊的軍隊愈走近了；他們走出了榛密的松林，踏過了青碧的草坦與種有大豆的田邊，再穿過了多蔭的柳林，在那個沙岸遊行。炮聲一鎗鎗的時常穿過我們的頭後，而撞動了我們懸掛着的恐懼的心房。他們這一種大膽的示威運動，使我們只有深深的躲避與退縮。

我們不敢立在容易被人看見的溪岸，也不敢容易被人聽見的大聲張皇，我們都緊閉了板門，伏在門隙中間窺探。這正如一隻避難的狗，逃入自己的洞內，又回頭去張望那

追者的情形一樣的可笑而可怕。

環溪人知道我們不敢出去，只重重的放了幾聲冷鎗。又巡迴一般的回去。

這是給我們以太難堪而可怕的暗示；更可以證明那些友誼的慰安者所帶來的消息的不錯，和環溪人的自高自大與好勝的心理。

多理看得急煞了，在村上只是跳：

「怕死鬼，就一定要打死了嗎？打死就給我先打死，我做先鋒來我當頭陣！我充敢死隊！」

他這樣喊着時，許多好勝的「後生」已經被他打動了，於是他的後面就跟上許多人，像加啓、加來、保東和其餘最出死力的許多人。

全村的灰了的心，又被他扇熾了；埋葬了的好勝的勇敢，又被掘起了。各人的心裏都有點動搖。多理又奮然的狂跳而且喊得聲音都有點沙了。

「况且又不是我多理一人的事情。就是讓環溪人走來把我多理的頭砍了，把玉湖的房子都燒了，把新漲的小溪灘完全佔去了，對我也沒有相干。我是爲大眾的啣！我是爲玉湖的啣！怕死的！我是爲玉湖的名譽與財富的啣！」

在大眾的心中，差不多是無疑了；——要對環溪重新接戰。

畢竟是春舟老練而耐心一點，因爲多理在頭上跳躍的火，沒有一個可以壓他，而春舟卻只要一句問話，就把那撲不滅的熱火撲滅了。他說：

「是的，我也這樣想；只是環溪的人本來比我們多，現在又有他的隣村的助戰與借兵，我們這幾個螃蟹一樣的人馬，還不被他捉蝦飯酒一樣的容易打敗嗎？」

多理一時被這個疑難壓住了，這好像一塊鄭重的石塊，壓在身上，很不容易脫離。最後，春舟決定也要借兵。

自然，借兵只有向同姓的村莊去借，因爲我們都是同一個祠堂，或是祠堂都同一個

字的。

那天晚上，早就有人在打掃祠堂的橫廂；祠堂的東面的長久沒有噴過青煙的煙囪，也借春舟家裏拿來的二石白米，揚眉吐氣起來。此外，還要先宰兩隻肉豬，他們在村上選擇着的一隻，就是我母親所養的那隻「大白花」。

我的母親。因為我爸爸做的生意，是一年兩年不歸家的；家中的應時費用，他又不能隨時寄到；所以我母親差不多看着養豬是一大宗的儲金的。有的時候，我們甚至於糴米的錢都沒有了；但是，要是有錢來，母親寧可先糴糶。她說，我們自己命苦不要緊，只要不會餓死，總可以勉強的。至於這隻豬呢，卻是不能餓了的，——餓了就瘦了，要少許多收入的。

這次他們要選着我們那隻「大白花」去宰時，我的母親猶遲疑不肯。但是他們一定說，這是公衆的事情，是不能爭執的；——就是爭執也歸無用——因為大家已經選中了我們的「大白花」是最肥最胖的了。

我母親帶了一種說不出的悲哀，呆呆地沉默着，讓他們把牠在豬圈裏拖去。這真使我母親十分爲難——莫說我的母親，就是我幫着母親，一桶一桶的把牠喂大的毫無金錢的觀念合雜進去的心情，也覺得他們是過分。就是那時我的唯一的小弟死了的悲痛，對於我母親的打擊，也不過如此罷！

夜半的時候，我忽然自己醒了轉來，追尋我可怕的夢境；香桂姊問我怎的今夜破了例。我說好像有一個人，在夢中叫我醒來的樣子。她吩咐我不要響，靜聽這沉靜的黑夜對我們耳語些什麼東西。霎時間，我聽得許多的脚步声，從遠處響來，正似銅鍋上走着的一羣逃命的螞蟻。我疑心又是環溪人來偷我們的營了，可怕的癩頭金的血漬的皮面，就在我的眼前出現。那種聲音，漸漸的近來，我才在牠的強弱與高低身上，玩味出牠的位置與聲色。我決定那個聲音，不是在我們的村外，而在村內；而且他們的舉止，也帶着不甚張皇的躲避的和衷共濟的情氣。香桂姊也這樣決定，她說她不歡喜這樣做。多理那東西，簡直

是搗死鬼。她說她這幾日簡直沒有一日是舒服。她聽到打架，尤其是同環溪打架，就好像把自己的心肝割了出來，提在手裏，在北冰洋的冰山上面走。她對於多智的受傷，也覺得是無爲的天譴。

天還沒有亮，又有什麼人要敲門捕雞了，雞聲叫得很是悽慘，好像要把我們從睡夢中叫醒，好去援救牠的生命的危險。那人手裏的待殺之雞也不止一隻；他是從各家捕來的，要拿到祠堂，款待那些同姓的深夜的來客。

兩姓的祠堂裏都住滿了助戰的同宗。而尤其是我們的祠堂特多。

他們都有自己帶來的兵器，像後膛鎗，玉湖人所沒有的，是有五枝；其餘快五響也有一枝；前膛鎗念五枝。而且他們都是好打手，——能够打飛鳥的。他們又個個都是很精壯的男子；——就是徒手擊搏，恐怕兩個也打不倒他一個。

雖然這許多的援助的來了，在我們的心中增加一種預期的必勝的喜悅；但是，在同

時的反一方面，都在我們的心坎中，搖動着幾百個的毒蛇的紅舌頭。許多的人們，正如我們一樣，不敢違反大眾的意思，看他們預備這樣，設置那樣。他們要用破舊的木板與竹片，乘着深夜無人知時，將那些環溪人所要走到的要阨的地下掘成一個深邃的圓洞，然後把尖利的木板裝好，上面仍舊蓋好原來的草色。他們也要用破舊的被絮，拿來浸在水裏，待牠的各部分都吸飽了清水，同飽和了的大海棉一樣時，拿了起來，掛在有力的如牌坊一樣的木架上，預備着打仗時，可以做一個隱身的屏障。他們還吩咐了許多說話，如火藥應該買多少，子彈應該買多少之類。總之；他們是一個有條理的計劃。誰可不佩服他們呢？

第二次的接戰又開始了，這次多了二倍以上的參戰的人。

當他們拿着兵器，凶糾糾的武裝起來，走出村外的時候，家屬的女人們，也和前次一樣的懷着恐懼，立在門首看着。她們向老天與祖宗祈禱：

「天呀！有靈有性的祖宗呀！」

「你們幫助着我們得到勝利罷！」

「少數的死亡歸諸我；

「多數的受傷歸諸那環溪人罷！」

這是一個奇怪的禱告，要死亡歸諸自己的禱告。但是他們已經想透了；戰爭是沒有受傷或死亡的，而死亡可以有償命的經費的收入，受傷卻不過是受了要死不死的苦痛。

這一次的戰地，卻不是前次的老虎山下；因爲在那邊作戰，實在沒有好的地方可以進攻與退守。

大兵出去之後，不久就有許多震耳的炮聲，在婦人們的預料中，知道是接戰了。

香桂姊坐在樓上，沉湎在悲慘的愁思之中；她的空虛的胸懷的門內，緊緊地關閉着對於戰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別離而獨居的孤寂的悲苦。她不歡喜那些討厭的鎗聲來

敲她的心門，正恐牠觸發了不安和悲苦，使牠們來蹂躪她的心田。

村上的婦人們，都用她自己的心把她的丈夫或兒子的生命扶住，她恐怕惡魔在他們的頭上回旋着，正如强悍的老鷹一般，轉瞬間把他們的生命啄去。

她們期待着的心弦，緊張得將要爆了。

她們的噓氣與悲嘆，和期待着勝利的虛榮，合上那些同情的骨肉的愛，繚繞出屋背的青煙，來燒那麥粉的乾糧和茶水。

村上沒有留着一個十六歲以上的男子，那些從同情之愛與骨肉之愛間所發生出來的送點心送茶水，當然是小孩或女子了。

我的父親前次沒有去，他們都罵他躲懶，對於公共的事業不熱心。他對他們說剛在異鄉作客回來，路途上有些勞頓所以沒有追隨他們之後，以後自當爲公衆效勞。可是這次，就推托不過了。

我父親的茶水和點心，當然是要我送的了。母親的膽，比我還小，妹妹平時連聽放爆竹都要掩耳朵的；這幾天，她簡直不敢出來。我提着一手的紫沙茶壺，一手的小竹籃的麥餅。那些麥餅，我想是母親的心肝做在裏面的；而母親的心肝，卻帶有眼淚的酸氣和熱汗的鹹氣與悶氣——那是代表着她的恐懼與悲哀都向肚裏流的意思。

多能這幾天常要跟着我，牽着我的手；現在又要我帶他一同去。反而他家裏倒很閒了，多智躺在床頭，能弟是年紀太輕，所以倒不要耽心。雖然香桂姊是很愁悶的，但她是爲着別個原因。多能要代我拿茶壺，我只許他拿竹籃，因爲茶壺，我恐怕他打破了。

村上總是充滿一種殺氣，這一種氣味是辣人的火藥氣和澀口的血腥氣所混成的；同時，也充滿了一種囚牢裏的驚恐與斷頭台上的肅殺。

金櫻妹也要送點心去；她沒有茶。她送的點心比我的多幾倍。她有二個哥哥和爸爸。都在那邊。她的眼角還是紅紅的，面上留有幾道泪痕。她說不敢去送，她的母親就罵她，說

要告訴她的父親打她。她現在手裏提着那個竹籃，還是在顫抖的；我是不敢說她是提不動而顫動的。

她與我們同走。

現在我們須從村後的小路走。那邊走着的人很多，他們都從各處來的，來觀戰的。我走過那三株大松樹的墳墩，又走過了春舟大伯的那坵「八石」的田岸，才走到那株雷打了的剩有一半的老烏柏樹。那邊還有許多人，最遠的我就不敢過去了；因為再過去，就要俯身在田岸的下面爬。

我遠遠的望上老虎山的山頂，那邊滿山都是看戰的人；他們有的張着洋傘，有的戴着箬帽；他們的衣服的颜色是白的最多，青的和黑的次之。他們在那邊蠕動，如一羣螞蟻。我用自已的手，提着我自己的恐懼的心；我向戰地望去，可是看不到幾個人。驚人的鎗聲，我是一連聽到的；及到我回頭尋找時，卻只有幾縷青煙。

那邊的一個帆篷一般的溼被絮的架子，也孤另的豎着；我在牠的下面，找不到一個人影。

我只能在不意間，忽然的看着一個人，從這邊爬到那邊，或者從那邊爬到這邊。我在疑慮間，我的父親走來了。那邊村裏送來的東西，都放在那里等他們。

父親並沒有拿洋鎗，他的兵器是豬刀鎗；他說他伏在那個高墳墩的後面，沒有移動過，一直到現在。他說他伏在那里很危險，許多彈子在他頭上飛過，或者跌在他的旁邊，他形容彈子在他頭上飛過時的情形，真使我戰慄。

鎗聲是繼續的響着，父親一面吃點心，一面在述說他的所見。忽然有一回使人注目而悲痛的情景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那邊爬行着一個男子，同時他又拖着一個受傷的人。他們不敢立起來正直的走，就是受了傷了也不能使敵人看見，只得順勢放在地上。拖挾那受傷的人，正是保東。他的鎗傷是在肩部。子彈從這邊飛進從那邊透出。當時他自己

抓了一抔地上的泥土，放在傷處；以後就暈去了。現在那些血流，把泥土滲透了，分不出是血是泥。又經那人把他拖來，向下的傷口，在地上磨擦成更大傷痕，蔓延到背部。

我不忍看這個，我就牽着多能回來。

我還沒有到三株松，我忽聽得老虎山下的人們的異樣的聲音，我回頭看時，他們已如螞蟻一般蠢動，各各向後退散。我走到村裏，保東的受傷，已經有人傳問了。一會兒，兩個人抬着保東進來，婦人們看着發呆。我剛走進家裏，母親問我爸爸好否。我還沒有回答，可怕的消息就追到了。

「秋英！你的爸爸受傷了。」

我起初還不相信，我剛才看見我的爸爸很好。母親也怔住了。

「秋英！你的爸爸受傷了！」

這明明是一個實在的報告。於是我的母親的眼泪直淌着了。我自己呢，也流着辛酸

的眼泪。我不知道我的眼泪是爲爸爸流的，或是爲母親流的，甚至於爲我自己流的。總之我的泪直流得辛酸而悲苦。

母親當即就要追去，但是受傷的父親抬到了。

父親的左腿受了後膛鎗的子彈的傷，鮮血還在滾滾的流下，他的傷痕，有兩個指頭並着那麼闊，一隻手掌那麼長；所徵倖的，還沒有損着骨頭和留住了彈子，因爲這一顆彈子是從他的外邊掠過的。

母親一邊哭着，一邊燒湯給牠洗滌；父親還要做好漢，母親才止了哭，含着眼泪。我說：「父親難道是喜歡受傷的，你——也是不喜歡出去的呵！」

於是父親的眼角也紅了，母親又哭起來。我和妹妹也哭起來。

能弟見我們一家都哭着了；他也哭起來。我要他回去，把他送到門口。他跑到家裏，看不見一個人。多智躺在牀上睡着了。燒黑了的的面孔，今天更加發腫，使他瞧着發怕。他不見

母親就哭了起來。哭聲震動了樓上的母親和香桂，她們在樓上喊他。他不肯上來，而且多智也醒來要茶了，他的母親就走了下去。

樓上仍舊只有香桂一個人了。

這時的鎗聲，似乎就在她的窗外；她被好奇心所引誘，走向窗口觀望。

啊！那是短兵相接的可怕的時候了，怪道現在的鎗聲這樣響得近來。這不是退步的表徵嗎？——那末，玉湖已經戰敗了呀！

——啊！愈加近來了！看呀！他們相差着簡直沒有兩丈多遠了。天！殺機就在這一瞬間了。

——那些不是瓊溪人嗎？啊！三個，四個，六個。呵！他們好兇猛呀！

啊！他們接觸着了。那個不是多理嗎？啊！他跑的多危險啊！怎麼這邊只有他一個人？在跑呢？呵！兩個！三個！危險呀！那人放鎗了！

青煙起處，當那可怕的鎗聲送到她的耳膜時，那顆彈子也到她的旁邊的窗門上陷入了，她的眼睛，在一瞥間，就告訴她生命的危險。她震驚着眼前就變成黑暗。她的丈夫，面上留着許多血漬的形像，就儼然的在她的眼裏閃出。她惶惑着；一會兒，覺得他在那個路亭上送她的行；一會兒，她覺得他倆的新婚後的甜蜜的情話。她不能明瞭這些感覺是什麼現象。

她瞪睛看時，那真是她的丈夫，不錯的，那剛才放鎗的，就是她的丈夫。她的心頭，跳得利害。她幻想着這是一個惡夢，不是事實。

——啊，你還要追呀！你不要太勇敢了！呵！這邊有伏兵呢！別要再追了罷！

——啊！危險呀！又放鎗了！天！多理，是多理，中了鎗了。

——還追過來嗎？呵！不得了！跌一個！兩個！跌！啊！這是什麼地方！

——呵！怎麼走不起呢？你們的力量沒有了嗎？你們這樣搖動掙扎，正如一隻吊在地

上的老虎起來呵！那邊的人來了。

——怎麼你又要開鎗呢。先走出去不好嗎？

她的眼睛又昏迷了，她不能看見什麼。她覺得有人在提着她的頭，陰森森的白刀在她頭下飄過。她顫慄着，她的心膽碎了。呵！那是什麼一回事！

她眼見着她的丈夫陷在那個虛設的陷坑裏，走不起來時，那顆殺星就在他的頭上照耀了。那里閃出幾把長柄的豬刀鎗，雪白的利鋒，遠遠的張着惡口在笑。牠好像笑着她的命運，她的丈夫已經在牠的支配之下了。

——啊！多麼殘忍！我的天！呵！他流的血就是我的心肝跳出來的呵！呵！胸口！够了！罷！
脅下！面部！腹部！——殘忍的流血呀！

這是玉湖人的埋伏；但是也是環溪人的墮計。

她的丈夫的同伴，已有兩個帶傷逃遁了；但是，他呢，他在那里流血。鮮紅的熱血，噴泉

一樣的湧起；牠將要直射太陽，散成殷紅的霞彩，臃臃然把滿天的光明罩住，洒下迷蒙的一天的血雨。

太陽如一夥殺星，照耀在沙漠一般的沙灘上；灼灼的細沙的眼，正似隱伏在地下的鬼火。

始豐溪染着可怕的鮮血，滾滾的激出絕調的哀音，滔滔然泛成血河的霞彩，和那立在旁邊靜悄悄地曬着的柳樹上的鳴蟬的淒厲的哀聲，與那覆在頭上的沉默着的愁容的天空裏慘雲的消魂的色彩相映和。

——啊！殘忍的流血呀！——我的他！——怎麼他們又拖他的死屍呢！呵！——

她如墮石一般的，驟然不省人事，跌下在樓板的上面。

可怕的響聲如墮牆倒屋般的，對於她樓下的母親，正似一個疾雷一般的巨彈。她拋了受傷的智兒的看護，卻發現了窗下的香柱的死屍。

一切的空氣之中，都籠罩着粗厲的恐怖之網，和倒垂着尖利的死神之刀。

世界是被黑暗所佔領了；惡魔穿着黑暗之夜的魔衣，在一切的空氣中，用粗厲的恐怖之網籠罩人生，和尖利的死神之刀對待人生。

尾聲

祠堂前的那株大肚皮的老樟樹，蓬着一頭陰森的頭髮，隨着猛雨和狂風的顛簸，蕭蕭然如一個瘋人的發怒。在牠的下面，滴着許多不自然的無次序的石塊那樣大小的雨滴，正似瘋人洒着的眼泪，深深的，要滴穿那個飽含怨恨的草坦。

草坦的遠處，當我家的後門正對過去一箭遠近的地方，埋着三個已死的人的屍骸和靈魂；那就是癩頭金多理和那被拖過來的香桂丈夫。

暴風雨不住的下着，老樟樹瘋病一般的爲他們垂泪。那三個新鬼的頭上，一同堆積着一個高高的土墩，上面已經搖曳着嬌嫩的小草。

他們的奇異的撮合，很使香桂姊的不安。因為他們把他從溪岸拖過來時，就當作玉湖人的死屍，放在祠堂前的右面的石板地上。他們把他和多理的死屍一同陳列着，再并起日前沙葬了的癩頭金的屍體，希圖環溪人償命；而環溪人的被他們打死要向他們索命的，也可藉此抵消。這是一個苦心的剝毒的計畫呀！

香桂姊在昏暈之後醒來，聽說祠堂放着兩具死屍。她如有鬼神指使一般，丟了幽居的騙人的名義，跑往那可怕的人叢中擠看呀！那與多理一同躺着的，睜着圓睜的兩目，塗着滿身的血漬的，的確是她的丈夫呀！

他們不許她哀哭，因為她的哀哭，要引起人們的疑忌。

她含糊着哭着一聲「兄弟！」就投入他頭懷中；用力的摟住他，好像要鑽入他的心裏的樣子。她的眼淚直流，滔滔然直欲把他的屍身漂去。

她的眼淚流過了他的屍身，滲透了他的血痕斑斑的衣服，再染着那貼着屍身的石

板。——屍身在石板上印了一個人影，一直到了現在。

是暴風猛雨的使人感到吃辣一般的夏夜，是細雨連綿使人感到吃酸一般的春朝，是黃梅時節的淒其，是白雪漫飛的淒厲，我們都可以在祠堂前的右邊的石板上，看見那潮濕的冤鬼的人影。

是瘋人一般的樟樹的流淚時，或是瘋人一般香桂姊的流淚時，我們就可以發現那個人影了。

一九二四，六，五，上海。

大白紙

一

大白紙爲什麼名字有叫大白紙的呢？只要一聽他這奇怪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的名字裏面是包有很有趣的事的。——若說有趣，我還有負於大白紙呢！他的有趣的名字的故事裏，實在含有一場灰色的失戀的哀怨！

大白紙的名字，就是這樣起因的。若是要我用簡單的述語來包括牠，就是：

「他戀上一個有夫之婦，在仲夏夜的淡月微朦中，穿上滿身的白衣褲，在他戀的房中幽會恰巧她的年老而眼花的婆婆走入她的房中，一時逃避不及，遂陷入梳裝台下；她那老花了眼睛的婆婆，致疑爲一張大白紙，掉在地上；待要俯身拾起時，那張大白紙卻變成一個大白紙逃跑了。以後大家就以大白紙謚他，他自己也不知不覺的承認了。大白紙

的來歷，就是如此。」

大白紙會告訴我許多關於這件事情的話，所以我也曉得清清楚楚。

原來他戀上的那個女人，是他遠房的親戚；他對於她，真是親上加親的親戚了；一面是他房族的姑母的女兒，一面又是他外祖母的滴堂的孫女。而且她的家，是靠近他外祖母家的，所以當他幼時在外祖母家遊玩時，她就做了他的一個好伴侶。她從前許嫁的名義的丈夫，也就是他那遠房的堂弟，她自己的表弟雲弟了。

二

他因為六七歲時，就沒了母親；父親所再娶的後母，正如人間的所有後母一樣，所以他的幼年生活，就完全在他外祖母家過。外祖母的家，是靠近山邊的一座鄉村；那涓涓汨汨的活水，從山麓流下，繞住那鄉村的屋外，煞是有趣。那裏也有小小的鯽魚，和善於橫行的小蟹，住居着；但她的最多的族類，卻是多鬚而善跳的彈蝦。因為那個流水是活的，所

以那小小的坑底也長滿了茸茸的綠苔；流地漂過時那些綠苔，正是仙女們臨風輕盈的綠髮。在那裏聚居的族類們，就當牠是一座偉大的王宮，巍峨的森林，在那邊進出。因此那呆笨的泥螺的屋脊，就被勢力盛旺的綠苔侵佔了而滋生着綠色的長毛；至於那較老的彈蝦，也逃不了這個侵佔。

他最歡喜和他在他外祖母的屋邊，捉那身上長有綠苔的彈蝦，把牠放在玻璃瓶裏，來相共同賞玩。他倆最愛看的，最以為有趣的，就是在那玻璃瓶的清潔的水中看見那些小動物，背上飾着綠苔，在水中游泳，直如穿了羽衣的仙女在空中跳舞。

那天剛過了麥秋梅雨，朶朶的灰白色的濃雲，冉冉向四方飛散，久祕了的太陽，從雲縫中走出，蒸發起到處的蒸氣，表明是時近初夏。他脫了棉衣，拿了玻璃瓶，匆匆的走到她家，要她同去捉彈蝦。可是那些水坑的水都漲滿了許多，而且擾上一些黃彩，正好像他父親吃的濃茶，不能看得見沉徹的水底，和茸茸的綠苔，更看不見一個生了綠毛的小彈蝦。

他們找的多時，玻璃瓶裏只有一個那個小彈殼在玻璃中，也只是快快的，靠着瓶的邊沿連牠腹下如小槳般的游泳器，也不會動彈。她要把牠放轉去，她說：「來哥！你看牠一個是怪可憐的，不如放牠轉去，和牠的姊妹們遊戲。」當時他還不肯，以後想了一想，也就聽她放了。

說：他們回去的時候，她就要到家去了，他要她再到他家裏去玩一回去，她只是不肯。他

「你也看我一個的遊玩罷！香味——我一個人玩着是怪可憐的。」他的眼淚便在他眼眶裏洶湧了。她忍不住他的強逼就一同走進他們家裏。其實，她也不歡喜一刻離開他而自己在家裏玩的；她只恐母親因為剛下了雨，小坑水滿，恐怕她自己跌下去，所以就急急要回去罷了。

過了幾年，事情真是出乎意想之外的，他因為年紀漸長，就被他的父親喚回。他在家裏，真如失了靈魂似的，雖則身體一年一年的長大起來，但是智慧卻又一年一年的降低。他說話也不愛說，（說也說不來，）人家都看他有些呆氣。那年他已是十九歲了。要是看他的形相，卻可說是二十以外的老成，若拿他來比他同輩的兄弟們，他們直猶是十四五歲的小孩，——而猶其是比他小四歲的堂弟雲弟，更顯得幼少而帶孩子氣。冤家的就在那年，她也脫不了的要永久把他纏住，又嫁到雲弟家了。

她對於雲弟，不知怎的，總覺得不如來哥的好！非但說他的性情不能和她自己投合，就是見到他那矮小的令人憎惡的陋氣，任是什麼人，也不會怪她不愛他了。

她一下轎時，就覺得什麼人在她的眼前一晃，她追想着，這就是她的來哥了。但是她沒有說話，心裏卻如被巨石敲破了的心肝似的跳躍。

過了幾日，她走出門外到溪岸去洗衣。在那個溪邊，還想着家裏的小坑，還想着坑

裏的活水，水底的綠苔與小蝦；她更遐想着那時捉小彈蝦的來哥；她從來哥身上，又想她出嫁時的情形，和剛到此時的一瞥。她疑心那時的一瞥，是她自己的虛心，是眼花了的假影……

她想到這裏，忽聽得自己背後的細石灘上，有沙沙的腳聲。她回頭看時，卻就是她所想念的來哥——但是他的魁宏雄壯，卻遠勝從前了。

他輕輕的叫她一聲「香妹！」就立住在距她一丈以外的石沙上，不敢再走過來了。她心裏只是驚跳；立了起來，順手把水裏的衣服揭起；那飽和了水的布衣，直把她自己的鞋子淋濕，還不知道。她的靈魂已飛繞住他了。

她也不敢走上前去。他倆只呆呆的相對立着，簡直是「神聖之夜」一般。就是那平素所要說的話，也不知到那裏去了。最後，他決定先問她說話，但是他剛叫出一句「香妹！」來時，那邊處的石灘上沙沙的腳聲，早隨風送將過來了。他驚醒了癡迷，就從斜路上避開。

她看他走得看不見了，還是呆看。那沙沙走來的人，已經到了她的身旁，她才轉眼看，原來是她的小姑。

「等你吃飯呢，嫂嫂，你洗好了衣服沒有？」

「只有這一件還沒有洗，另外的都洗好了。」

她匆匆的在洗，小姑立在旁邊等她。忽然水面一陣涼風拂來，她覺得週身非常輕爽，如減少幾百斤的重負；於是她的心神，也覺清爽許多。

小姑拿着搗衣的木杵和跪墊，她自己提着那一竹籃的衣服回去。日中時的人影，已經短得無可再短，她步步踏去都可以蹈着自己的頭影。她才覺得這直晒的太陽，很是熱烈；週身的衣服早已被汗珠溼透了。

四

第三天晚上，天氣已是熱得利害；雖然時候不是六月的盛暑，但的確具有盛暑的資

格那黃昏時候的上弦月，也悶沉沉的斜在西天掛着；天空也沒片雲。屋外的松樹和竹林，也不揮一揮手，點一點頭，報告說「有風來到。」

村鄉人們都已吃了晚飯，女人們也料理好碗鏟等瑣事，坐在門口乘涼。許多兒童們繞住他母親膝前，要求講故事，或者認天上星，也有一些在那邊唱「月亮光光」的。滿村直玩得一個盡興。

只是雲弟新娶來的老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的習慣，每晚上一吃飯就去睡覺；初起他們說她是新人，都忍住沒有說她，但是現在她已成了不可更改的習慣了。雖則有幾天，的確睡不去時，她總關在房裏不肯出來，家人們因為知道她的脾氣，也不心願來無端的干涉她。

那天晚上，她也同平時一樣，一吃了飯，就到自己的房裏去睡去。因為她的丈夫雲弟，還在城裏的一間雜貨店學生意，晚上須得睡在那邊。——因為這是他店裏的規矩，凡是

到店學生意的學生，在三年以內，都應該代他關店開店管理一切的雜務的。所以雲弟也日夜離不了身。加以雲弟年紀還是輕輕的，就是睡在他香姊的床裏，也不覺有什麼趣味，反是局促不安，不能自由的轉仄，所以他在家裏過了「日子」後的第十日，便回到城裏的店裏去了。

她走入自己的房裏，覺得今夜的天氣，是特別的悶人；獨自一個，在房裏是睡不着。她聽見小姑娘們在唱「月亮光光」，以後婆婆們在說着什麼故事，也想出去聽聽；但轉心一想，也就罷了。

她撬起了窗門，順便在那鐵鉤上掛着。坐了下來，只是納悶；背後的燈，把她的人影整個的投在地上。呆呆的躺着，直如死人之靜默。

她看着那個影子，覺得自己非常的孤單，就是房內她自己嫁來的一切嫁裝，也似乎在對她冷笑，譏諷她的命運。她覺得眼前就是冰涼的世界，身體竟是發起冷來。她想着這

個房內的一切東西。她想着她的丈夫雲弟，她想着婆婆和母親。她想到家鄉，想到兒時的伴侶，想到溪濱相遇的來哥。她要沉沉入睡了。

「嫂嫂，嫂嫂！你還沒有睡呀！」

「娘子！娘子！你怎麼坐着睡呢？」

她的婆婆和小姑，在外面納涼回來，看見她的房裏還點着燈火，所以把她喊醒了。她張眼一看，只見隱隱的燈火光線，更是光芒般的四射；她把眼揉了一揉，覺得全室更是廣漠。

「呵！我就睡了呵！」她應了她們一聲，順手拿了那盞油燈，放在靠床的小廚上。忙亂的拂了蚊子，放下布帳，吹滅了油燈，就倒入床上。斜西的月亮，還沒下山；簷下的月色，放進一角到她的房裏。她失悔窗門還沒有放下，但又懶得重新起來。

是什麼東西把她的心繫住似的，她總是睡不着，她自己覺得今夜是費了相了，左

也不是，右也不是。怪討厭的蚊子聲音，如雷吼一般的，如落日時的市聲一般的，都像革命軍的攻城，圍住城內城外，在狂呼奔嘯，奏牠的勝利的凱旋。這是她平素所沒有的。她的耳朵也清亮了；她的感覺也靈敏了。她遠遠的聽到一個聲音宏壯的蚊子飛向她自己的頭部，那翼子扇成的罡風，在頸下搗得奇癢。她伸手重重的拍去，卻只是拍着自己的皮肉；順手搓一搓時，也不見得手中有什麼東西撈到；她知道牠是逃了。她的神經稍一放寬，心情平靜下來時，又聽見那可惡的蚊子聲仍復在遠處狂吼。她覺得這個蚊子太是奇怪了，還不如蓋上了單被，滿頭滿腦的將整個身體慢着，自己努力希求睡去，讓牠咬一口的好。她轉了一個仄，不期然而然的「哼！」的嘆了一聲長氣。但是，總有些奇怪，她自己也不明所以的，心中不知有什麼牽住似的；努力將眼皮封上，牠偏偏愈加張得大，兩眼睜睜的，看着墨黑的帳頂，帳頂上的床背，床背上的屋瓦，瓦背的青天，天邊的淡月。她知道淡月還沒有下山，又轉眼從疏疏的帳內望見房內的一切都籠罩着一些月色。那地上的月色，已經移

上櫥子的門上，更形其細小而慘淡。她又翻了一個轉身，「哼！」了一口氣，向入床的裏壁。她努力朦下眼皮，自己也不知是在什麼時候睡去；只覺已是入睡了。

五

「軋！」「軋！」的一連兩聲，把她從半睡中驚醒；不由得她猜想什麼，已轉身看見開着的窗門上的奇異的東西了。她的睡眼還沒有新鮮，室內的月色，已經小到就要消滅；她朦朧中似乎有一個灰白色的東西，如龍一般的，白雲一般的，瀑布一般的，白布一般的，跳了進來。她心內如觸了電，如犯了事者的破獲，如被暴雷轟擊的證明自己的虛心！直驚得莫明所以，莫可安置。是一隻白貓嗎？但是，貓是沒有這樣的大；是一隻狗罷，但是，狗總不會跳得這樣高；是一個人，一個賊罷，——但是將怎麼樣呢？

她本來是一個膽子很小的人；她在她的家鄉，是永沒有這樣一個人孤獨的睡過一個房間的——至少是她的妹妹，或者憐舍的女友同睡的；而且在她睡的房子，的隔壁，就

睡着她的母親。她怕極了；很驚恐而震蕩的喊「誰……誰呀！」

「別響！是我，香妹！不要響！」

「是你來哥嗎？你怎麼到此時來呢？嚇煞人了！」

「別嚇別嚇！」良來已經走到她的床前，用手輕輕的觸着她的帳門。他知道她睡在床上，順手拿起帳門，坐了進去，鑽入她的懷裏，把她緊緊抱住。

「驚嚇了你了？」

「真的，你嚇死人的，這時也不應到這兒來呀！」

「香妹！」

「你輕點罷！」

「你知道我怎麼的天天在念你呀？你還能想起我們從前的情形嗎？我曉得你是孤單的；我剛才聽你在轉側不能入睡。香妹，你也在想着我嗎？」

她那時的心，我們所不能描寫的。她已經沒有勇氣拒絕，也沒有勇氣歡迎。她覺得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命運；她懷疑是在做夢。只是夢境一般的昏昏朦朧，憬憬憧憧的。他鑽入她自己的懷中，雖然於命分是不慣，但也覺是一種甜美的東西。她沒有勇氣可以毅然反抗。他將她的手牽去教她把他的身體緊摟着，她也覺是很體貼，很可安慰的事。

她不能再說什麼，再想什麼，只是憬懂着眼前的夢境般的生活。

「可愛的香妹！你怎麼不說話？你知道我在想你想得怎樣的心切呀！今晚我知道伯母們——你的婆婆們，在外面乘涼時，你已睡了，因為我沒有看見你，并且伯母說你是怎麼睡得早的。我早就立在你的窗外，只是你的婆婆提燈去睡時，我才避了一下。我聽見你拍蚊子響，我聽見你轉側不寧的哼！哼！的嘆聲。呵！香妹——輕些說嗎？你不要搖喲——呵！香妹！你可知我是十分的愛你的呀！」

那夜，他倆的眼角都沒有交接，眼睜睜的看着天窗有些灰白色的光線透進來時，她

就開出了房門，一直開了那個廁所的後門，讓他走出。

「你怎麼起得這樣早呀？」她的婆婆聽着她開門的聲音在問：

「我要得廁所去一去，不知怎麼，早晨好像肚角有些微微疼痛，想是風吹了罷。」

六

她重復睡入床上，細嚼着來哥語言中的滋味，初來時的惶恐，和擁抱時的甜美；她覺得在這許多甜味中，是帶些酸的。「我在名義上，自己又無勇氣去離了雲弟；在事實上，又不能捨得了來哥。我棄了雲弟，我的母親怎樣呢，父親怎樣呢，婆婆怎樣呢，許多的女伴，社會上的人們又怎樣呢？我本沒有犯了什麼大罪，只是我看他們的眼，睜睜然的，卻要挖穿了我的心肝。就是他們一切都沒有話了，但是我的來哥呢，他能養活我嗎？我跟了來哥，我還能在這個地方與他們日夕的相見嗎？若是要我離開了故鄉，但是異鄉的寂寞和難堪，不正是和此地相彷彿嗎？呵，異鄉是多可怕的人地又生疏，言語又不懂，我那裏好到異鄉

呢……」

她這樣輾轉在想，愈想愈遠，愈遠愈不能解決；她的心思已經熱到一百二十度，足跡已經踏到最高峯，她幾乎哭了出來，雙腳豎起在床上亂敲。

她的婆婆已經起來，立在她的窗外問她：「你的肚子還痛嗎？痛得很利害嗎？」她沒有回答。「你在昨夜就有些痛了罷，我昨夜好像聽見你很遲了時，還沒睡去，只是「哼」！「哼」的嘆聲呢！——我道你是怕熱，睡不去！」她婆婆在窗外這樣說了一個長篇，其實都搔不到她心頭的半個癢處。她不知道她的媳婦已經爲了她的一切，而起反抗了。

她最後才決定了，「聽命罷！什麼東西都是天（主）定的。」於是她的心潮驟然落下，和平時的水平線一道。她只希望這樣平平的過去，一切都是如此。

她仍然起來，同平時一樣，走入廚下做飯。婆婆問她：「肚子不痛了嗎？」她回答她：「不痛！」婆婆反疑心她有孩子氣，作強。「若是還痛，你不用起來的。」「不痛了！」

她又回答。她婆婆很奇怪，她怎麼有這種奇異的舉動。

從那天起，她總不歡喜說話，不歡喜出門去。有時好像很高興的樣兒，有時又很悲戚。在別的人看來，另外也看不出什麼變異，——除了她的眼睛毛蚩蚩的，稍稍帶點紅水好像幾夜失眠了的樣子以外。她也不對家人說什麼，大家只是疑心她心裏有什麼難堪，在枕邊流淚。

七

又是一個晚上，那是陰歷的六月十七，他們吃了晚飯以後，月亮剛在東山緩緩走來，她正如病後的美人，龐兒也瘦削了許多，精神也退萎了許多，臉面帶上一般嫩菜的色彩，——但沒有鮮豔的表情——卻表出別有一種的體態。

香妹早就走入房裏，吹滅了油燈，放進一窗的斜月。月光洒在房裏的櫥門，箱子和地上，使牠們都罩上一層顫動的銀灰色。來哥照例走了進來，輕輕的把房門關上。她緊緊的

把他摟住，不住的接吻，她期望他來的心旌，正如驟然被捉上陸地的小魚之跳躍，待到他走入房裏，相互擁抱的時候，好像那隻小魚，就很活潑的跳入愛情的水中，很和平很安心的游泳了。他倆祈禱着永久度這種生活，——這就是他倆的生命，這就是他倆的人生目的。他倆一天的苦悶和愁思，和緊張的期待，都在這一擁抱。一接吻中溶和了。他們不希望有什麼勇敢的反抗的舉動，來完成他什麼正式的結合，他倆只禱祝着永久度過這種神聖的，偉大的生活。他倆這種神聖的，偉大的生活，只有幽靜的明月才能知道；他倆共同沐浴在這神聖的，偉大的，淡月的潔光之中；那就是愛的世界，廣漠的，純潔的，愛的世界了！

不該應的闖入者，卑污的人間的打門的呼聲，從別一個世界傳來，蕩漾破愛的世界的空氣；他倆澄耳聽時，知是愛的世界之破壞者，——他的伯母，她的婆婆，——來了。（可惡的闖入者，不得不拒絕，而又不可拒絕的闖入者喲！你是破壞神聖的愛的世界的大罪人呀！）她沒有理由，沒有言詞可以拒絕；他又沒有資格，沒有發言的餘地。於是在慌忙間，

他承順她的指示，隱入桌下，料想那闖入者，也不一定就會瞧見；而且決不能有多長時間在她房裏閒坐。奇怪的，正如有鬼神一般，好像有什麼人同她說過一樣，她把婆婆從門外開了進來，就無意中要與她談什麼閒天。油燈還沒有燃點，——她有心不想點，——月光照在地上，室內十分沉默。她假裝着在找洋火，自己失悔放在那裏，當時沒有當心，她叫她可以不用點燈，說又沒有別人，所以她落得聽從了。

但是她總有些害怕，以為這不是好事。

她的婆婆說：「我看你這幾天好像病了似的，眼圈紅腫，好像每夜都不曾睡眠一樣。只是那天晚上，我聽見你哼！哼的嘆息着沒有睡，我道你是怕熱。現在，你究竟有什麼心事呢，你對我說呀！你每夜睡了沒有，你每夜都在流淚嗎？」

她說到這裏，無意的俯下頭去，看到地上的一方月色，正似一塊灰色的布片攤在那邊顫動；那游移不定的顫動，恰似具有精神作用的小怪物；在一刹那的神祕間，這小怪物，

忽如太陽一般的發出輝耀的光來；那光線正如一座虹橋，把她的視線從這一邊渡到橋的那邊的一件白東西身上；她疑心又是一方月色，她疑心是一張白紙；當她把月色的假定打破時，她就俯身下去說：

「你怎麼掉了這一張更大的白紙在桌下？」

香妹自己沒有聽見什麼話，她看她婆婆俯下身子去時，她已經發了昏了。

她說了那一句閑話，順手就去撈那白紙；她以為這種事情，可以不必徵求她的同意的。但是奇怪的現象發現了，那張大白紙，當她伸手去撈時，忽然「人物化」起來，正如梅得林克的青鳥裏所告訴我們過的，麵包和糖等的靈魂的「人物化」起來，鑽出一個人來一樣。

他急遽的立起，堅硬的頭皮，敲着那張桌底，震動得桌上的許多東西震驚駭愕；從牠們的駭愕呼叫的聲中，她已經嚇得縮不來自己的手，看那個從大白紙裏「人物化」出

來的人開門走了。

八

她婆婆想不到有這樣的怪事，會在今夜發生的；半晌之後，才有些清醒了，回頭詰問

香妹：

「這是什麼一回事呀？那是什麼東西，——什麼人呀？」

香妹還是昏沉沉的，靠在櫥子上；她像吃了蒙醉藥，只能看在眼裏，——看今夜演出這一場慘劇，心中正如刀刺，但是自己的口裏，都不能說出一句話。她的心已經碎了，碎得像剛才從桌上掉下來的茶杯；她碎了的心，如正碎了的磁器，一塊塊的，鋒芒畢露，在她心坎中跳躍；她的心痛極了。眼見得一個屠夫走來，把自己心愛的小羊奪去臨刑，而不許自己呼喊，這是怎樣的忍心呀！眼見得一個強盜闖入，把自己的愛子劫去處死，而不許自己呼救；這是怎麼可悲的事呀！眼見得一個劊子手趕來，把自己的愛人從自己的擁抱中搶

去倉忙中送上斷頭台，且緊緊的把自己縛住，放在對面眼睜睜的看他行刑。這是怎麼可痛的事呀！啊！這一場慘劇，簡直是奪了她自己的生命，簡直是看人挖了她自己的心肝了！她的心痛極了！她不能說一句話，她的心打得粉碎了！

「那個從你房裏逃出去的是什麼人呀？」

她的婆婆又問。她聽到「什麼人」三字，又是耳邊一哄，如雷鳴般的，就聽不見什麼。她不知道真是什麼人，她不能說「他是我的情人，他是我的來哥。」她也不知他是什麼人了。

「你說啲！這是什麼回事，那是什麼人？」

她的靈魂似乎告訴她說，婆婆這樣偏得利害，你就說了又有什麼呢？她正如驟然聽到天啓般的，把一切的束縛都卸了，什麼都不被外物羈絆限制；她正如一隻奪破藩籬的飛鳥，什麼都沒有牽掛，到處可以自由飛翔。

「那是一個茶杯，那是一個被人打得粉碎的茶杯；那是我的一夥心，被人挖去——
血淋淋的一夥心！」

「那是什麼人呀！」

「那是一個天，天上來的天神；那是一個鬼，那是捉我生命的鬼。呵！你看那是一夥血淋淋的心呵！」

「什麼，你說些什麼呢；你瘋了嗎，這些牛頭不對馬嘴的……」

窗外的月光，照得十分明澈；忽然飛來一大朵的黑雲，把皎月遮住，幾使全世界驟然黑暗。好像就要象徵他倆剛才的情景。

及到外面的人們，提燈走來；怪奇異的，她婆媳二人，坐在黑暗中狂叫。他們給她點起油燈，驅逐了一室的黑暗和月光，照見她婆婆的驚愕與她自己的瘋狂的情采；他們只是相顧駭愕，也不敢問一句是發生的什麼一回事，正似一走入房中，就使他吃了「禁口符」。

一般。

「去了去了！去得遠遠了！碎了碎了！碎得粉碎了！」

「什麼今夜會這樣瘋瘋癲癲的！」

「她一向不是這樣的！」

「你新鮮點，你對我說，你怎麼樣呢？」

許多人多逼住她這樣問，她更覺難堪，她哭了。

她的婆婆已經明白，請求大家暫時退出，讓她獨自在房裏痛哭一下，待清靜後再說。她也不對他們說起剛才所發見的那關於大白紙的事，但是在明日的早晨，全村的人，都料想到那張飛去的「大白紙」就是良來，良雲的老婆發瘋也就是爲了他了。這種傳說，對於一村的人，正如在各人耳邊都裝上一副無線電話機。

大白紙的謔法，就這樣加給良來了。

他不敢回到自己的鄉村，正好像逃了獄的罪人，不敢回到那法網森嚴，衆目鑠鑠的街市；他不敢重穿那套白布的小衫褲，正好像殺人的兇犯，留了幾夥磨滅不了的血跡在自己的衣上，恐被人家窺出他的破綻。他在外面，飄浮着，東西無定所，什麼人也不能曉得他在那裏。

他的家鄉——他記念着心愛的香妹，留着受罪的家鄉——他的不得不回來，而又不敢回來的家鄉，終於在一個夜晚回來了。但是，他要去看一看一回，心裏還是不敢，還是怕，——怕人真的把這罪孽套在自己的頭上。

他聽到香妹，已經爲了他，瘋得不成樣子了。她也不吃飯，也不睡覺，每日只是瘋瘋癲癲的狂哭，叫喊，頭也不梳，滿頭的頭髮，如野草般的糾繞着，披在肩上；衣服也不整理，扣子也不扣——那天還自己撕破了大襟，胸口；看到什麼東西就敲，她自己的裝鏡也敲了。

茶壺也打了，面盆也丟了；櫥子和箱裏的衣服也剪得粉碎了。他們追過去奪時，她只是沒意思的狂喊，叫哭；一面仍舊盡她自己的心力在敲在撕，好像這就是她的責任。——真有百折不撓之心。

良雲在店裏回來，看到這種情形，只是發呆，抱着頭嘆氣。別人勸他自己進房裏去說一聲，說：「自己的老婆，就是打，就是賣，也聽憑你的；你應當去說一聲，問她怎樣的？你看，她這樣癱得出肉掛體了，誰還可以去拖她呢？」他被他們說得心動了，心裏藏着百二十分的驚慌走了進去，但還不敢近她。可憐這身體細小的，剛放下乳頭，還脫離不了孩子氣的良雲，就是在平時，也上不得她的對手；何況她現在是入於二重人格的狀態，全身的力量都浮現在各部分呢？他說：

「你識得倒霉嗎？還不快些新鮮！——你可以靜一些嗎？你看什麼東西都打了；衣服也撕了。」

她還是抱着頭叫哭；實在，她的哭並沒有一點眼淚，她只是一種咆號的狂喊。她婆婆坐在旁邊，指點着良雲說：

「你的男人對你說話，你聽見嗎？——他是你的什麼人呀！——聽到嗎？靜些！不要這樣大聲呼叫的，驚動了別人——難爲情！」

「什麼人呀！」她又聽到了。她當心着，抬起頭來打量，立在自己前面的那個人，——那是一個小孩子，那是似乎認識而又不認識的人；她們的問話，雖是同問來哥是「什麼人呀！」的刺激一樣，但確實已經不是了。她重復了一遍。

「什麼人呀！來呀！」

大家都相信她已經對良雲說話了；很盼望他再往前勸慰；使他們的料想成功。她的婆婆也接下問：

「是呀！你清醒了罷！他是你的什麼人？」她推上自己的兒子，要他再上前一步。

「你抬起頭看呀！他來了；他是誰！」

她的手裏剛檢着一把小刀，要把自己的手臂截破了。

「她是一個罪人，她是一個影子，鬼，她是刀，我要殺了她罷？——來呀！我要殺了他

了……」

良雲見她要割自己的手臂，就從背後把她絞住；她正用力掙軋時，那手裏的刀，已被婆婆奪了去。她用力一抖，良雲就當她不住，跌在地下，引得外面的人發笑。

他們說：「這是有顛神鑽入她的驅壳裏了，大概是冒犯了什麼惡鬼，應該在床柱上插幾枝香，許一個願。」

可憐的小雲，又忙的去找香，去許願。

又有人說：「這是應該擺好香案，在天地神前許一個大願的。」

一個有經驗的說：「她的身上附上妖精了，應該扶乩，請關帝廟的關老爺來捉妖。」

他們提了許多議，可是他沒有件件去如法泡製，就是如法泡製了，也不見得有效。
良雲家裏，正如犯了人命，好事的人，往來成羣；但是總不能使她看了倒霉，使她停止了一刻的瘋狂狀態。

良雲的父親回來了；他說：「這樣不相干呀。我們的東西不是要被她敲完嗎？現在我們只有把她鎖住，關到二弟那邊的一個冷房裏去。看她清醒了再說。」

這一般她就被鎖在那個久沒有人進去的，充滿了灰塵的冷間裏。她在那裏，也沒有停止工作；口裏唱着不成聲的自輓歌與葬歌；兩手就在那個壁上敲起單調的音樂來伴奏。她的口裏、面上、眼裏、手掌、頭髮、衣服、什麼地方都是灰塵，都是蛛網，要是有人在夜晚的狹路上遇見，必定當她是個倒死鬼；但是若是有人在白天裏，看她那副凶偉的勇敢的面孔，定要在那四壁都是黑暗中，衝破圍障，建設起新光明，而唱着勝利的凱旋的聲樂的樣子，那又要拜倒了。

她這裏幽禁在這黑暗的狹籠中，什麼地方都蓋着很厚的灰塵；差不多，那種灰色的悲哀，幾乎把她壓死——要不是她每日仍奮勇做破碎的反抗的敲板壁的功課。

十

她自己的母親也被他們叫來了；但是也捉不了她身上的「癩神」。她母親很細膩的問她時，她也像理會一些，只是不能說出所以然。大概母親的愛力也只能撥動一點碎心者的琴弦；除了母愛，想是什麼也不能撥動那緊張的，兩性之愛的最高度的心弦了罷？

母親不能永久在她家裏住；家裏也不能隨便的聽她敲東西；那黑暗的冷房子，也不能封鎖他到死；即是以一家的家風論，也不應該留着一個癩癩的媳婦。她這樣瘋狂的情態，誰也不能用扶乩降妖等玄妙的事來醫治痊愈。外面的謠言，雖則都說她的瘋是爲了良來；她的婆婆，雖則也心裏明白她的瘋是爲了那白衣的情人；但他們總不敢在人前說出這一樁事，說出這一味藥，這一個惟一可以醫治她的瘋病的醫生。

後來，她的婆婆也會向她的丈夫提議，要請良來來逗一逗她，看她有什麼變化；若是真的爲了這事，也可斷定一個病症，求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他不能容納這一句說話；因爲這一次試驗，無論是失敗是成功，而她的動因，卻已齷齪，必至遺笑於人；這是不應當做的。至於有人在暗中撮合要把她轉嫁給良來，那更遭了那老頭子的大罵而拒絕了。

「就是把她絞死了，也不該做這種傷風敗俗的事的。何況來又是同姓的親子姪，是一個沒有正當職業的新出後生呢？」

「論我的意思，還是絞死了清白！」

「不然，就把她賣到遼遠的荒僻地方去，譬如永沒有這個人；譬如同我們不相干的死了！」

「我總嘆我們的家門不幸，不知祖上的風水，那裏漏了氣，會出了這種奇事！」

他十分有勇氣的說了；什麼人也不能反對他的說話。良雲是沒有主見的小孩，只能

看他父親做事；婆婆又是一個女人，也沒有什麼更好的意見；另外是外人，不能實心的幫他們措置，大家聽了他一番宏壯的帶有氣憤的高論之後，誰也不敢再說。

但是，第一個方法是不能實行的呀！什麼人忍心做這個殺人的事呢？就是他的父親，也只能在口頭上說得激烈一點，至於說事實，早知道是不可爲的。那末，他們所取的方法就是賣，賣到遠遠的山嶼中；一面可以去了這層罪惡的面幕，一面還可以留了她的性命，使她有改過自新之望。

其實，愛的刑罰，還不如賜死了來得直截！除了死，什麼都比不上牠的偉大，什麼都比不上牠的高貴！那種變相的來哥的放逐，香妹的幽囚，簡直是戀愛之國裏的無期徒刑。他們不忍把她賜死，誰知她的苟生，已比賜死更爲難堪，更爲苦痛了！可咒咀的戀愛之國裏的叛徒們！你們知道偉大的愛之神聖嗎？

距離那一對無知的情人的流放與囚禁的時期將上一個月的夜晚，良來從流浪之王國裏，星夜奔回他所被人遺棄的地方，愛人囚禁的處所。

那是他昔日所日夜遨遊的街上，在這初秋時分，不應該走動着如許納涼的人。而且燈火輝明，喧聲鼎沸；從遠處望去，那小街的盡處，映着閃閃的繁星，流熾着如流螢的燈火，一點點的人影，就在那裏鑽動。

他幻想他母親爲他所述的，在幼年時所目睹的盜案。燈火點點，如同白日。從壁罅中射入，室內爲之透明；母親們被他驚醒後，便貼着窗孔窺視。那人物的走動，正如夢境的虛幻，來來往往，燈火繁澗，甚爲迅速。那被劫的皮箱，被劫的什物，以先如小山的堆在門口，再後，就如螞蟻一般的搬取。間或放出幾響鎗聲，和「隣人們不要起來呀！我們和你是無冤無仇的！起來是無好東西相謝的呀！大家不要起來！」的呼聲相和。

他在幾次的晚上，拿出這種情景回味着，又在自己腦裏加上許多實象，使他所幻想

的有所依靠。他假定那被劫的富戶，和母親住的處所，以及自己伏在窗隙偷窺情形，心裏爲之震蕩。

他不會料想得到，這次回來，正衝見這偉大的壯觀。他心神爲之震震不甯，不覺脚步就放慢了許多。

但是，最奇怪的，那一頂青布的小轎，又是什麼呢？而且雖有幾盞燈火，卻不見有狂聲的呼喊，和驚人的炮聲，那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那裏就是良雲的家，他所繫念着的幽禁着的香妹就在那邊；他家的門還開着，靜夜的燈火，比較街上還要輝煌。在他門前立着的，進出的，都是一些不相識者；衣服都有些相同，十分粗魯，簡直是山居的賣柴人。他們好像不注視着他，他卻十二分疑惑，疑是在這樣一個幻境裏做夢。但他卻不相信這就是夢幻，自己就冒冒失失的往裏走；在那裏的人叢中，他才看見幾個村上的伯叔和兄弟們，但是沒有良雲；他的伯母也被他瞧見了，伯父也

雖見了，但是總沒有良雲。他偷偷縮縮的，走到香妹的房外，往裏看時，只是黑漆一般的黑暗，用力的在窗上推動，也不能奏效。他咒咀那可咒咀的雲弟是死了，——不然，也要死了！「但是我瘋了的香妹呢，她是沒有死的，她不曉得我今晚來了嗎？她是被幽囚在那裏呢？就是她真的是瘋了，我想我來時，我就能醫治她的苦痛喲！」

良雲的母親手裏的燈光射來，後面就跟着幾個壯偉的鄉下男子，他立在黑暗中略爲一避，也沒有被他們瞧見。他心中的一團如癡的疑團，直把他牽入五里霧中，沈入海底。他猶猜想着這是奇怪的夢幻。

她的燈光，照入自己的房中，那許多跟從她的，也都走入；接着那後面又來了許多的人，立在窗外。他也夾入人叢中，在紙窗的隙縫中偷望，那帶有病態而躺在床上的，不是他的香妹嗎？因爲她從那時以後，並沒有吃了什麼東西；而她的過於興奮的精神，也弄得十分疲倦。從前她是日夜不睡的，在那個冷房子打板壁，發瘋話；以後就一點一點的把興奮

的時間減少下去，興奮的精神停止時，她就躺在床上睡覺，也不管是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從前是每次睡了兩三點鐘，醒來又和剛才一樣的敲打着，叫喊着；以後就一點一點延長，而五六點鐘，八九點鐘，以至一晝或一夜，——現在幾乎超過了一晝夜之外了。——就是醒來時的興奮精神，瘋狂狀態，也沒有初起那樣敢猛了。所以她這時卻是靜靜的睡着。

這是不用諱言的了，今夜的鋪張，就是香妹「活離」的日子，——她的公公所設法的轉嫁的時候。因為這不是一種光明正大的正娶明嫁，可以大擺其場面的一回事。而且嫁娶活離婦的通例，都在一個晚上，雙方說好，用乘小轎抬去，就算了事。倘使那被嫁的主婦自己不肯，那只把她搶了上轎抬去完成事。

實在這次的事，那遼遠的山頭人，也不十分明瞭她的底細的；他們只知道她和她的丈夫不和，所以要把她離異了的，那裏曉得是這樣的一個帶病的瘋人，包含着這一段灰色的歷史的呢？

她也沒有穿些什麼衣服，面孔黃黃的，——在那光耀的燈光之下，愈顯得一種可憐的使人哀悼的顏色，——額上散滿了頭髮，要是給不知她的情事的人瞧見，一定會說她是病想思。其實，你要說他是瘋狂後的精神的衰落，又何如說她是病想思，失戀，來得確切呢？

那時，她的婆婆和許多不相識的人們都立在她的床前，她還沒有覺醒。她把她扶了起來，在朦朧中，看見這樣多的不相識者，覺得就是一些冷氣森嚴的羣鬼；她所久已希冀着的死，如今就可實現了。

「呵！好呀！你們來了罷？我心願跟你們去，我等你們好久了。你們可是閻羅大王親手派來的呵？你這牛頭馬面的小鬼呀！你對我說閻羅大王可會說到我些什麼。咄！你們幹什麼！咄！讓讓……啊——啣……」

那許多立着的人，本來就預備着許多東西，待她一不對時，當即下手。他們聽她開首

幾句說來很有道理，也想靜靜的等她說完。自己心願的走來，可以省了那強暴的手段。以後看她說得不是話——全是一些鬼話，一些瘋話，他們還當是罵他們的，罵他們是牛頭馬面的小鬼，於是就動起手來。

這是他們預備着的，要使人避免叫喊的一個好法子；他只要用一手的灰或者米皮和糠，捫入那人的口中，他是無論如何早不能叫喊的了；——她就是受了這個禁口符。

她的四肢早已無力了，現在又被那人一手的炭灰，捫住自己的口，就是抵死，也不能掙扎一句。他們把她抬着，正似一隻肉豬，——但肉豬也能嘶得幾聲，——那門口放着的小轎，就是她的赴死之路的王輿。

炮聲忽然高響，正是他來時所恐懼着的鎗聲；那炮聲直驚破了人間午夜的睡夢，驚醒幻境中的良來，穿透了他的心肝，看他們把他的香妹抬去。那炮聲中，好像在說：

「不要追趕呀！隣人們不要追趕呀！同你們無關無係！」

半夜的繁星在閃爍着，——就是牠們的眼睛，——也沒有入睡，在閃閃的窺人。那簇擁着的一乘小轎，打着幾點燈火的一羣野獸，奔跑般的從他的視線裏走出，投那閃爍的不可見的星空之下。

十二

他眼看得香妹被人擁去上那遼遠的黑路後的靜夜；星光仍是閃爍着，街犬也毫無聲息；就是那階前睡着的小狗在草堆上反側時的窸窣的細音，也能聽得清清楚楚。他的心中如失了什麼似的，覺得腹內只是空虛，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安放那翔鶴般的懸懸不定的心旌，正如遼闊的靜寂的夜海。

差不多是半夜了；陰歷的廿六七的下弦日，已在東山排起一些旗鼓，散起幾朵黑雲，欲如猛將上臺一般的驚去那些縵延着在天空的無名小卒的繁星，待打一翻鑼鼓以壯牠的聲威後，就要登臺表演他那黯淡世界的慘劇。他想着：「今夜的月，明明是爲着哀吊

我的不幸而出來的，她將爲我表徵一副悲慘的形容，追上我那被劫的愛人，告訴她以我的心跡。呵！月呀！我還有什麼心跡可以表白呢？就是她在轎中看到同你那爲我表徵的我的悲慘的怨容時，於她又有什麼益處呢？呵！愛人！我的香妹！你在恨你的愛你又不敢近你而卻看你被劫的我嗎？你在咒咀你那不敢爲了愛情而犧牲自己名譽的我嗎？呵！我有什麼名譽不可以犧牲？我這種同輕烟一樣的名譽，那裏有供愛情做犧牲的資格？呵！我又何所用其逃避呢？我逃避了；我那似被譏刺，似被尊敬的「大白紙」的名字，又那裏能夠許我逃避呢？牠只是一個無形的烙印，烙在我的頭上，什麼人都能比我自己還會瞧見得清楚罷了……」

一陣陣的黑雲，正似一隊旅行的帶着牲口的沙漠獵迫者，在匆忙的趕路；牠又似一隊行軍者在曠野搭起黑幔的蓬帳，大小分列着預備那長途的征客的休息，剛在東山掙扎上來的月亮，正似人們從峭壁的嶺下，爬上高峻的山峯般的乏力，氣喘喘的弄得臉兒

發青；她在雲縫中穿繞了幾回，竟做了倦行的旅客，投入那最偉大黑幔的蓬帳裏長眠了。於是大地便轉成黑暗，恍如電影場中之驟熄了電燈，預備開映幾幕可怒的惡劇；忽然一陣的陰風吹來，他的四肢頓時起了變化，熱血都從表皮上往內裏一鑽，個個的汗毛管都同時肥胖起來，排成一條有條理的土堆，正如公葬場聚葬着的坟墓。不知從那裏來的潑了他滿頭滿腦的一桶冰冷的水，他的眼前一亮，黑暗閃過了一邊，香妹就在他的前面呈現。

他看見香妹是一個鬼；毛髮鬚鬚的，愈顯得兩頰的消瘦，面上留幾個隱隱約約的傷痕，證明她的死是不是自然的。她穿上一件黑色的布衫，長可過膝，在陰風蕩漾中，找不出兩足所在的痕跡；兩手緊垂着在大袖裏面，好像很不便於提起。他想想平時在鄉村舞臺上看見的陰鬼，的確是有所根據；不過在舞臺的表演上，怎麼在鬼的耳朵裏，都夾着一束白紙，不知是什麼意思，他正想到這裏，待再留情再看時，她的耳朵裏的一束白紙果也顯

飄的拖着，愈襯出牠近旁的眼圈的紅大了。

他正欲退避而不敢退避時，香妹已經飄到他的身邊，似悲似哭的向他訴說：

「我不是可怕的人，我就是做了鬼，我也永久是你的愛者，只要你不忘了我就是了！」

「我是爲你犧牲的，我是爲愛犧牲的，我並沒有如他們所傳述的那麼發狂，我只是神經過於興奮罷了！」

「只是你也有些可恨的：怎的在你那夜走了之後，就使我永遠看不到你的影子呢？我是爲什麼的？不是爲了你，爲了那可尊敬的愛，我怎麼要這樣發狂呢？我要全成了我倆的愛，所以什麼都心願犧牲！只是你喲！你卻爲了你的名譽，不敢來顧一顧我這被幽禁的囚徒了。」

「但是，你可憐的柔弱者，我仍舊原諒你，我仍舊愛你如我倆生時一樣，只要你肯

跟我來——跟我死！我仍舊……」

她說到這裏，就張開她那久垂的大袖，要撲他入她自己的懷中親吻，他的心已沉寢得如平靜的「死之黑夜」，什麼也不能翻起牠的微波。他已經昏迷得多時的了的神經，這時驟然的受了打擊，潰上一頭皮的熱汗。

一顆流星在西方閃過，正如天門裂開，透出白日一般的光線，瞥眼間使世界的景物驟時增加顏色。他的眼睛一斜，只見西天盡處，還留有一線白光，繚繞多時，才歸消滅。仍是一個靜夜，天上的幾夥大星猶是閃閃着；無力的月亮，也掙扎到黑雲的邊緣，露出半個影子，報告她又要出來，照臨她所該照臨的大地了。

他清醒轉來，眼前卻沒有香妹的鬼，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他悵惘着，胸中毫無所有，除了恐怖和哀悲。

「我不能再見我被劫的香妹了嗎？我不能使她再看見我這無足重輕的名譽的

吝嗇鬼嗎？呵！香妹！我也仍舊愛你，希望再如我倆從前一樣。但是，香妹！你現在怎樣了呢？呵！我恨不得剛才就趕上他們去。呵！香妹！你還沒有死罷！我總要來看你的。我不能丟了你！我總要來看你的，我不能失掉我的靈魂，看自己的靈魂飛去，看自己的靈魂被人家捉去；愛就是靈魂，你就是我的靈魂。香妹，我明天就要來看你了。」

十三

良來重回到自己的村上時，在第二天的早上太陽還沒有出來以前；因為他在昨夜的深夜中，不喜歡去打他已在睡鄉沉醉了的孤獨的父親之門，所以就順便的離開自己的村上，過一夜飄浮的生活。但是他仍舊沒有去睡，——複雜的心裏也不能容這安靜的睡神侵入眼睜睜的看著東方漸漸地發白，不由自主的兩腳，載着一副無用的頭顱和身軀，走到天明。

村上的人剛才起來，就披著衣來開那向河的門；新放出來的小雞在門前飛躍，那些

小鴨們，卻早走下河裏去了，也有幾縷炊烟，在屋背纏繞，正如晨光中湖面的蒸氣加上幾多彩色。幾株多葉的老樹，在屋角參差中點綴着，他真覺是一處別緻的鄉村，卻忘了自己就是這村中的人物。

他錯悔昨夜沒有探得香妹被劫的去處，所以今晨特地來村上偵探；希冀在他們的談話中，得到一個所在，可以作有目的的探求。

一種帶諷刺的偷偷竊竊的聲音，使聽到的人，怎樣也要起一種反應的，就是那邊兩個小孩，還膠着眼毛，指着他在說：「大白紙，」「大白紙來了。」

他本來要同他們計較的，但這時也忍着走過了；因為住這村裏的都是他自己一姓，就是剛才輕嘴的小孩子，也都是他的堂弟或小姪，而且他此時的心緒，又不是平常的時候，容易被激動的。

「良來！你這差不多一個月的日子都到那裏去了呢？真是隱山修道了嗎？怎的我

連半個影子都沒有見到！他們都說良雲的老婆是你害她瘋了的，你那天剛穿上一件新的白布衫罷……

「就使真的如此，青年人也沒有什麼；何必避了不到村上來的呢？況且現在良雲老婆已經轉嫁到青峯了，對你更沒有相干。青年人不是這樣冒冒失失可以做事的；你該自己立定主意，選一樁職業。不是我做大伯的說你……」

他原來是爲探聽她的去處，而來這一個所在的，現在聽他的老伯父嘮嘮叨叨的說出這一個地名，就如一枝強弩，正中的穿過他的心頭，使他再沒有話說。

他的火熱的心弦，對於他的兩腳，正如一枝滿弓的箭，牠的機括一轉，就可飛也似的飛奔。他離開了那個老人，也沒有說一句告別的話，走上他所要到的青峯道上。

動身的清晨的時候，太陽從他的背後射來，投射一個瘦長的人影在他眼前移動；他便急據的，要努力的趕上，踏住他那瘦長的頭影；但是奇怪的事情，卻如着了魔術一樣，使

他只是不住的追趕，卻不能趕上了一些。他追逐那個人影，正似追求他已失的愛人；他幻想着這就是離不了他自己的愛的心影，一時追趕不到，也正似他的愛人却運般的離了自己的象徵。他的勇往的心神，卻不能爲那遼遠而渺茫的心影所阻止，終於一點點的被他趕上；牠那趕上的程度恰與他所走了的道路，和時間成正比例，這正可以表明他的舉動是在「有效律」以內的。以前他的人影是瘦長而且渺茫，以後就一點點的被他趕上，同時一點點的縮短，一點點的明瞭，待到他在山嶺中回看他所來處的城市村舍已經隱約的繚繞着午炊時，那個人影已經被他趕得縮短到無可縮短，就附在他的脚下行走了。

——那時他將要重見到他的愛人了。

十四

青峯是一個山隈裏的鄉村；凡是到那裏去的人，除了取道那高峻的青峯嶺以外，是從什麼地方也走不到的。那裏一共有幾十個小村，牠們每個相距最近的也有一兩里的

高低的山路，但是他們對外人說卻說是同村；——雖然牠們各自又有小名字分別着。青峯是那幾十個小村中最大之一個，比較上也多幾個像樣的筋肉發達的美男子，和幾間磚瓦的樓房；因為那邊的居民，差不多每年為勞頓所致，從小就積勞成疾，而各部分不得均稱發達的；至於他們所住房屋，大半都是茅舍，瓦屋已經是上等了。

他從青峯嶺的叢密的小松林間望去，那裏仍是一處廣漠的曠野，小山如土阜般的佔據着，村舍就隨便的在那裏羅列。那是一支潺湲的澗水，澗內碁布着許多崢嶸的石塊，流水在牠的脚下震怒，激成一種飛濺的白沫，咆哮的吼聲，隨着清風送來嶺上。他走下那個嶺頭，前面就是平坦而屈曲的羊腸小路；轉了幾個轉灣，穿過許多短短的茶葉樹的旁邊，才走到在嶺上看見在眼前了的村舍的門前，在這邊隔着小橋望過對面，那邊門上還帖着一副簇新的紅紙對。

這一副鮮紅的紙對，對於他那已經忘卻一切的空虛的心境，竟具有絕大的刺激力。

他心上的傷痕，正如腳上一個凝了瘡痂的瘡口，在工作倦了忘卻牠的痛楚時，卻被隻小雞好奇的啄破了。呵！可怕的紅紙對喲！你對於他的傷痕，恰似一隻小雞。他的心驚跳得異常，痛苦得無可言說，眼看着自己的心，血淋淋的被幾隻尖銳的小雞的喙甲所啄搏了。

他從這副鮮豔的紅紙對的幻像中，耳鼓裏忽然覺得鑼鼓喧天，人聲鼎沸，在這許多嘈雜的聲浪中間，夾着幾句「新人來了，」「花轎已到門口了」的呼聲。他的心怦怦然跳動，忍着呼吸，夾在衆人中間，走到她的轎前。那時轎門剛才半開，她蒙着雙眼，做出一副悲慘的愁容，無意間抬頭一看，只見她從小的伴侶來哥立在她的面前，死命的把他一釘，才又悲慘的低下頭來，蹙着眉頭，把幾千百擔的傷感，都重壓到眉峯底下了。他的已經震蕩着心旌，又怎能再當得她那死命的一釘；他的心幾如古舊的大鐘，已經經不住這重重的打擊，早就要震裂了。他不敢再立在那邊，就一閃的跑走，不心願在那裏被各人看出他的心迹。鑼鼓仍是喧嚷着，那一聲聲重重的敲打，都像打在他的心上；那已經破了的發出

謝聲的大鑼，正是他碎碎心的表徵，在和牠共鳴。這便是香妹嫁到雲弟家裏來時，永久不滅的留在來哥腦裏的幻像。

他將自己的心從沉在幻想之淵中抽出時，眼前的景物，猶使牠不住的跳動。他走過小橋，覺得橋下的水也在與他作難，故意裝出可怕的聲音，來使他心胸震蕩。他躊躇在那邊橋頭，追想着剛才幻影般的往事；他覺得這是一個新興的國土，他們異國的人民是沒有什麼名義侵犯他的邊疆的。他的心真如置身異國一般的空虛，不知用什麼語言才可以在這國內通行；他真不如出使蠻邦的使臣，可以用那些呆板的固定的名稱，去求見他所要求見的蠻主！但是他呢？他將拿着什麼名義的旗幟呢！他將套上什麼關係的冠冕呢？他那急於會見的心，正欲如脫兔般的趨往他的愛者，申訴那闊別的情感，卻被這思維名義的鐵鏈所繫住了。

門內走出一個穿青老布衫的人，正是他昨晚在街上看到的那些人的標本。那人瞧

見他這樣躊躇顧盼的神氣，決定他是一個異地的生客；走了過來，問他是在找尋什麼。他愉快中，更沒有相當的言語可以對付。

「貴處……有一家……新做了喜事罷……」

「是的，就是這裏，你老兄……」

「我是從她家裏那邊來的，她是我的……」

他說到此地，什麼也說不出來；好像有神在他胸裏，向胸板往外的敲，同時舌根就好像被什麼制住，他掙扎得臉上滿是血了，還不能自由。那人看他的神色，早已料想到百二十分；現在聽他口中說出「是我的……」幾字來，那是他兄弟的新人的親屬是無疑的。瞥眼間，門內又是走出兩個男子，和幾個小孩子；那隻山獬的黃狗，從未見過面世的家奴，見主人們這樣的對待一位生客，也莫明其妙的吠了幾聲，在第二次走出的兩三男子中間，有一個穿着新的竹布大衫，頭上戴着紅珠子的尖帽，兩頰胖胖的，稍或潑上幾點白

麻的男子；因爲他的竹布大衫穿得神氣，和他走動時竹布發出的吱呵的聲音，就格外使人注目，他好像認識良來似的，就招呼他進去。

那是一座三間並列的平房，從大門一直對進這一間，就是他們的禮堂和會客室；新人就娶在左邊的一間邊房。良來被他們請了進去，呆怔怔的，一句話也說不出。那穿新竹布大衫的麻子——香妹的買主，從昨夜起的名義上的丈夫，格外來得殷勤。他們誤認良來是他的兄弟，不住的稱他「舅舅」，「舅舅」。

良來的心情，早就離開了他的軀體；他們對於他所恭維的說話，一句也沒有聽到。他想到把他香妹劫去的仇人，就在他眼前，他想到他同他的香妹別後，已經多時；他更想到她瘋狂後的情景，和昨夜被劫時的情形……除了把他當即就葬入香妹的胸中，使她自己細細的發掘以外，什麼話也沒有了。

香妹從昨夜被他們搶上轎後，就如將要被宰殺的肉豬一般，用幾根柴繩縛在轎內；她的帶病的殘軀，已經掙扎到氣息奄奄，直如死去一樣——只有鼻孔裏出入着一根絲線般的呼吸。聽說到青峯時，雄雞已經啼過二次；他們把她拖入一個異樣的房間，捧入一張放有青花新被的床上，她的鼻腔裏，頻頻攢入一種老青大布新染的靛青氣息，但不久也就入睡了。

不知在什麼地方；天色是十二分黯淡，好像已是晚上的情景。香妹自己覺得是在一座空曠的黑暗當中，追尋那些幽香的野蘭；不知自己的身子已經飄忽到那裏，就非常的驚詫。他又不知在一個什麼地方，只見脚下踏得沙沙的響，好像是在溪灘的石上；在這黑暗迷蒙中，她看見一株柳樹在向她搖晃。她走了過去，不知怎的，來哥就在柳樹的後面跳了出來，勇猛的把她抱着，亂跳亂竄的哭泣……一會兒，她好像與來哥一同睡在床上，他們都呆呆的躺着，一句也沒什麼話說，好像自己已是死去，倒在她外邊的來哥，也只是個影

子……一回頭，只聽見房外有許多人，聲音也非常的嘈雜。接着，良雲走進房內許多的。人也跟了進來，她自己與來哥呢，好像一點不覺得似的，仍是非常的大膽，若一點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會發生般的躺着。不知怎麼一來，良雲手裏拿着幾根繩索，就飛了過來，把她和來哥緊緊的縛住。他倆也盡命的掙扎，那裏能夠掙得脫呢？只落得滿頭滿身的熱汗。在這個當兒，她忽然覺得自己和來哥都是反縛了的；大家都是背靠着背。粗笨的背部，那裏能如胸口一般的知道體貼和安慰呢？不多時候，好像他們要把他倆用竹槓抬去，丟入那邊的深潭裏，讓他倆沉死。忽然間，香妹覺得身子一輕，飄忽不定起來，她知道已經是被他們丟下了。她覺得在這生死關頭，自己毫無挽救餘地；想到來哥，又覺自己的背部並沒有縛着什麼東西，來哥卻不知那裏去了。飄飄然的，飄飄然的，多久多久的時候，她的恐怕的心，和時間成正比例的增大，驚蕩的心，和飄蕩的低落，成反比例的提高；及到她們增大得無可增大，提高到無可提高的時候，她才覺得自己的背部是重重的跌入水面了。那水

面如石板般的，直把她的靈魂和身體跌得粉碎，正如一個磁器的瓶子，碎得片片，往外飛竄。她驚恐之下，忽然張開眼睛，覺得自己還躺在一張各異的床上；剛才從高高的涯上丟下來的，只是一個個夢。她追思着這種夢境，就不知不覺的狂哭起來；在無意間，她又發現了在她的身邊，同被窩睡着的一個魁偉的男子。她在驚異間，回想至昨夜的情景，才明白躺在身邊的不識面的男子就是她現在的丈夫。她稍一清醒，坐了起來，但頭卻層層的分裂；房中充滿了異樣的空氣。

那時黑夜已經陷去，太陽已在東方預備出來表演一天的日戲；天色微明，從窗隙中，和小鳥在枝上唱歌的聲音，一同鑽入。她忽忽的起來，頭髮飛散着；因為昨夜臨睡時沒有脫衣，現在反覺得便利。她掀開被窩，也沒有想到另外有什麼人睡着，就沒有蓋轉。把門關了，外面的天，還蓋着許多灰色；好像告訴她灰色是逃脫不了的現實。她在門外向東面西的跑了一週，坐在隔壁的客堂裏苦笑，好像自己有什麼會心似的。接着又哀哀悲悲的哭；

及到有許多人起來站在她面前看時，她又哈哈的笑了。真是她的淚珠還沒有流到嘴邊呢？

這種事情，對於青峯一村裏，還算是罕有的事；於是就把這消息傳遍了全村，大家都詫異的說「那裏有這種新婦的呢？」

到吃早飯的時候，她又平靜了；在那村裏的許多婦人當中，要算她的阿姑最賢慧，她同了一個隣舍的女人，七七八八的，說了許多話，才把她勸入房間裏。她呆呆的坐在床沿上，她的阿姑和那個鄰婦分坐在她的兩旁，每人都牽着她的一隻手。她的臉上一點也沒有表情。直延長許多許多時候，正似冬天冰結了的慘雲。

她沉靜了的心思，忽然被一種微細的聲音蕩動了；她的心裏忽然驚跳。她只覺這種聲音，對於她是有關係的，就如她自己心內排着的心臟，是被繫在這一種很熟識的聲音中的，現在卻被她掣動了。她的耳鼓裏，好像什麼人告訴她似的：「你快出去呀！你的來哥

在外面呢！她就提起精神，在她們的手中把自己的手抽出，如機械一般的飛往客堂。

十六

那坐着的正是來哥，那被他們圍繞着稱呼爲「舅舅」「舅舅」的正是她的愛人來哥！

愛神是十分偉大而高貴的，當她鎮攝着威嚴的面孔，吩咐那一時可憐的愛人擁抱時，誰也不能阻止！香妹從房中跳出，覺得自己的身體是非常輕盈，不由自主的飛了過去，也不管什麼人的干涉與認否，只是把他盡命的摟住，死也不肯放鬆。來哥本來是被他鎮攝住不敢開口了的，及看到香妹時，心裏更爲驚跳。現在他倆已緊緊摟住了，他剛才驚跳的心，正如一隻出水後的小魚，又把牠輕放入水裏般的安適了。他倆的心，始而驚恐，繼而歡喜，繼而悲哀；終於歡喜，是暫時的，隔離了的愛心，卻被悲哀永久佔住了，同時他倆面上的表情，也由驚詫的呆板的神氣，鐵青的臉色，一變而爲欣笑的神氣，臉色由青色漸漸轉

成紅暈；接着就如一陣陰風，吹聚來一天愁雲，吹皺了一池靜水，更吹來了一陣悽悽的雨珠，——他倆的面上，確乎是如此轉換的。最後他倆就相互的哭泣起來。

不是愛之王國裏的人民，和了解愛之神聖和偉大的禮教之國裏的土著，那裏永久能應許一對可憐的愛者，在自己的面前行自己所認為瀆褻的事呢？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上，他們看來，無異乎一個商人買了一大宗的貨物，忽然又被那賣主搶回一樣。他們那裏肯呢？他們並沒有想到有什麼事會在把良來招待進來以後發生的；但畢竟是如此發生了。他們眼看得他倆的熱愛情形，他倆的愛戀的偉大和神聖，誰也不敢先說一個不字。只得也追隨在他倆的表情裏，坐在那裏呆看。他們的臉色最初也是驚奇，次之，就是疾妬和憎惡了。但是他們在最初的憎惡時，什麼人也不敢下手；最後那個臉上帶有白麻的偉男子卻最先動手了。於是他們都蜂擁似的集着，嚷嚷的把他倆抱開。霎時間，那裏如犯了人命，全青峯的男女老幼都跑出來看這奇異的故事的表演。香妹被他們拖入房中，重演

她昔日的幽禁生活，外面被人看住。來哥卻被他們緊緊的縛了起來，打了幾下柴棒，拉到青峯嶺頭，把繩解了，吩咐他說：「你若再來青峯時，包管你死在這個青峯嶺上；現在放回你的活命罷！」說了，就往下一推。他一連的跌了幾步石嶺，終於自己掙扎的站住了；回頭看到嶺頭，他們還在看着，向他丟石塊。他沒可奈何的走了。

他幾次想重回青峯，看一看香妹的情形；說一句安慰的話，就死了也沒有後悔。他又悔當時，不應該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抱頭大哭。他又想到不知他們待她怎樣；她的急性，不知是支配她死呢，或是支配她活？他終於躊躇不敢上去。太陽已經斜西，他伴着他的人影，且走且顧的走下青峯嶺，及至他回顧到那在山頂上看他的惡漢，已小到如同一個螞蟻在山頂時，以後才漸漸的看不見他的形蹟。

他氣憤的走來，在蒼茫的傍晚時，他才回到自己的家鄉。他偷偷走進家裏，他父親不在，又偷偷的走出。他把這事盡量的葬到腹內，什麼也不在人家前面發掘。他從家裏走出

之後，覺得自己的身體是非常空虛，好像在做夢。青峯嶺的事情，不過是夢境中的一幕。他的身體如落葉般的在夢境般的黑暗世界裏飄浮，什麼地方也沒有歸宿。一直到了現在。

醉人的湖風

當那清晨的鐘聲伴着曉霧在林表迷濛，初升的旭日映着朝霞在山巔躑躅，我早已破了向日晏起的慣例，穿上夏布大衫和紫色皮鞋，問同居的友人K君拿了五個銅元放在袋裏，就匆匆的戴上草帽往城內代友人的功課去了。

我們同居的人，差不多都是囊空如洗的。昨天的廚子，竟然不送飯來，使我們絕食，因為我們幾次答應把錢給他，到了日期，又是不得已的失信。我是個寄食的人，覺得廚子討帳的急迫，也很難堪，雖然他們對於我都很客氣而沒有另外的閒言。我到杭州的時候，從四等車裏鑽出來以後，穿上一件用報紙包好的夏布大衫在身上，外腰包就只剩有六隻角子了。繳幸得很，我就在K和H他們包好的兩客客飯當中，添吃起來；在他們雖然是一個不費之惠，但是我能够在意外的超出生活維持費的困難，卻不能不感謝他們的厚惠。

了。

K 很同情於我！他知道我今晨須得趕到八時的代課，而我們的住所和我代課的學校的距離，卻遠在十餘里以外。要是步行而去，非足足的一點鐘不可。但是，我又沒有錢可以坐車，我只可起得早些，犧牲了早晨的稀飯不吃，到路上肚飢時，再買一點點心吃就算。我臨走時在 K 君處拿來的銅板，就是預備着買早餐的。

自然，我這樣的穿戴，在西湖的岳墳前面，是很容易引人注意的。划子，車夫，都遠遠的走到我的前面，殷勤厚意的攔住我，問我要不要小船或是車子。實在，他們只能看見我外表的裝束，那裏曉得我精神上的窮極呀！又那裏曉得我大衫裏面的襯衣如何的破碎而陳舊呀！他們更不曉得我這一件徒有其表的夏布大衫，是典質了棉袍和夾袍的成績品呢！

我一隻手插在衣袋裏，緊緊的握着五個銅板，而且挨步的數着。岳廟的粉白圍牆底

下，擺着一攤買炊飯的桶具；幾個車夫，坐在車子的踏板上，兩手捧着一塊炊飯，正如一隻猴子似的在咀嚼。我計算着銅板，正要走過買些充飢時，卻被那兩個攤前的車夫殷勤的追了過來，把我截斷了。我要回報他們不要坐車，卻不得不斜睨着炊飯避走了過去。

經過鳳林寺的門前，兩旁夾植着的棒柏蔭下，還沒有漏下一線陽光，我到很心願脫下大衫，在那石櫓上重新仰臥一下。我想到初到杭州的一夜，獨自一人，繫着短褲，穿着汗衫，慢步的走入林中，仰臥在那石櫓上狂呼的時候，引得許多村犬的狂吠，和好事者的麇集，到還覺得適意。不過他們送給我奇異的注視，我卻只能當做樹蔭縫中的流螢，和沉默的湖面中的一二燈火，那麼輕易的放過了。

我匆匆的走着，馬路上尖鏢的沙礫。一顆顆從從破了的鞋底跑進；我不能不穿這雙破了的紫色皮鞋，因為除了皮鞋以外，我只能穿一雙杭人所謂涼鞋兒的蒲鞋了；而涼鞋兒當然配不上大衫和草帽的，（雖則草帽也說是草的）所以我終於穿上我漏底的紫

色皮鞋；何況牠的鞋幫還整全着沒有破碎呢？可惡的沙礫，牠一定要與我爲難，戳穿我的漏洞；其實我也是莫可如何，不是不識穿上美好的皮鞋呀！

我很想把這許多在鞋底打擾的石礫弄出，但又恐怕在人多的地方，脫出一雙露了後踵的洋襪之難以爲情，於是又忍痛的走着。

路途還是這麼遙遠，路上招呼我生意的車夫和划子，還是這麼殷勤，我腳下的皮鞋，還是這麼難走；我自然是很希望坐了車去，一面可以省了我步履的艱難，一面可以表明我代理教員的身價，而尤重要的，是可以免得另外的許多車夫們的攔路打攪。

我對於路上招呼我生意的車夫，已經漸漸發現了一個辭讓的新法。以前，當他們匆匆把車子拖到我面前放下時，我就很起勁的不敢正視走上；他們反倒疑心我是老杭州，不要問車子的價錢的；及到我又匆匆的走過時，他們才從失望當中又長了一種怨恨。我想這是很不好的，我不如預先對他表明了我是沒有錢坐車的，他們總不會由失望而怨

恨吧！我變了一個新法，第二次在抱青別墅外面，對付那個起來招呼我的生意的車夫時，就大聲叫着：「腰包裏沒有銅板的！」同時就在身邊拍了一拍。但是頑皮車夫，卻誤解了是我同他說笑，假張着笑臉向我說：「沒有銅板，角子也一樣的，大洋也一樣的，鈔票……！」的一大篇，反是弄得我糾擾不清了。我經他這樣一來，又只好抱着滿懷的羞愧避開。以後，我才無意中發現了一個更妙的新法，當車夫們前來的時候，我就笑着同他們點頭，說一聲：「謝謝你！」或者猛然間，和他鞠了一個深躬，他們就離開了。我不知有什麼緣故存在，但我的試驗，卻已經很有成績的告訴我的成功了。

對付車子的方法，雖然已經發明出來，但是陌生的路途，卻也很容易墮入八陣圖內。我所代理的學校，雖然有○君伴我去過，但我今天卻不能繞道而走。我躑躅着在異地的冷巷中，人世的淡漠，飄泊的淒涼，已如強醉者聞酒味而即滿腔酸辛了。眼見得人家家人的團聚，兒女的天真，恨不能我即時死去，若我這樣被社會隔離了的畸人，毫無什麼愛情、

友誼的維繫的流浪者，雖然猝然暴死在一條稠人廣衆的路上，也無一人能够爲我悲哀而下泪的。我問了幾次的路程，他們只能告訴幾個向東向西的，就是向東向西的方位也不容易辨認。

我不知是什麼時候，我也不知所走的是什麼地方；我心頭的哀火，已青煙迷濛的，熱氣蒸紅了我的面頰；我已忘記了我是還沒有吃過早餐。我的兩腿，經我這樣馳跑之後，正似拖了一塊壞了的蹄鐵勉強馳騁後的馬蹄；！人生的道上，我總算掙扎到最後了，即是什麼天禍，要我中途夭亡，我也總算盡了我的心力了！

在我倦態惺忪中，牆角的旁邊，又是兜出一部車子；我無意中間了一聲「S學校的價目。」

「S學校，去罷，八個銅板。」車夫就把那車子放在我的面前。

「五個銅板。」我回頭就走。

「七個，七個……六個」車子還是跟來。

「不要！」我想到身邊只有五個銅板，而這五個銅板，還是須待買早飯的。

「好，坐去罷！」車夫跑了上來，答應了我，仍舊把車子放在我面前。

這到可使我爲難了；我躊躇了再四，臉上現出陰慘的顏色，終於坐上了。我不能聽車夫咒罵，我不應該在車夫面前失信。喲！我怎麼剛才這樣輕嘴呢？我走到現在，足足總有兩點多鐘，我竟然能够隱忍着這樣遼遠的步行，怎的不再勉強呢？啊啊！錯悔！錯悔！

車子在一條短短的小巷走了出頭，再是一個小小的曲折，我的位置還沒有坐得定穩，已停下在S校門前了。我匆匆的走下車來，不敢向着車夫正看一眼，把五個銅板完全給他。我平時很曉得有新來都會的鄉人，是如此這般的被車夫當做阿木林的，現在竟輪到了我的頭上。我的心中又是慚愧，又是難過；我簡直不應該來的，我代什麼教員呢？

S學校的門鐘，剛走過了八點；我想就是遲了五分鐘到校，總還可以說是守時的，而

且我又是遠道。我假裝很高傲似的，走進他們的辦事室；那邊只有幾個學生，我問他們有沒有上課。他們都沒正式尊敬的回答，我摘下草帽，呆坐了片刻，額上的汗珠，漸漸高到虛蓋的流動；我自己起來倒一杯冷茶，一口口的喝下。當我在喝茶的時候，房裏的幾個學生忽然切切私語的笑了起來；這一陣帶有輕屑的笑聲，直使我這神經衰弱者膽寒。我當他們是知道我剛才對車夫的傻事了，或是知道我是教不來書的了；雖然我不能猜想得的確，但是他們的輕笑的對我而發，卻是無疑的。

——我何必還要教書呢？教書的困難處，我不是完全感受過了嗎？第一，我的樣子，還不像一個教員，站在講台上，只是這麼矮小的。第二，說空天大話的手段又沒有，一定不能夠賺得學生的敬信。第三，我又沒有什麼學士博士的招牌。啊！我不應到杭州來，又出一次醜啣！

——我不是對朋友說過做教員是最最無聊賴的生活了嗎？其間最無聊的生活，在

舉動上，要首推馬路上巡捕的棍子，當車子在他面前的時候，毫無意思的掣了起來；在口頭上的，要推提莊裏店員的叫衣，明知道他自己的前面，沒有一個人站着，他卻儘命的若有其事的叫喊。至於教員呢，卻兼而有之了。眼見得全堂的學生，走的走了，磕睡的磕睡，私語的私語……沒有一個人聽他，他卻一舉一動，很有姿勢，一唱一白，很有節奏的演他的獨白劇。！這是什麼意思呀！是多麼無聊的事情？

一個學生走到我的身邊，說茶壺裏的茶，是多天了的；於是又笑了起來。這時我才明瞭他們笑的意思了。我問他們Y先生不在他們說出去了；到新校舍去了。

「新校舍離此地遠不遠？——在那裏？」

「在東清巷，不遠的。」

「那末，今天這邊有沒有上班呢？——Y先生對你們說過放假嗎？」

「下半天上的，早上請假。」

我心裏想着東清巷。不知在什麼地方；我應該去看Y君一遭，同學生們說話，是摸不着頭腦的。後來有一個學生答應送我到那邊的時候，我才懶懶的立了起來。另外的幾個學生，也想去看一看新校舍，就相將的跟來。

這到使我一個有太大的打擊；我的肚內，這時才啞啞哀鳴起來；同時，胃壁只是發燒。C君托我代理的時候，曾經對我說過的。禮拜四那天有三小時，你可以在那邊吃中飯。今天我當然是預備好到這邊吃飯的了；我現在走了出去，恐怕又是危險呢？

「Y先生一定在東清巷罷！」我又不放心的問了一聲。

「一定在那邊的，他說明天要搬校具了，後天到那邊上課；這邊的校舍是S學校的，他們自己要招生了，我們暑期學校，也將休學了。」一個學生嚕噓的答了許多。但是我內心的有機感覺，卻仍舊逼迫我預想吃飯的計劃；如果，Y君不遇時，應該到那裏去吃飯呢？

剛才拉我的車夫還是坐在門口，他沒有起來招呼我的生意，好像他已經看穿我身

邊沒有半個銅板了似的。我低頭走過，覺得心內非常難堪；幸虧這幾個做嚮導的學生們，沒有看見我的失色。

學生們的道路是很熟識的。他們牽着手在前面走着，我反倒覺得驕傲；因為我推想在路上遇到的人，定然決定我是一個文雅而對學生和靄的教員了。我有時恐怕路上的人們，偶然疏忽了認我是一個平常的閒人時，又故意地把學生叫住問了幾句。同道學生們走路，是應該怎樣的守身自重為學生們模範！

路旁的人家女子，都三五成羣的在絡繹；信口談笑，心上現出十二分快樂的氣概。我差不多為她們所牽引，駐足凝視了一回，轉眼間，看到學生們已走得遠遠，不由得心神荒亂起來；遂自己罵道，「流浪的人！不應該這樣魂不附體！」

我快步趕上學生們時，已經走到一條小巷的轉角；轉過這條小巷，又是一條狹靜的長街。粉白的高牆，巍然夾峙着如一座宏偉的聖廟之使人發生嚴肅的敬意，我的野馬

般的放心，才勉強的被拘轉來。我嚴肅的移動我的脚步，我的心情早已經把眼前的現象忘掉在無有中。

我的眼角忽然在無意中招引我注意一塊木牌，那是釘在橫巷的屋角的路牌，上面寫着姮珍巷三個白底黑字。我認真的看了一下，又把這姮珍巷三字輕輕的重了幾遍；啊！姮珍巷，姮珍巷，我似乎很熟面的呢，究竟不知那一位朋友住着或是說起過的……

瞥眼間，我的眼光從牆角移下巷口時，就瞧見了一羣閒遊的女子站在那邊說笑。她們都很家常的打扮，不過比剛才看到的絡絲女子們稍爲漂亮一些罷了。女人自然是歡喜看的，尤其是在寂寞異地的新客；在家鄉或是久居異地，我總覺得不能任我野馬般的心性狂騁，好像在我四週，總有無數千萬的眼睛，向我注視，無形中用道德的繩索把我縛得緊緊的不稍放鬆；所以我來杭州以後的動作，簡直是飽和了情色狂的色彩的肉的追求者了；雖然忘記了我自身的醜陋和無錢，卻也在士女如雲的西子湖濱，鉤心吊角了幾

次。只是現在同學生們走路，卻不應該在學生的眼中表現出我是一個怎樣愛看女人的色情狂的青年罷了。

一陣涼風從巷口吹來，我週身如在熱烈的蒸汽中，驟然感得一道快感；顆顆的汗珠，從空中消去，正如晨風掠拭了草際的露珠。我摘下頂上的草帽，表示是歡迎這可愛的和風，別無何等深意。

在那羣女子中間翹立着的，是一位很熟面的女子；她大概是十分的認識我，遠遠的就在指着她的女伴對我談笑了；她見我從頂上摘下草帽來時，就意度我是向她招呼，於是就對我遙遙的說話。她站在女伴中間，嬌羞滴滴的，雙手放在一個較爲矮小的女孩的肩上，搖搖擺擺的，又慢慢的抬起一隻手來招呼我。問我：

「到那裏去？」

她的清脆的聲音從笑聲中顫抖出來，我十二分的驚異她的大膽，竟然能夠當着我

的學生面前時說出這種話來。我受着她尖脆的清音的振動，一面又夾着道德監視的打擊，我怔住了；我什麼都不知覺，瞥眼間，引我到西湖浮浪生活的一幕回憶中了。

在一條荒草沒徑的小道上，一邊接着一座古橋，橋背石路崎嶇，斜蔭着一株個個老人似的老樹；橋下是一灣流水，蕩漾着幾顆紅菱；一邊是座破廟，門前牆泥剝落，窗牖衰頹，荒草在牆上叢生，小蟲唧唧的叫喊，滿眼充滿着泥溼的苔氣，差不多使人想到中國小說中住有狐鬼的神廟。荷風輕輕的從曲院吹來，掠縐了澄清的湖面，輕逐了柳梢站着的蜻蜓，再從欣欣的小草的頭上踏過，才牽動我和她站着，在蜜語時的衣角和裙裾。

我才從大路上尾她走到這處狹路，破廟和古橋把我們的前後隔住，我才上前牽住她的左手，右手搭上她的肩頭。我心頭不住的撞跳；想到自己竟然是這樣的一個墮落青年，在初次見面時的妙齡女子身上，就會幹出這種肉麻的舉動，心頭更爲跳的厲害。又想到這原是玩弄的把戲，又不是當正經事做那麼認真，何況我這又是初次，就是詳細的試

驗一下，能夠了解這種生活的底細，也是好的；想到此處，好像有人在我的腦後大聲告訴我說：

「距墮落的時間還遠呀！正可大着膽子罷！」

同時，我自己的心神就好像清醒了許多，說不該在牽着一個正待你用情的女子前面懷疑自己，使她感着失望而輕屑你自己的不老於交際，於是我壯起我膽子說話了。啊！這正是我的墮落處呀！我大概就這樣的實行事實上的「狄克旦」了。

我問她的年紀，問她的姓名；我又問她讀不讀過書，自己的名字會不會寫？她告訴我，她沒有讀過書，若是有讀過書，她是不騙我的；但是她卻說會寫自己的名字。我在身邊摸出一支鉛筆，和一本專門記着某日向某人借來幾塊錢的日記簿，要她把她自己的名字寫給我看。末後，我要她寫住址時，她卻說不會寫了；因為她的名字是勉強學會的。

我放開她的手，看她很凝滯的寫她的名字時，輕風在草際掠來，荷香充滿了鼻官，我

發覺了自己作爲的可笑。我戴上了友人的輓邊草帽，和羅克眼鏡，在露腿的短褲外面，又加上夏布大衫；那頂草帽太大了，差不多要遮到我的眼眉；手錶特別的繫在手上，使她可以看見。阿我的舉動何等乖謬，我的思想何等墮落，爲要博得一個女子的傾倒，就不惜這樣張冠李戴起來。我真墮落得難以收拾了，我大概就是一個流氓了！

她寫好她的名字遞給我時，我端詳的看了一下，依舊放入袋中。

「你的母親呢？」

「死了。」

「父親呢？」

「也死了。——父親母親都死了，只有我一個人了，我很自由的呢……」

「那末你和我自由一下好罷？」

「我不好——呀！」

「噢！不要客氣！——可惜我沒有錢。」

「噢！你也不要客氣。」

一個朋友慫慫的追來，他雖然對我發笑，但是我的心坎已經跳得厲害；我不能再說什麼話，我只好由我青如土色的面臉來表示我的震恐。我一面勉强的笑向着我的朋友，一面無意的向她一指，要她向着橋的那邊避去。

我回到自己的住處，追想剛才的情景，不由得心裏發跳，額上的汗珠，一顆顆的滾下。呀！初見的女子，就有這樣甜蜜而可回味的情話對我；這一定老於用情的了，我幸虧M君呀！不然，我將怎麼落得手呢？

一面，我又錯悔了，我恨M君不應該慫促拉我回來，就是等我墮入彀中之後，你重新來拯救我出來，也不能算得你對於朋友的不盡責；何況我的身邊又沒有半個臭錢，就是被她牽引了，也沒有多大的陷害；而且我本來的目的，也正是爲着試探此中的底細和奧

妙的；暫時一次的墮落，又有何妨呢？

「我想她所以做這種生活，何嘗不是她的壞命運所養成呢？從這一點看來，她已經有我同情於她的資格了。她的被命運的陷害，她的前途的危險，我何嘗不可以設法使她自己覺悟，救濟她脫離這種苦厄呢？呀！我不應該讓她獨自一人，踽踽的，失望的，蹙過古橋而去呀！」

「我簡直應該追上了她。試問我這樣飄浮着的幾十年已過的生命，有那個女子能這樣地和我牽着手親密的談話？我是在人海的浪遊裏，被愛情忘卻了的畸人；我是天天在尋求愛人，狂呼着『愛人呀！』『愛人呀！』的愛的追求者的色鬼；我正不應該失此機會，當可蜜甜時就甜蜜一下呀！我錯了，我不該叫她走開；她若是緊緊的拉着，M君又有如之何呢……」

M君看我想得出神，忽然闔地笑了起來。M走來把我的肩膀一拍，恩恩的拉我起身，

說我若是追念着那個女子，現在還可以追去。他拉我靠着窗檻，啊！那在南高峯下的一片平曠中間走着的，不是她嗎？我不敢說我敢於追去；我只能夠憑着心醉的靈魂，看她一步一步的在綠波之中沒了。呵！我應該向她懺悔。

從那天之後，我天天想在西子湖濱，騙着朋友們，重見一次；但是，只是枉然。現在，我的心中的醉暈，已經如那時看她漸漸陷入在綠波中的那麼淡了，淡到沒有了時，卻不料又在此地遇見；而且，又敢大膽的喊我，問我到那裏去，啊！我的心神又墮入醉態了。

幸虧我的學生們監察我，我不敢和她去打一個招呼。我的耳朵裏，好像聽到她第二句對我說的話，要我到她家裏去。我的心頭發跳得很。同時，我自己的心中，也好像發出一個急速的命令，說快些離開此地；於是我的脚，就不由自主的跳得加緊了。

「喂來！」她們真的從笑聲中夾雜出這一種呼聲了；但是，這時的呼聲，卻只能增加我快跑的速率。我的紫色的破皮鞋，聲音亮亮然，發出急遽的不和的音節，很使學生們回

頭注視。他們不知他今天的代理先生是什麼事了。當我的眼光與他們眼光在空中相遇時，我的腦門就噴了滿頭的血火。我只得盡力把頭抬起注視到天外幾片航空的白雲身上去了。

——白雲，飄浮的白雲，我的生活真如白雲一樣飄浮呀！我如果真能像白雲一樣的安閒自在的飄浮，到也罷了；只是我的飄浮呵，卻是爲着生活的奔波，爲着經濟的壓迫，爲着命運所支配而飄浮呵！

我想到我目前的生活和經濟時，我不禁有些心酸了。就是最低限度的一餐早飯錢都沒有呀，最低限度的一餐午飯還不知到那裏有得吃呀！啊！賤女人！我連吃都沒有吃飽，還那裏可以說到戀愛啊！

轉過了一條人聲擾攘、車馬喧闐的大街，再走過一座板橋；東清巷就在橋下的河沿橫臥着了。學校的新校舍是在巷內的中處；我們依着號子尋到的時候，門是向外鎖着的。

從門縫中望進去，莓苔叢生，野草錯雜，很不容易掩沒了那荒涼失修的痕跡。學生們躊躇了再四，似乎不信Y君是不會不在此地似的。他們除了自己失望外，一面還在心裏對我抱歉；不過，他們並不知我的急急於要找Y君，正是爲着吃飯的。

他們要求我重新回到S學校，說Y先生一定在吃中飯的時候回來的，但是我卻很不願再到那邊等待一點半鐘，而會了這餐中飯；我心願在不得已的時候，就是餓破了肚皮，也不要人家知道我是餓着。不過，無論如何，我應該對Y君面見一次，因爲在C君托我的時候，說我去代理了他的功課，暑假結束時的車馬費，就可以給我作另用了；所以現在我一定要見他一下，探聽他的口氣，使我有一點收入的預算。我吩咐他們，要他們回去時，對Y先生說述一下，說我須得在下午一句鐘時，到S校來，和Y先生說話。他們答應了才走。

我立在那邊呆想，偌大的杭州城內，竟然沒有一個可容我吃一餐中飯的地方。身邊

沒有半個銅板，我就是討飯都沒有地方可以討呀！

我只有到湖濱去的一條路了；回轉岳坟，下午一點又要到城內來，這那裏能夠來得及呢？而且等我回到寓所時，他們一定是吃了飯了的；我只好到湖濱C君辦事的地方去了。在那裏，我還認識得一位看過一面的C君的同事T君；想來他總可以給我一餐飯吃，或者我早早的等在他的房裏，與他先寒暄着別的事情，及到吃飯的時候，他總會請我去吃一餐飯的。

這時我才有個方向，就急急的動起脚步來。許多的車夫們，都在偷偷的看我；現在見我興蔥蔥的拔脚要走，都兜上車子來。我反覺得週身格外興奮，步行格外有力；而剛才腹內咆哮着的飢餓，也好像餓得遲鈍了似的，一些也不覺得難過。我撇過了許多車夫，沿着一條枯涸了的小河，從依依的綠柳蔭下，踏着疏疏的樹影，走到西子湖畔。

小舟點點，張着蝴蝶一般的布篷，臨風在湖面游行；正如在倦怠的下午的蜻蜓那麼

潑灑。無論在日落西山，彩霞掩映着整個的湖光山色時，輕風怎的招展士女的衣裙，醉迷戀人的心眼；或是星月輝煌，映着燈花燦爛，流光顫動得如萬道金蛇；直和湖面的漫歌低步怎樣相應和；我總覺得眼前的西湖，是一個愁悶的蒸鍋，直欲把我墮入牠的熱悶中蒸死。

我在第一公園的草地坐了片時，身子只覺得熱悶。我很想當即就走入T君的房中，先喝他幾杯涼茶，到也來得一個直截。只是我總有些怕懼；這樣光是見過一面以後，就無端的前去饌飯，也未免難以爲情。況且T君的性情，畢竟如何，我還沒有知道；若是有一個不滿的表示，我就該怎樣走的出來。

我又記起一件事情來了；T君那邊的確是不可去的。那是一個繁星滿天的夏夜。我們戴着滿天星斗，在西子湖中蕩湖。我穿着雙蒲鞋，繫着露腿的短褲，坐在船後划船；眼看着沉靜的湖面，嵌着大小的珠璣，被我的划子一杓杓打得搖蕩時，幾疑累累的金橘的下

墮。我把兩足伸入湖中，讓小舟自己蕩漾；我足背的流浪的征塵，都一頓頓被洗滌入湖底了。我們對着電燈爛耀的旗下進發時，都感着微微的倦態。

小舟靠近岸旁，努力後的焦渴，都催逼着走向C君處喝茶。我頹然的覺得有些涼意，緊絞兩手。彳亍的跟他們走了進去，C君們走得太快了，我卻遠遠的留在後面；有人在電燈光籠罩着的室內，看出過道上一個小賊似的我；就汹汹然追了出來。「那一個？看那一個？」的亂叫；我知道他是誤會，是看錯了我，我仍舊慢慢的往前走着。一面答應他是看C先生的。他仔細的端詳一下，似乎C君也不該有此等朋友，就回答我說C先生不在。他的話，對於我眼前的情形，簡直不生效力，因為C君剛才進來，是不會不在的，所以我仍舊覓上了。呵！其實像我這種裝束，這種神氣，這種舉動，安得不被他們認作小偷兒呵！社會上是以衣服分人品的，他們只看到衣服，看到外表，又那裏可以怪他呢？

不過，天呀！那位認我是小賊的先生，就是這位T先生喲！在那次他給我仔細端詳以

後，他已經很認得我了。所以以後C君給我介紹時，他只看着一笑；這一笑當中，我自己的肺腑是和他一樣清楚，只可惜我沒有對C君述說這件事啊！現在，我那裏可以去得呢？不該去！不該去！儘可挨餓罷！

湖濱的二埠頭上，漸漸划近了一艘小艇；划子在近埠的湖心旋了方向以後，船內的少年男女，都興恩恩的立了起來；划子吩咐他們不要心慌，待他上岸後把船扳住後再走，但是那位穿西裝的少年，卻勇敢的一跳，同時把那隻沒有泊好的划子推得遠遠的浮去，引得船內的兩位女士驚惶失色，責備他不應這樣着急。那位西裝少年卻含羞帶驕地說，「我的肚皮已經餓穿了。」划子又慢慢的把船泊住，那兩位女士，和穿大衫戴眼鏡的名士，都挨步上來。那位穿西裝的少年要他們到西園去吃點心；兩位女士還有些躊躇；一位穿熟絹大衫的青年，看一看手錶，說你們到西園去，我要在十一時到法政學校去一躺，現在是十點四十分了，你們在西園等我，我當即就來。於是他們就分頭走了。

我站在他們的旁邊看着。我推想他們遊早湖的清興：輕輕的情話，伴着曦微的晨光，在身邊蕩漾；一葉輕盈的划子，簡直是從天而降的仙槎。我只是忘形的欣羨，及到那西裝少年說出他的肚皮已經餓穿時，我才想到我自己的肚皮也是餓得要死的；我重新轉眼看到船內的小檯子上，那不是許多已經吃殘的上等糕餅的紙包麼？啊！他們的肚皮，那裏會餓得穿呢？腰裏又有錢，又有異性朋友；只有我，我是沒有吃早飯才出來的，現在還不知到那裏可以吃中飯。身邊又沒有半文錢，又是一個零落者啊！只有我，才該肚皮餓穿呢。

——啊！什麼都是窮人的我，簡直應該求乞！愛情，我連求乞的施主都沒有了，誰能施捨我以愛情呢？我只能眼看着，嫉妬厭恨着人家享受華麗而豐滿的愛情了。名譽，啊！求乞名譽，我也適合的，我沒有資格可以求乞名譽，我沒有搖尾乞憐的本領，可以向人家折腰。餓肚，啊！金錢，那到可以求乞了，他們看我這樣一個外貌求乞，就是看我的大衫和草帽的

面上，也應該給我一餐飯吃。啊！我應該過去向他們討一餐飯吃。

——啊！太太老爺，你們該施捨施捨罷啊！……

我想到此地，忽然聽那人說到法政學校去。呀！法政學校去，我也有我的同鄉朋友，幼年時的同學在法政學校的，應該假裝着去看他，一面就可安心的坐下等他的中飯吃了。唔！這是最妙的辦法了，我應該速去呀！

我的兩脚如受了符命似的，機械般的移動起來。我不知朝何方向進行，我只覺得應該穿過那些紅男綠女們所傲遊的熱鬧的街上，再走上冷僻的小巷，才可以到我討飯吃的地方，我摩肩插踵的已經從人馬叢叢中擠了過來，已經走入了冷僻的小巷；只是我所要到的地方，究竟是找他不到。我不知我所走的又在什麼地方，我問路上的人法政學校在那裏，他們都說得不明不白，轉了一個小巷，又轉過一條橫街，我推想我從前走過的路程的方向，應該是在那方，我就是憑着直覺，銳意的向那方進行，我想也應該走到。這樣大

的杭州城裏，難道也要來爲難我呀？中國第一大埠的上海，我也逍遙自在的閒遊了，何況杭州呢？我應該向這方向走去，一定是不差的。

路上忽然矗立着一塊某某醫院的招牌啊！我反而走得遠了！我難道錯了方向嗎？……某某醫院，我不是有一位同鄉在裏面學看護的嗎？既然到此，我不妨順便進去看看；一面還可以探聽到法政學校的路徑。

我在醫院的門口觀望了一回；不知找尋一位看護，要到那裏問訊。許多病人都纏着白布，裹着棉花，面上現出十二分頹喪的顏色，手裏拿着一枝掛號的竹籤，坐在那邊等醫生的診治。我觀望了多時，我才瞥見立在那邊窗下的那人，就是我的同鄉；他現在的面色雖然胖的許多，但是還可以想像着從前的情形。我向他招呼了幾下，他才認識得是我。他把我領到他的住室。第一句就問我有沒有生病，怎的臉色是這樣難看的？

我說他真是一位醫生，一看就能看出我的病容；不錯，我是發過五六次的瘧疾，才在

前天截斷的。他這一問，又把我病時的悲哀，又喚起來了。啊！瘧疾的發熱，熱到發昏，是多討厭的事呀？何況我又在客中呢？冷來的時候，簡直是把我心用冰塊來包圍着，或者把我全個的人，投入北冰洋的冰山中；熱來又是一座火山，胸口直要如火山的噴裂，喉頭被火燄紅舌所吞捲，也要如龜甲那麼分拆。啊！這是多麼討厭的病呀！我今天差不多已經忘了前日的病情，以及病後的身體的虛弱。我現在被他一提，啊！我支持着病後的身軀，望着這樣難堪的道路，是多麼疲倦呀！

他又問我瘧疾用什麼東西醫好的。我說是金雞納霜。他問我吃了多少。我說只有吃了一角角子。我又告訴他怎麼吃法，金雞納霜如何有效；但是他嘴上的笑意，卻總不能揮散。後來他才說五粒金雞納霜是不夠的。

他又問我的行止，問我的生活，問我此刻從那裏來……我第一就把我在杭州代理友人作教員眩耀了，第二也含糊的回答，都使他很滿意；只有第三我說是從S學校走到

此，他就被我愣住了。他說這樣遠的路，你都走來呀！啊！這一句驚詫的口氣，是多麼尖銳而刺人！我顫顫着，說是有一段路是坐車來的。他又問我坐到那裏，我卻只能含糊說那邊是什麼地方，我記不起地名了。我又問他到法政學校還有多少路，坐車子要多少車錢；他都一一回答我了。我不敢在他那邊吃飯，因為距離吃飯的時間，大約還有一點鐘。我想辭了出來。

臨行的時候，他送我一盒金雞納霜丸；他吩咐我每日吃三顆，又叫我當即先吃一顆，以後飯後吃一顆；待這一盒吃完時，我的瘧疾可永久不發了。我接在手內，自然是十分感激。我計算着盒內三四十顆的藥丸，價值須在六七角錢以上；他若是送我六七角錢，我豈不是更二十四分的感激他了嗎？

他送我到門外，不留情的車子，又來招呼我的生意；我剛才問他到法政學校去的車子價錢的面具，現在已被他拆穿得粉碎。我漲紅了臉，輕輕在車子旁邊走過，回頭看着醫

院門口我的友人立着冷笑時，我的心就如受重刑了。我不應該騙他啣啊！我的罪過。

我走到法政學校時，那邊的門房，才告訴我G君是住在宿舍的。我找到G君的宿舍，差夫告訴我G君是在打牌；我前往看他時，他只坐着點一個頭。搭訕着說：

「今天老夫有公事在身，不能奉陪；隨便請坐！」

同時許多七七八八的觀賭者，都轉眼向我一釘。啊！這一種情形，若是我在平日，我早就回頭走了；今天我卻什麼都不能硬強，只有低着頭讓他們盡量的訕笑。一下我來騙飯了。我在賭桌的週圍走了一圈，坐在G君左方的那人，也是我的幼時朋友，他現在卻裝作不認得了。我立在G君的背後看了一下，我的心內總是恐懼而發燒。G君順手遞上一把蕉扇，問我覺得熱否？我也有意無意接了過來，搖了兩搖，就覺全身軟熟了。

一種鋒礪的思想在我胸中蠢動，告訴我應該趕快離開。賭徒們是忘了曉天和黑夜的，他們正不知幾時要飯吃呢？而且我一句話都不說的等他的飯吃，也覺得自己討厭。就

是要對他們搭訕着交際幾句，我的心中又沒有這許多暇氣。同鄉會，趕快到同鄉會。同鄉會，是隨便可以吃飯的，只要我能夠在吃飯的時候到那邊。我剛才怎麼就想不起來呢？

「G君，我走了！」

「你走了？再坐一會，看一看打牌。」

「我走了！」

「那末我不送了。」

我很驕傲的走了出來，我似乎料定他是不會招呼我吃飯似的，我錯悔我自己不應該到他們的寓所來，受這一種官僚習氣的冷淡。

從這裏往同鄉會的路道，我是很熟識的了。我此時走着，心中返沒有絲毫牽念。××同鄉會的五個大字看到了，我的心中又起了一陣興奮。我走入大門，再轉過隱門，才看到大廳上的廊前，已有許多人在漱口洗牙，狼籍殘羹的桌上，還有幾個吃得慢的人在儘大

口的肆嚼。我覺得又是一個悔氣，全身幾乎發抖。N君看見是我，就問我吃過飯了沒有？我不知受了什麼人的指使，好像無論如何要禁止我說沒有吃飯似的，我就說吃過了。

「沒有吃過罷？」他又問了一句，好像看透我的心肝似的。

「真是吃過了。」我發寒心勉強的答。

「那末請裏面坐。」

我走了進去，心中非常的不安。我面上帶着的面具，雖然可以把他們遮過我的貧乏，但是總補不了我心內的飢餓。

我覺得心體的倦怠和酸痛，頹然的倒在N君的床上。

N君送來一杯熱茶，我盡量喝了下去，一道熱氣從喉頭下去，經過了胸口直到下腹，在那裏溶漾。肚內毫沒有什麼東西，此時已睡的飢餓，被這熱湯灌醒，正如在睡夢中被人推醒的野狗一樣，骨碌着兩眼，到處的覓食。我盡力的想強睡一下，以避去這內心惡魔的

纏繞，但是，無論如何，總是睡不着。我坐了起來，直接的就問N借錢。N被我這動情的語氣壓倒了，只是遲疑一下，問我要多少錢。

我拿了一塊錢在手，勉強的再坐一會；就走了出來。

那時正是太陽正照下午一時的時候，我勇敢的走出了同鄉會，心裏計算着如何去吃飯的問題。我走過了幾條小巷，卻不見一間飯館。我伸手插入袋內要探一探我的那塊大洋有沒有失去時，同時就打着在醫院拿來的那盒藥丸。吃飯之後，吃飯之前，唔！我應該吃一顆藥丸。我拿出那隻盒子，取出一顆放在嘴內；我又恐怕他吞不下去，用食指在口裏一推。啊！終於被糖衣黏住在喉下了；這是喉頭太渴的緣故喇！我一面用力的在口內搬運吐液，一面盡量的邁開快步，我能够找到一間飯館時，我就可問他拿一口茶來灌送了。

走過一座小橋時，忽然肚內起了一個空肚的飽彈，空氣如炸彈般的從腹內上沖，衝破了我喉下攔着的那顆丸藥。同時，糖衣內面的細粉，就如炸裂後的飛散，黏住我喉頭的

四週啊！這一種奇怪的苦味，我是一生也沒有嘗過的。在異地孑孓着的我，連一口茶都不能得着喝的地方，還有什麼法子可以解救呢？呵！這是我苦痛的生活的表徵罷！

對面有一部車子迎來，我只能在喉下說一聲「旗」，就坐上去。我一手插袋內，緊握着那塊圓圓的大洋；我計算這一塊大洋的用法，和這一次沒有問價的車錢。太陽正中的照在頭上，使人熱得發昏。我還沒有把我的答案做出時，車子已在問我到「旗」下那裏了。我指點他把我拖到一間兌換銀洋的店前放下。店員把我的洋錢詳細辨認，我心內十分驚慌；我打算向他說明一聲，我這一塊大洋還是從友人處借來的，可以將就一下；就請容納下罷？但是，我還沒有說出這請求時，他已把角子和銅板交在我手裏了。我問車子要多少錢，他說要兩角半，我給他兩角錢，他還咕嚕着再要。我再胡亂的給他幾個銅子，才恩恩的跑入一間飯館。

「吃什麼——吃飯還是吃酒。」

「吃飯。」我的喉頭還是苦澀而燥裂，輕微的聲音在喉下震動時，就覺得異樣的枯窘。

「請上樓上。」

同時樓上的堂倌也喝了一聲重重的大喘。我就無意識的上樓了。

「先生吃酒麼？」

「你先拿一壺茶來。」

我喝了幾口茶之後，喉頭才好過了許多。堂倌問我要不要喝酒，我想起有錢的時候稍微喝一些，也沒有什麼；不過，不應該喝得太過，喝得泥昏爛醉的像一個糊塗的酒鬼就是了。我就叫他打半斤紹興酒來。他又問我要什麼小菜下飯，我開口說一碗鹽菜肉絲湯，他把我驚愕住了，說是沒有；我又說青菜湯，他又說沒有。啊！我又臨到絕地了！這堂倌的驚詫的眼光，直穿透了我的心胸，我實在害怕極了。他這幾個回答沒有時的睜眼；啊！我是在

上海吃慣了這種貧民窟中高等飯菜的，我不意來到杭州的飯館，就該受這樣異視啊！我這一塊錢是借來的，我就不該吃飯，更不該到這裏來吃飯的……算了罷，有錢的時候，又要受辱，沒錢的時候，又不能掙氣，算什麼呢，隨便怎樣的，盡了這一塊錢再說罷！

「那麼有什麼湯？」

「榨菜肉絲湯，干貝……」

「好！就是榨菜湯一碗罷！」

「還要炒一盤什麼——肉絲，」

「好，炒肉絲。」

酒來的時候，堂倌又問我要什麼配酒？我不能再在他面前露醜，又順便叫了一盤蝦仁。第一口熱燙的紹酒滾下我的腹內，胃壁起了極大的蠕動；下腹呱呱然響了幾下，又盤旋了幾股腹氣，往喉頭衝來。我沒有喝得幾口，已經把半斤紹酒喝得精光；我想既然要吃

一個盡意，也不妨再打酒來吃。

肉絲已經放在我的前面，我還想盡量的喝酒。臉部微微的發燒；心頭微微有些醉意。啊！吃了一個盡醉罷！吃了一個盡醉罷！醉的時候，才是我們任性的世界呢！

我一連又喝了三斤紹酒，下飯的小菜已經吃完。待我再欲回頭吃飯時，我差不多連拿一雙筷子都拿不穩了。我勉強的吃了一碗，醉態朦朧的喊了一聲堂倌。他把我的帳單拿來時，噯！九角八十，不是去了一塊大洋了嗎？我已經沒有一塊大洋了噯！

我又罵自己，不該這樣頹廢，要吃這許多的紹酒；酒是當不得飯的噯！墮落墮落。我拿着帳單一看，又把立在我旁邊的堂倌一睜；他道我是說他開錯了帳，又伸過手來在紙上輕屑的指點我。萬幸得很，我問他是大洋還是小洋時，他卻說已經是折到小洋了的。

「噯！所以我想若是大洋，定不會有這許多的。」

「先生！我們店裏不會胡亂的噯！」

「好，你拿去十角錢罷，餘下的給你。」

「謝謝先生！」他又向樓下的收銀櫃喝了一聲招呼。我就隨他這聲叫喝一同下樓了。

我伸手插入袋內，緊緊的探摸，又暗暗的放在袋內細數啊！又只有六個銅子了。

我走到一間大旅館的前面，仰頭看那屋頂裝着的大鐘，已經指着三點二十分了。我酩酊的推想，我難道在飯館的時間，已經兩點多鐘了嗎？呵！學校一句鐘的約會，我不能去了。

我的兩腳簡直不由自主的，我又回到湖濱了。划子問我要不要船，我若是不吃了一餐飯，我就可以有一日的蕩船的享樂了。我現在仍舊不能坐船，請你不要招呼我罷！——沒有錢的人，簡直是不該吃飯，沒有錢的人，簡直是不該走路，沒有錢的人，簡直是不該做人，簡直不是人！

我已失去了我強烈的興奮，和無聊的牢騷了。

我倚在湖濱的石欄旁邊，任強烈的太陽在我頭上炙熱，醉人的湖風在我週身薰陶。

菜芽與小牛

一

沉默的早晨，陽光從床後的壁縫進來，照見破碎了的夏布帳子裏的菜芽自己。

那塊青土布的單被，好像一堆枯黃乾癟的菜葉，堆在菜芽的脚下；大概是母親起床時揉好，預備吃了早飯後捉蚤的。父親已經在外面拉風箱，生紅了的炭火，在嗤嗤的發響。母親的聲息，沒有聽見，不知在那裏作什麼？她找尋自己的小衫——很奇怪的，好像昨夜睡時確是沒有脫下，怎麼現在又沒有穿在身上了？——這大概是母親罷，她說穿着睡覺的衣裳，是比放在沙灘上磨擦還容易破碎。帳內還有蚊子的鳴聲。她的頸際覺得發癢，料想是一隻可惡的蚊子，順手給牠一拍。

母親走了進來。菜芽隔着布帳，不能看出母親的臉色是笑還是怒，因為光線是跟在

她的背後。母親的一雙腳，差不多同父親一樣的大小；但是他倆的鞋子，是大小懸殊，不能相互的穿着的。母親的腳板很闊，雖然同別的婦人一樣纏上幾層青布，只是沒有縮小半分；她的鞋子是尖而短，因此就有一大半的腳踵露在外面了，無論在什麼時候，只要菜芽是醒着的，母親走起路來特異的聲音，她總能聽得出的。

「菜芽！你醒了沒有？」母親立在床前問。

「唔！媽媽？」菜芽還帶有一點半睡的語音答。

母親撩開了帳門。菜芽還裸着身體，呆呆的坐着。

「你醒來了，怎麼還不起來？」

「衣裳呢，衣裳找不到。」

母親在那一堆單被中一翻，把她的布衫檢了出來。說她這樣不知自己想法，自己動手，將來要倚在炊飯的蒸籠外面餓死的，只是和那蓋「糝黍被」的同歸一類。

父親和小牛的打鐵的聲音，已經丁丁等等的響了。菜芽穿好了衣服，就跑出店堂。爐裏的火，燒得發竄；一枝枝的火焰，好像戲臺上綠面強盜發怒時的鬍鬚；一塊塊的炭火，紅得如母親放在鏡盒內的那塊瑪瑙。

小牛放下鐵錘，走到門邊的櫬上跨下；那裏裝着一把茅鐵打就的菜刀，待他把牠的刀面鏟得雪白而鋒利。他回頭看着菜芽；菜芽笑嘻嘻的走到他的身邊。她覺得自己比小牛還長半個頭頂，小牛就如弟弟一般的容易親暱。

父親口裏啣着旱烟桿，青霧從鼻孔和嘴角上騰出；左手插在腰際，腰部微微的灣曲；兩脚相距二尺遠近，顯出他站着的穩固；右手拉着風箱，身體左右的擺動，使得全副精神，都灌注在噉噉發響的炭火裏。他拿下了那桿旱烟，在鐵墩上敲着，要去了那塊烟灰；同時口裏吐出一口白霧。

「菜芽！」

芽菜回頭看着他的父親。她覺得父親平素的可怕的聲音，是不是這樣可親的——就是對母親，對她自己，尤其是對小牛。她只看見父親的兩腳；那是一雙破了而又補得厚厚的舊襪，——襪背焦了幾個小孔；這明明是火花的犧牲，——裹着他的腳背，用一雙沒有鞋跟的破鞋趁着。

「呵！還沒有洗面呀！眼睫毛上的眼矢，一堆堆的如同蜜蠟。」

小牛聽着他的師父今天這樣和氣的聲音，也在臉上漾起一個笑暈，放下那副鐵鏟，順手攆過芽菜的頭來，代她揩拭。並且重了一句：

「真是同蜜蠟一樣。」

芽菜想着是吃的蜂蜜；但是小牛的那句輕柔的說話，卻比蜂蜜還要甜蜜！

父親的烟桿已經放下，風箱拉得起勁。好像在催促小牛快些起來似的。

「起里苦！起里苦！叫你『起得快』吓小牛！」

父親已把燒紅的鐵塊鉗出，放在鐵墩上面，右手拿起鐵錘，臂部的筋肉緊張着期待小牛。小牛推開菜芽，菜芽還站在那裏使他一絆。父親裝出和從前的情形一樣，使人害怕。「嬉戲談笑呢，就高興了；拿鐵錘，魂就飛出軀壳，到天上去。」

小牛看了菜芽一下，嘴唇一扁，把心中的悲哀吞了下去。菜芽好像十分對小牛不住。小牛這樣一看的情形，就是問罪的責罵。她自己不知道怎的心中一酸，滾熱的眼淚就在眼皮裏跳出，張開大口，呱的一聲哭了出來。

父親有些怒意，說菜芽是一個賤蟲，人家沒有罵她，她不應該有這樣悲哀的號哭。他沒有延誤他的功夫，小牛已經拿起鐵錘，相互的丁丁當當在打。鐵片如鮮紅的花瓣，箭也似的四射。菜芽聽見父親的說話，更覺是刺心尖痛，好像小牛就是她自己一樣，父親這樣罵小牛，其實就是罵她自己，現在又明明對着她罵賤蟲，於是哭得更悲哀而沉着了。

小牛不敢回頭；他只是說了一句「不要哭了」的同情的安慰。他的聲音這樣低微，

就是在平常的時候，也不容易使人聽見。現在，菜芽的哭聲，已經蓋住了打鐵的縱錚聲，而父親震怒時的謾罵，又如巨浪一般的把她的哭聲捲入了旋渦；所以小牛的那句同情而安慰的勸語，簡直是波濤洶湧的巨浪中的一粒沙石，無形的沉入海底，不能漾起一點皺紋。但是，在菜芽的心裏，卻已經漾起一個絕大同情之暈，把那顆小如沙粒的言辭，永久保存在心底了。

「菜芽來！」

母親的聲音有些帶着責備的神氣，菜芽覺得十二分的孤零。

「快些走來洗臉，臉皮二尺厚了，不曉得倒霉的，早晨起來就叫哭！」

小牛放下鐵錘，想買得母親的歡心，牽起菜芽的手，要送她到她的母親那邊洗臉去。

菜芽沒有爭執，用力依着他的身邊走去。父親說：

「小牛！不用你管。讓她自己去！」

小牛的手有些顫抖，站在通後房的狹弄裏，不敢再往前走；菜芽扁張着口，盡力的忍着不哭出聲，泪水含在眼裏，看着小牛走去，又呱呱哭了起來。

二

母親因爲父親要到市上去賣這些製作品，還要買回幾塊鐵磚，和一些粗陋的日用東西，所以要早一些燒好晝飯，使他吃了，可以不至如前回一樣的那麼拮据，那麼發脾氣，罵這個，罵那個。她是知道他的脾氣的：當他發怒或大罵或敲毀東西的時候，你只好不去理他，自己避避遠些，讓他什麼貴重的東西都敲壞了，也不要說，讓他怎樣的難堪的罵，也不要去應，那末，過了些時，他的火氣一過，他又會很和平的，行若無事了。人家說父親的脾氣正像他自己的風箱：發起風來的時候，滿頭滿腦只是噴火；要是停了拉風，立刻就可以熄滅。至於父親的罵人呢，尤其是罵母親與小牛，大家都說是生下來就會的，因爲他的嘴吧的歪斜，正是他善於謾罵的象徵。母親狠狠的被打，據菜芽所知道的，還只有一次；比

不來可憐的小牛，——他是天天要吃他的一兩個巴掌或腳頭的。那次不知爲了什麼，父親罵母親，罵得十二分利害。母親忍不住應了他幾句；他就火上添油般的火氣直衝，用鐵棒打她。隣人們又知道他的脾氣，都不敢來勸。小牛因爲要拖住他的鐵棒，也狠狠的受了一下。芽菜只是立在旁邊哭，讓他自己打得高興，直到打得倦了，才自己停止。母親的身上，打得滿身發黑，好像冬天要下雪時一朶一朶的凍雲；母親哭不轉氣來，悲痛向肚裏鑽。從那次以後，母親總是不敢惹他，什麼時候，都很順從他的意志，體察他的心思。

父親的爐火，好像蟒蛇的舌頭，幾千百個在鑽動；火光映着他的面部和裸着的上體，顯出一種彩色的飛舞，和將要入市的興奮。

火爐上懸着一個鐵鍋在煮飯，——這是一個利用。同時，母親又在裏面的小鏊裏燒蔬菜。這樣趕快的手段，——飯熟，蔬菜熟，——父親是很歡喜的。

母親吩咐小牛到溪濱洗菜去；菜芽也想跟他出去到溪濱玩。她含着十二分的喜悅，

裝出活潑而妖嬌的神氣，向她母親請求，希求她的許可。

「我也到溪濱去，媽媽！」

「不，你要去買豆腐。」母親毅然的拒絕，另外派她一個差使。

「我不會買豆腐。——酒店門口的那些人，要不許我過路的。」

「那個不許你過路呢？」

「我要洗菜去。」

「這幾天溪水燥得利害，——你不能洗菜去，要是在淺灘洗，你只能混些泥沙來；若是到深潭上去，你大概要給我浸死了。」

菜芽剛才如春光籠罩着一般的滿面的希望，現在只留着一個慘臉，默不出聲的呆看。

小牛是向來不敢多說話的，這次也只能默然聽他的師母的吩咐；雖然他是了解菜

芽的意思，希望菜芽一同同自己到溪濱去洗菜去。

「小牛，你快些去，不要在此地尋禍根！」

母親氣憤憤的說了；小牛提起脚跟往前就走；菜芽眼裏含着泪，看着他走去，恨不能把他脚跟拖住。

母親在身上摸好一個銅板，帶着一股怒氣，鏗然丟在碗內。

菜芽知是失敗了的徵兆，已經打敗了的俘虜，是不容有什麼掙扎的，只得勉強的拿了那隻碗走出。

街上入市的行人，已經有些紛亂的氣象。菜芽想到父親也應該趕緊到市上去了，無意中脚步加快了些。酒店門口的涼棚底下，仍舊坐着幾個討厭的人。他們專喜歡同菜芽說笑，要把她攔住，要拖住她問東問西，要問她的父親怎麼會同母親相罵……菜芽遠遠的見着他們，心裏就有些發寒。默默的計畫着，怎樣可以避過了他們的眼睛，心頭如做賊

一般，不住的狂跳。

「菜芽！小菜芽！……拖住，拖住！……不要讓她跑了！」

菜芽盡力躲避他們，在街路的邊沿，距離他們最遠的地方逃過。她最後回頭探看，只見他們沒有追趕，才把心平下去。她隱隱的聽見他們在談論她。

「她不像是她的母親生的，她的母親，真像一株黃熟了的大白菜，你看她身上終年穿着的青布衫，真是黃熟了的菜葉……她的父親那種樣子呢，歪斜的嘴，大小邊的臉，煤炭塗得同鬼一樣的……啊！他打老婆真凶呢，看他平時這樣不響的……」

以下的談論，菜芽就聽不見了。

菜芽買了豆腐回來，怪討厭的，又一定要走過酒店的前面。他們遠遠的看是菜芽回來了，早立起身來，抓手擄臂的，要把她拖住；這回可不讓她逃過了。

「菜芽！你的名字，叫菜芽？好菜芽，真是筍嫩的菜芽！」

「到此地來，同我們說說也不要緊……」

同時，就有個人把她拖住了。那人仍舊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緊緊的拉着菜芽的手，靠在他的膝前。菜芽掙扎不脫，把上體盡命的仰了出來，不提防，那碗豆腐幾乎跌在地上。

「你母親是一株大白菜，老白菜，你是一株菜芽，小菜芽，是不是？」

「放了呀！好人！」菜芽掙扎的呼着：

「你告訴我們了，放你去；你是同誰一起睡覺的？」

「媽。」

「你的爸爸呢？」

菜芽不願說出父親也是和母親一床睡的；深恐這一句話的中間，藏着許多可笑的話柄。她躊躇着，臉上現出差澀的表情。他們重新問了一句，她還是不答。他們轉了一個話機，問她當她父親同母親打罵時，她自己幫助那一個。她說：

「媽媽。」

「你爲什麼不幫你的爸爸呢？」

「他要打我罵我的。」

「他們打罵的時候，是那一個勝呢？」

「爸爸健。——爸爸時常要無緣無故的罵，無緣無故的打我們。——爸爸健。」

「你爸爸爲什麼要打你們的？」

「不知道，媽媽說他喝下了黃湯（酒）就不是人了。他時常從市上回來，酒喝得濫醉的，說生意不好，養不了一家人。他罵我母親不生小弟弟，他罵我不是男孩子……」

等到菜芽覺得這兩句話，是不應該對他們說的，就覺得很後悔。忽而想起母親是很急的在等她的豆腐，父親是很心燥的在等母親的中膳，心裏就恐慌起來。

「放了呀，好人，放了呀！」

「放了她，放了她！」另一個人帶怒的說：「這種無知的小孩，你同她說說，她又希罕起來了。快些走去！」

但是把菜芽拖住的人，還緊緊的握住她的手，用兩隻腳，把她絞在自己的膝前。

「你說呀！你爸爸爲什麼又罵你不是男孩兒？」

「我說了，你要放我走的。——他說我不能够幫助他作工；他說小牛……」

她想着父親咒罵小牛叫倒死鬼的，心裏十分不忍，更不歡喜對他們說出，不願意由自己的口裏詆毀她所傾心的人；於是她說到小牛，就有一個困難的問題，牽住她的舌頭，要她思維一下再說了。

「菜芽！豆腐快些拿來，鍋鐵已經燒得紅紅的，豬油在鍋內等待得亂竄了。」

小牛赤着兩腳，遠遠看見菜芽，就叫喊起來了。

菜芽覺得很難以爲情，好像自己有多少虛心的事情，私自地做了，而對於小牛，又是

十二分有損害似的；心裏便非常難過。小牛在遠處叫着的一聲菜芽，簡直是天空的上帝的啓示，使暗室裏作孽的罪人，顯現出自己的卑污而戰慄。當她轉身向他們要求放她時，他們早已被小牛的驚慌的感動，推她出膝外了。

小牛還沒有走到他們的身旁，她已經拿着碗，飛奔過去。她覺得小牛是她的救星，她的飛投小牛，正似她的飛投母親一樣。她把剛才的思想，完全丟掉了，仍舊覺得他是很體帖她，同情她的，仍舊是她的惟一的伴侶；剛才所起的戰慄，不過她在心房中自己懺悔着罷了，不是他已察出她的心跡來責斥她的。

小牛伸過手來，要接去她手裏的豆腐；菜芽急切的衝來，不提防，把手裏拿着的碗，打在小牛的手上，碰的一聲，連碗連豆腐，都覆在地下了。菜芽急得哭起來，小牛睜着兩眼，擊住了眼淚，不知所措地站着。

這是一個從天而降的禍患，直如疾雷一般，緊緊的把他倆網得昏天黑地，投入恐懼

的深谷中，只能用隨着碗兒一同跌碎了兩顆小心，相互戰抖而慰藉。

酒店前面的人，忽然發出局外的譏笑聲。芽菜更覺得悲哀；心想這一次闖禍，一定難免父親的毆打，與母親的惡罵；再想到小牛也是無意失誤，而且還是幫助自己的人，轉眼間，也要遭了父親的毒手；於是更加悲痛，哭聲更加宏壯了。小牛的耳邊，好像有誰告訴他似的：你還不抱住她安慰一下嗎？他的四肢就不由自己起來，緊緊的把她摟住，眼眶裏擎着的眼淚，也如山澗水一樣的滾下了。

這一對小情人，相互的擁抱着，自己造成一個號哭的世界；雖然入市的人，已經擁擠着走過他倆的身邊，但他倆是不會被他們所引動。他倆互相伴奏着的哭聲，直如村中宣傳告示的銅鑼，傳得那麼敏捷與悠遠。母親追來了，她的寬敞的布衫，急竄得隨風飛舞；芽菜的靈感中，覺得她母親的足跡踏入她的心頭，微微的抬起頭來張望。在相隔一丈距離的地方，果然是她母親在布衫震蕩中，迅速的走來；但在神氣間，猶不能免除她凝滯的舊

態好事的小孩們，已經團聚在他倆的四週。母親罵了一句「倒死了的」，在各人頭上重重的打了一下，就扯着菜芽的手往家裏走。小牛嘿然的跟着。菜芽回頭看已經打破得無可收拾的碗，和地上被黃狗吞噬了的豆腐，不由心裏又是一酸，就好像心愛的物件被狗吞吃了似的。

爐火已經熄了。父親在檢點些入市的製作品，鼻孔裏哼着的聲音，猶如風箱拉着的火爐，氣勢十分可怕。這一個鐵製的菜刀，與那一個種田的耩頭接觸時，鏗鏗然的琤聲，也在助長父親的怒意。父親罵他們的魂靈是狗拖了去的，他說要把他們在鐵錘下面敲死，免得他看得發嘔。

母親問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他們都不敢響。

菜芽不心願連累着小牛，使他受着無過的挨打；但她也不心願自己受罰，因為這一次的錯手，也不是她故意作成的。她只希望着母親不要再動手毆打。因為她既不願自己

受痛同時使小牛心裏悲苦，也不願小牛挨打，如同打在自己的心上一樣的難堪。她終於默着了。小牛呢？小牛的心，正是與她一樣。

三

父親終於喫不到豆腐，憤憤的攜着鐵器入市。小牛不能自起爐灶，只好坐在店裏看店。菜芽不喜歡拘束在母親的身邊，很繫念着同情者的小牛，跑來站在店堂，呆呆的看着他，不說一句話。

母親要乘父親入市的機會，去看她的姨母。她知道父親一定要在市上喫飽了酒，歸來很晚的，所以也預算在天黑以前到家。他拿出幾合白米，要小牛在泥鍋裏自己煮粥；不要跑出店門一步，如果店裏有什麼東西少了，就要抽他的狗筋。

母親沒有講到菜芽，意思是要菜芽伴她到姨母家去。但菜芽不願意去。

菜芽心裏想着，自己應該有對小牛說話的必要，而這個說話的機會，又必須離開了

她的父親母親，以及任何人的參與。她想到剛才洗菜時的機會已經失去，而且在失去機會以後的時間中，更增長了一層不得不和他親切談話的決心。她決定了，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她決定不去陪她的母親到姨母家裏去，留在家裏伴着小牛。

母親吩咐小牛不要貪睡；又回頭對菜芽說：

「現在你說不跟我去，停一些，不要同那回一樣的倒在床上哭，或者泪眼婆婆的追到姨母家的去罷！跟我去！」

「哼！我不哭，我爲什麼要哭？——我不去。」

母親立在門口，整理一下衣角，又回頭看他們一眼，才向前走了。

午後的空氣，靜寂得緊貼着胸口。簷前的日影，垂垂的在階下移動；遠處隱約的市聲，也疲倦得和灶上的三兩蠅聲相似。

菜芽想到自己身旁只有小牛一人，正可以向他去說話的時候，不由得心頭便有些

顫動，兩頰便有些顛顛起來。她自己覺得很可奇怪，不知什麼人給他掣住舌頭似的，總是說不出一句話。剛才吐着紅焰的爐火，早已熄了，就是爐底殘融着炭灰，也輕鬆得要臨風起舞，地下滿堆着炭屑與鐵屑，壁上滿掛着絕端的新與絕端陳壞的耙耩和刃叉。一切都顯得十二分沉寂。只有短作凳上星散着的鐵花，表明是小牛從刀面鏟下來的成績，向菜芽睜眼。

「你的爸爸呢？」

「關在監牢裏。」

「媽媽呢？」

「在家裏。」

「你不念他們嗎？」

「師父不許我回去看媽媽，媽媽不要我去看爸爸。」

小牛說到這裏，聲音便有些哽咽；探頭在他自己的四週打掠一下，覺得他的周圍，都是埋伏着無名的悲哀似的，現在菜芽這樣一牽引，都張着醜臉向他丟譏諷的眼色了。菜芽很想用另外的話引開，可是一時卻找不到頭緒。過了許久，菜芽才問。

「你有姊妹嗎？」

「我有一個姊姊，她很愛我，很愛母親——可是她死了；我沒有妹妹……」

「你姊姊怎麼死的呢？」

「我的爸爸因為砍了山裏一株樹，東大老就說是砍了他的，便被他們捉去關在監裏；我們家裏沒得吃，姊姊仍舊去砍柴，因為我家裏須得賣柴買米的。」

「我們時常沒得吃，我和姊姊時常挨餓去砍柴。那天上山的時候，姊姊看我兩腳這樣軟熟，兩目這樣深凹，就應許我上山後，把全數的冷飯都給我喫。」

「實在姊姊比我喫得還少，她那裏不餓呢？」

「我們到了山上之後，忽然起了一陣狂暴的大風，差不多要把我們餓瘦了的身體，隨風捲去，我的箬帽，已經隨地上的落葉在空中起舞，姊姊也只能伏下躲避。可惡的老天，接着又是一陣激骨的大雨，就是平素最可以靠得住躲避風雨的大樹蔭下，這時也被狂風的顛簸，失去她的權力了。」

「我們沒有砍到什麼柴，身體是完全從水中出來一般。回到來裏又沒有燥的衣服換，又是一頓挨餓。大概我的姊姊就這樣的病了。」

「她一定是餓死的，我看她一天天的瘦了，黃了；她到死的時候，還很愛我，精神還很清醒，她伸出她枯瘦如柴的手，緊緊的把我的手牽着，眼淚不住的從眼眶裏下來，沒有說出一句話，就慢慢的呼吸低微了。」

小牛述說的聲音，漸趨於和緩而低微，似乎有許多哀痛，深深的在他心坎中拖下往沉的樣子，芽菜在不知不覺之中，已靠近他的身邊坐着，緊緊的握住他的手了。

小牛自己的眼眶裏，也拼出許多熱淚來。菜芽的心，也顫抖得利害，眼淚也在映上流下了，她不能說出一句安慰話，又讓小牛自己說下去：

「現在，我家裏只有一個媽媽了，他們說我在家裏仍舊不相干，所以把我送到你爸爸處來的。我媽媽說，『不是三年滿了師，不要歸家！』并且不要我想家。所以我就不敢想到我的家了，我只希望三年的日子快些過去……」

菜芽想到小牛從到她的家裏來後，並沒有說出一句關於他自己家裏的事情的話；而且每天到晚，差不多就同啞子一樣，一句話都不說的，不知道他到有這樣的一段苦歷史包隱着的。她立刻覺得他的身世的確比自己還苦，自己應該安慰他。她想到這裏，便緊緊的把他抱住，輕輕的叫他一聲。

「小牛哥！你不要過於悲哀了。還有我呢！我雖不做你的姊姊，難道也不做你的妹妹嗎……」

小牛的心裏更加跳動得利害，他不曉得這是怎麼說起的，更不曉得怎麼回答。

菜芽在他的懷中直如小孩子向他的母親討個心愛的回答一樣，又嬌嬌了一下：

「哥哥！你不要我做你的妹妹嗎？」

「怎麼不要呢……只是——」

「那末你應該叫我一聲妹妹啲！」

「妹妹！我叫你妹妹了！」

菜芽的臉上，這才有些被春風吹潤了；很感得內心的舒適。小牛才一抬頭，便覺得心頭狂跳，他那從悲痛的深淵裏，剛才被菜芽牽引出來的靈魂，現在又碰一顆大釘子，好像被什麼人掣住了。他忙要推開菜芽，誰知她還是這般的黏着。啲！那醉烘烘的踉蹌着走來的，不是菜芽的父親嗎？

「倒運的日子，一定是有什麼惡鬼跟着的，倒運的日子……」

父親的臉孔全紅了，紅到耳朵後，紅到頭頸下，紅得眼睛全個染了血，什麼地方都紅了，什麼地方都醉了；——這正是同他平時醉了從市中回來時的情形一樣，不過今天回來特別的早，醉得特別的利害罷了。他口裏不住的念着，「倒運的日子，一定是惡鬼跟着了。」的兩句咒語，醉烘烘的走了進來。

「菜芽的娘喲！你是一個敗家婆，你是一個犯了掃帚星的……」

他瞥眼看見小牛與菜芽這樣相偎的坐着，心中好似一陣火燒，接着又似一桶冰冷的山水，向胸口潑來。他的血染了的兩眼，盡力的睜大了，看着他們，直欲把他吞下。

「敗家婆！倒運鬼……你來看喲，他們在幹什麼……」

他們偷偷的站了起來，不敢響。

「你的媽媽呢，敗家婆又到那裏去了呢……一定是冤鬼跟着了！」

「媽媽到姨母家裏去了。」菜芽顫抖的回答。她的顫抖震動週期，直引得小牛的共

鳴。

「姨母家裏去了。」父親重了一遍。「你去叫他回來。」

菜芽躊躇着，眼斜着小牛；小牛不敢動，看着她的父親。

父親再眨了菜芽一眼。她走了。小牛的心懸懸的送着她。父親回頭對着小牛，酒氣飽和了全個的怒氣，汹汹然幾乎把他捲入旋渦。小牛只是呆着，師父的拳頭，已從高峻巖峭的酒臉上滾下來了。

「你快給我走喇！你是一隻畜牲，你真是一隻小牛，唔！小豺狗，你快給我滾——」

小牛摸不着頭腦，雖然他也打過他幾次，但是他的情形，總是不同的；而且看他一定是釘住這幾句話，也似乎不是十分酒醉的神氣。小牛一時避到裏面，但是師父已把他的僅有的衣包放在門口了。

「快些走喇！我這裏不要再來了！」他的眼睜着，遠遠的還能聞着酒醉的氣味。

但是，小牛沒有法子，小牛走了。

四

菜芽和她的母親從姨母家回來時，父親已經臥在床上，酣聲如雷。但是地上已經散佈了許多碗片、鐵器、板屑、炭末……等許多東西，這一定是他的慣技；因為他平時酒醉後，不是打人，總是打東西的；不過這次讓他打個開心罷了！

菜芽向四週偷偷的望着，又往各處找尋；她的心，是十二分的繫在小牛身上，她不敢在任何人面前說出對於小牛的祕密，說自己是在找尋小牛，說自己若是失去小牛，將如失去心上的至寶，失去了自己的母親。

父親是醉了，不敢去問他；母親是同她一樣的不知道的。是於她期待着，期待着他的歸來；但是她終是失望。她的心悵然了！

● 糝黍被是我故鄉中的一個傳說故事。說一個懶惰的女人，自己不能做飯，專靠她

的丈夫做好，送到她的床上來。一天，她的丈夫有事遠行，恐她沒人送飯，乃做成一塊如棉被一般大的糯米的黍，蓋在她的身上，她可以一點不動得着食物了。但是，當她丈夫回來時，她只吃了頭邊一個半環，另外的還好好的剩着；她已經餓死了。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在上海。

小草

秋驅着幾隊蕭蕭的斑馬，在我們村後的楓林中踏過時，秋意便隨着落日的餘暉，洒遍了人們的心頭，洒滿了秋郊的葉上；四週的景物，都深深的沉默着，浴沐在秋的光海，沉緬入秋的情調之中，正像偉大的歡筵以後，各人的臉上，都表現出他心中棲宿着的醉意，和歡愉的靜肅了。

我們全村的村舍，都披着深藍的外衣；倒翠溪的小澗在牠的脚下旋繞；流泉激石的脆聲，音樂般的與隔岸傳來的繁細而和諧的楓葉的聲音相應和。村舍的盡處，橫跨過倒翠澗的腹上，正如瀾的兩旁長着的密集的林葉互相銜接一樣，臥着一座卷洞般的名爲擷翠橋的弓橋。橋欄上扳附的籐蘿，都含有詩意的在卷洞的圓穹處垂垂的披掛。橋下急湍的琴泉，淙琤的在圓滑的溪石上彈出秋高夜月的幽聲，與澗上接葉巢鶯的風聲相入。

調，音色的調和，與表情的丰彩，簡直令人會想到春的大自然的劇台。

小草是我們村中的婦人，是去年才從她的娘家下前溪村嫁到我們村上的新人；她的丈夫，就是那個織布的壯年碧岩。我們村上的人，除了幾個叫她一聲碧岩嫂的以外，什麼人都用她娘家的地名當做她的專名，叫她下前溪人；至於她幼時母親稱呼她的小草的名兒，卻早無形的取消了。

她跪在擲翠橋的橋下洗衣，忽然好像有一種林表以外的叫她的呼聲傳來，就停住了手下衣服的搓擦，聳起兩耳，靜靜的傾聽；但是在幽靜的祕密的澗邊，除了水聲和風聲以外，什麼都沒有聽見。當她在傾聽的時候，忽然澗邊的翠鳥，在她的眼前飛過，引得她的眼角向左一轉。她被當時的景物怔住了。

倒翠澗的叢林夕照，正如暮春三月時的情形一樣。一個個密集集的嫩黃的樹葉，黃得幾乎透明；陽光一簇簇的洒了下來，顯得十分斑駁的色彩。這是西邊的透射的陰影的

情調。至於東邊呢，卻又是一派神氣。陽光在每個嬌亮的葉面上反光，隨着微風的搖擺而爲之閃爍，團團的日影，處處受了複葉的乘抵，終於透不到澗底，只得在每個的葉面上徘徊。看不見白雲如慈航一般浮着的青天，更看不見，渲染得如錦綉一樣燦爛的晚霞；若是沒有在密集的葉縫中看出幾瓣隱約的鮮紅的楓葉，她一定要疑心到今春三月尋死時的夢境重臨了。

那時也是一個傍晚，她從家裏匆匆的走了出來。心裏盤踞着滿腹的憤恨和尋死的決心。她想到她婆婆威嚇她的說話，「你快些塞住鼻孔到毛廁坑裏去死了罷，你死了，我的腳踵定會爲你哭泣而流下幾斛眼淚呢！」啊！這是多麼難以忍耐的話！她籌算着她的生命，翻根倒底的，正如蒔花匠之倒番了土缶裏的泥沙，重新檢視過一樣的推度她以後命運；她終於失望了，使她從過去幻想的希望的高崖，墮入了現實的事實的深谷。

「小姑算什麼呢！她有母親生養，難道我沒有母親生養的嗎？她竟然可以剋毒我，我

前世與她有什麼交關未清，這正如雄雞不能生紅蛋一樣的，可以確信，她的命運，沒有生成就有壓迫我的權力的成分，我的命運，也沒有注定是做她的野牛般心情所蹂躪的牧場的。前世的什麼冤家，我要與她有這樣的爭鬧，惹得我的婆婆，她的親母親，這樣的慎重將事，憾恨我至於入骨？

「婆婆自然是她的親母親；我是什麼呢，我不過是一個外人罷了！又不是她自己的親生骨肉。咳！我之受人凌虐是應該的了。」

「嘿，你們橫直是不把我放在眼裏了！我生着也沒有什麼快樂，只是我死了以後，看你又將怎樣；死了一個賤女人，固然如脫下一件醜惡的外衣，但是在你們這樣窮醜的人家，就是一件破碎的舊衣，也不容易得到。」

「我死了，我一定去死了，就是特別爲你們的氣，我也要死；看你們以後怎樣？」

她一邊想着，一邊踏着澗邊稀疏明淨的樹影，往前面潭邊走去。她堅決赴死的決心，

正如她脚下踏過的溪石那麼堅固；她赴死的決心的擴張，正如漸近潭邊的礮石。她此時的心坎，只雄據着死的石像，和死後意氣的復仇的紀念碑。除了死，她的心中毫無時空的位置了。

鶯聲囀深了的春天，埋葬着人間的祕密的葉底，忽然番出一聲團圓明淨的異樣的啼聲；牠的音節的跳舞和活動，只有澗底映着的稀疏的日影，可以爲牠表徵；在這歌聲的內幕中，好像在讚頌人生的無限享樂，如生命的青春的歡欣。她的急進的赴死的決心，正如一隻貪餌的潭魚，無意中嚼暖着雙唇，被鉤在那鶯歌中的芬芳的生命鈎上了。當她正在仰頭傾聽的時候，不提防脚下的礮石，突兀的把她一拌；她幾乎跌入潭裏。

深碧而窄渺的溪潭，就在她的眼前陳列；轟然若嘯的瀑聲，就喧擾得使她膽寒。陰森的气象，透澈了她的肌骨；她堅決的死心，就銷熔在這四圍滴翠，寒人靈魂的潭影中了。

在深不見底的潭影中，她看見她已過的父親和兄弟，她看見脫了齒牙微露頰骨的

家中母親，她更看見她新婚後遠客他鄉的精壯丈夫，和未來的從自己心腹中胚胎出來的肥胖而嬌嫩的可愛的小孩……她的心鎖住了，正如澗邊壘着的盤石鎖住了那善於跳躍的青蛙了。她疲極的倦體，好像被那鄭重的岩石壓住一樣，漸漸的不能支持，就頹然的坐下。

她覺得耳鼓中的鑼鼓，正在喧闐雜奏，眼前的燈火，正是燦爛輝煌；理想中的未來的空中樓閣，現今正實現在她的眼前。她覺得她已是這座裝飾巨麗的富家主婦，兒女盈前，賓客和親屬滿座，什麼人都向她和她的丈夫致敬，什麼人都羨慕她和丈夫的福分和命運，贊美她和丈夫的美滿的家庭；她自己也覺得十二分地高傲，十二分地可以自尊。丈夫畢竟是這樣的愛她，婆婆也從小姑出嫁了以後改變了從前陰慘兇悍的態度：「唔！從前與她爲難的小姑，畢竟是要出門的，女子畢竟是外人啲，要作什麼孽呢，出嫁後就沒有干涉到母家兄嫂們的權柄了。」她穿着華美的衣服攜着成羣的兒女，在如雲的賓朋當中，

往來談笑，更牽着兒女們近那作樂的臺畔，傾聽那繁盛的樂聲，爲兒女們取樂。呵！她是多麼榮幸啊！

潭底的一隻巨魚，忽然東的一聲在水面一跳，四圍的空氣，正如水面的暈紋一樣，從沉靜的潭面，一暈暈的蕩破了幽靜的澗邊，衝開了她幻想着的心門在那雙神祕的門內，牠把她正沉醉在未來夢想的深淵裏拯出。喲！眼前的景物，又是如故。深昏的傍晚的夕陽，一個個在葉縫中透過，斜斜的篩在潭面和澗邊，愈顯得嬌嫩；清脆而激越的水聲，和着圓潤而明淨的鶯聲，溫和的在空間旋繞。她醒了轉來，眼前的幻像立時消滅。但在這樣欣欣舞動，讚美着青年的春之生命的盛筵中，她覺得她的未來，正有如明晨煊爛的太陽的那麼彩燦與容易決定，生命的讚美，未來的可愛，正如潭魚的歡欣在她心中跳躍。她忘了來時的一切，匆匆的趁無人看見的時候，站了起來，走回她的家裏，正如平時沒事時的情形一樣，對付她的婆婆和小姑。

但是，理想畢竟不是事實，希望之花，無論你開得如何繁榮而彩燦，而一臨到花瓣謝落，低徊結果的時候，那可嫌惡的酸果。又在奇臭的荆棘上累累結實了。她從那時以後，在希望的路上，已經看到她小姑的出嫁，但是婆婆的心猶偏倚着小姑而夷凌她自己；她的丈夫已經從容地回來和她同居，但是畢竟沒有她理想中那麼恩愛的情神對她，反而有時正如她的小姑一樣，伴着婆婆，共同的欺侮她。她在夢想的路上徘徊着；她又覺得現在，已經走上了荆棘蔽天的危險的絕地，已經墮入了黑暗的深淵中了。

她現在想到此處，翻恨那時沒有堅實的尋死的決心，與因循的苟安偷生之可卑夷；她恨不得在前途沒有希望的荆莽中，立時跳出了生的界線……

「碧岩嫂！你在這裏真是隔了一個世界了，碧岩哥怎麼的在叫你，他村前村後的在高聲呼叫，他道你不知飛到那一個世界去了呢？」

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的聲音，立在擲翠橋的橋上，將前身俯出石欄干外，這麼小

鳥似的帶笑囁了幾聲，才喚醒了橋下潤邊跪着沉思的她。

女孩是碧岩家對們矮屋內面的那個老寡婦的女兒，她的母親常在碧岩家裏幫助他忙亂時的燒洗，她也長得十分聰明，所以大家都很心愛她。而尤其是碧岩嫂。碧岩嫂當結婚以後，丈夫出外的時候，總是要她來伴自己同睡的。

小草抬起頭來，見是烏姊，心裏就起了幾次回旋。開首好像聽見天外來的喝破靈魂的天譴，就想把眼前所構想的空中樓閣，如罪人之心願塗抹了自己的行爲一樣，急遽的隱蔽去；再後，知是烏姊又好像是得了救星似的，可以無須十二分的隱蔽。這正如舞臺佈景者，在急遽中，佈錯了而又另換了幾次背景。

「烏姊姊！是『他』叫你叫我嗎？我來洗衣服，『他』似乎是知道的呢，『他』怎麼這樣村前村後如招魂一樣的叫呢，我又不曾真的死去，如『他』所咒咀我的。」

「碧岩哥說要到城裏去呢，他四處的找你不到，所以問我你在那裏，又要我代他找

『快些洗了喇！』

烏姊順手擷了一星橋塊垂掛着的籐蘿，撲撲然從石上一節節的扯了下來，黃落之葉，如微細的泥沙在空中旋繞，飄飄然跌入水面，在她的面前流過。烏姊拈住籐蘿在手中輕輕的撫弄，映着四圍的景色，恰像一位拈花的神女。

小草在澗邊恩恩的洗完了那些衣服，立了起來，從擷翠橋旁蠻石砌成的石級走上。石縫中間生着許多苗條的小草，欣欣然仰起頭來，讚頌着和平的太陽，與生命的豐潤；雖然人們的無情的腳踵，時常在牠的頭上蹂躪過去，使牠消磨了青春之幸福；但牠卻似十二分信託命運似的，在命運以內的嚴酷的待遇，牠只有欣然的接受，和努力着新生。她在石級上折了幾轉，踏扁了石縫的鴨腳草，踏破了石上封佈着的莓苔，才走到烏姊立着的橋上。

擷翠橋上的秋色，又是一番景象。將去的夕陽，正如垂死的病者一樣，那麼枯黃而消

瘦；正對橋上的樹葉，又稀疏得許多，從橋下的觀點移了過來，一定能够在隱隱中覺得如一個驟然荒了頭頂的禿頭。——尤其是染着頹喪的陽光的天空，做牠的背景，更顯得舉肖。

秋晚的天空，滿氳氳着慘白的迷霧，夕陽的餘輝徐徐的在空中消散時，那些沉浮着的迷霧，便覺得鄭重了許多，慘然暗下，毫沒有一些透明的輕盈的風韻，使人感到將死時的沉默的封鎖。

小草回家的時候，屋背的煙囪，已裊起了乳白色的濃煙，鄭重的空氣，層層的壓得牠遲遲的不得上升，反而向下回旋。碧岩怒形於色的在室內焦躁的來往，成羣的母雞們，在階前蹣跚然，徬徨延佇而待吃。她走了進去。婆婆在灶下立起，把膝下的衣襟拍了幾拍，也做出一種煩躁的神氣。碧岩只是不住的走，看着她走了進來，也不說一句另外的話，好像心中正在預備着，如何可以向她燃起憤怒之火似的。

她心中十二分地怕懼，正如犯了嚴重的磔刑。因為他們都沒有向她啓齒，她也躊躇着不知第一句應該向他們先說什麼話。

「你到這樣遲暮的傍晚，還在外面，像一隻落了魂的小鳥似的，遲疑着不回家來，究竟算什麼呢？我不是早對你說過，今晚還要到城裏去的嗎？我這樣的到處叫你，你畢竟聽見了沒有？你始終不把我的說話當正經，像無歸的游魂似的隱在外邊，盡量的閒遊！這算什麼呢！」

碧岩這樣說了，她心裏只是發跳。她很想忍住不應，讓自己的丈夫凌罵幾句，也不算下恥；而且又是自己有了錯處的時候。但是當碧岩說到她在外面閒遊的時候，她的心中一湧，好像非有自己出來辨白一下不可之勢。

「我不是對你說過，到擲翠橋下去洗衣的嗎？幾日來的天時不好，和家事的羈絆，積下來的污衣服，是非經清澈的流泉沖洗過是不容易干淨的。」

她的心頭雖然突兀的跳着，但在口頭上總想裝出和平忍氣的樣子來，輕緩的回答。她看着許多母雞們鬩爾的討厭，並且在人們的腳下糾纏，就先想攪一些喂雞的食料。因此就沒有急於燒飯，來代替灶下坐着的婆婆，碧岩聽她剛才應得這樣和緩可人時，就轉了一個話頭，說她與他作對。

「人們要吃的飯，還沒母雞們要喫的要緊呢，我怎麼的對你說喲，我是要早喫了飯到城裏去的，你反是這樣抽不上緊的踱起方步來。你要是與我作對不願意代我料理食物，你簡直可以直說。何苦呢，要做出這副樣子給我看。」

「我有什麼樣子做出給你看喲，你真是說得好話，你的舌頭，就這樣會亂翻是非的嗎？」

她走近灶頭，撬開了鏟蓋，白汽靄靄的遮住了兩眼，所燒的小菜，已經熟得在鏟底起竄。

她想婆婆既然燒好，又何必在我面前催逼呢。無論如何，今晚總有別故，不然，他一定不會待我這樣如仇敵的尋事的。她竭力想忍耐住這一次的是非，因為丈夫的出外，畢竟是很關緊要的。

「我真不要看，這樣死不死活不活的，自己在外遲遲回來，還要放出臉色給人看；告訴你，我們是沒人看你的褒貶的。」

他又自己咕嚕着，滿口都帶着輕屑的與謾罵的聲調：

「幾十年來倒了運的冤家兒，會碰到這種前世牽連的冤孽！真是倒運，什麼時候衝了惡神的惡鬼。若是不心願嫁我，反是分開來直截；各走各的路，大家管不得誰的天南地北，誰的屋角向東，簷頭朝西……」

她的心裏滿燃燒着一肚的無名的哀火，直不知今晚的橫遭呪罵，是爲的什麼原因，真是人們頭上變幻不測之禍福，如同天上風雲的變幻那麼奇離了。這是什麼原因，怪

道今天早上的左眼就揭然的不寧了。怪道昨天的老鴉就啞啞然集在她的屋脊亂啼了。只有天知道，誰施出這樣大架子的褒貶的臉色來……」她又縮住不說下去了。心裏只是想：

「這真天外飛來的漫天大禍了；天喲，我何如可以免得這椿罪孽呢？你聽，這樣嚼口舌根的亂掉是非，總有一天會嚼斷了自己的舌頭。忍耐些罷，我已經忍不住了。喲，那裏來的說話喲，我要不願心跟他，我要自願的離開，看喲，真要有天無日頭了。」

她在鏊內，盛起了小菜，不提防下意識的活動，乘機出來弄得鐵杓擊着鏊聲鏗鏗然洩憤。那時已掌上了燈火，碧岩還絞着兩臂，在哼哼然的打鼻銃。她把盛好的小菜和飯碗，都放在桌上；放下時的態度，恰與剛才擊鏊時一樣。她心內這些被壓迫着的哀火正如地壳內部蘊勃着的火山，在四處找尋舒氣的發洩。她把碗筷等放了齊全，也不再叫一聲請吃，就自己走了開去。

碧岩坐在桌旁，奮然的用手敲擊桌面，碗盞聲轟然振響，正如推翻藏有磁器的木櫥。同時聲音更罵得鄭重，引得隣居的人跑來注視。他用力的把桌上的飯碗拿起，又鄭重的放下，對着他隣居重新表演他老婆剛才的舉動——爲要引得隣居們的同情。

「天色已經黑了，她還在外面，我把她叫了轉來，心裏似乎就有不慊於我了。燒好了飯，這樣轟然的放下，也不叫我一聲，就木偶一般尖着嘴唇走開了。這成什麼體統，請你們代我想。」

碧岩已經自己在開始啜喫，隣居見沒有什麼異事，說了幾句勸慰的話，就自退去。他的母親本來是手足麻木，不用易伶動的，現在因爲碧岩已經在肆口姿罵，所以她連平日喜於咕嚕的嘴吧，也封閉住不插一句閒話了。她見小草已經走開，也不去叫她，就自己起來喫飯。

烏姊在對門走了過來，覺得他家裏的空氣是異常的嚴肅，她也斂住了脚步，不敢怎

樣聲張，秋風在屋背走動，壁上的油燈黯淡得如鬼火一般的搖晃，異樣的氣味，嚴重的壓着鼻尖使人感着空氣中混和着的膩人氣味的濃厚。

碧岩拿起預備着的物件，往城裏走去；室內又覺得兩樣。

「烏姊姊，你代我到房裏去看一下下前溪人，要她來喫飯。」

烏姊聽了碧岩的娘的吩咐，就走往她的房裏。房裏滿貯着黑暗。門縫中的一線燈火，歪斜地臥在箱上與地上；玻璃窗上的天空中，正對着一夥光亮的明星，很可以引起人們的仰視。黑暗中的箱籠和什物，很不易看得清楚。若是沒有預先告訴她，碧岩嫂是在房裏，她一定是不敢進去的。在她房中感覺到的，正如黑暗的冬夜裏的曠野：遠近的幾株脫了葉的老樹，都可以被幻覺人物化起來，使自己膽寒，使自己戰慄得長起汗毛。烏姊摸索到檯櫃的面前，找到了火柴，點亮了油燈，才看見碧岩嫂是躺在床上，用手掩着自己的面部，再俯在被上；大概她此時正在進行着蓬勃的思想。和如何可以了結此天外飛來的悲哀。

烏姊俯上她的背上，輕輕的叫了一聲，她才緩緩的轉了一個翻身，說：

「烏妹姊！你去，我不要吃飯了。」

「你喫一點罷，不喫是要餓了的；自己的身體是比什麼都要保重喲！」

「不過，我現在喫不下去了。」

烏姊見強不過她，又吹滅了燈光，走了出來。小草繼續着思維。她在溪畔時所重新栽下的自殺的種子，如今又在她的心坎中發起芽來。她預先推究起今晚的禍因，她發現了今晚並沒有什麼大錯，只是無情的丈夫，或心中有特異的改變，或是聽了他人的挑撥，才故意要在今晚向她不問是非的謾罵，無緣無故的尋一個機會和她發作罷了。

「這那裏可以甘心喲，就是我能如今晚一樣的受氣，但是，我的一世的生命，卻怎能永中如此忍受呢？我要是不是死了，我難道不應該有爆發的一日嗎？呵！我就是一個受氣的氣球，這樣永久的受下氣去，也該有一次會足夠了的。」

「啊，我怎麼才能够報復這種天外飛來的冤火喲！我若是沒有什麼法子可以撲滅。我能聽其盡量的如野火隨着北風的延燒嗎？啊！畢竟我的青春生命之蒙茸綠草，是省不了這種不分天日的漫天野火的燃燒的喲！」

「只有撲滅，只有對抗……」

她想到此處就覺得有一種無名的精力，在她的週身打滾；她搭在床上的優柔的軀，就如吹飽了空氣的皮球，漸漸的高聳而精壯起來；同時，她兩手緊握成拳頭在床上翻了幾個轉身。她繼續着想她對抗的手段。

「我一定不讓他無理謾罵，不讓他如一羣野獸之馳驟過嫩草一樣的，踐踏着我的靈魂和肉體，我將如空谷回聲一樣的應和着他的謾罵，或者竟如夏午的旱雷一樣的，竟響他過先；他若是在兩方相互遞高的罵聲中跌下來打我時，我也該衝出習慣，挾下頭頭的什麼東西相禦。」

她欣然得意的坐了起來，黑暗中看不見她自己，但是在她自己的感覺上卻能覺出她面上的每個細胞，都充滿着輕盈的鮮血。她呆坐了片時，覺得心內非常的空曠正如在秋高的晴空之下的旅行者一樣，沒有什麼驟風急雨可以使她擔驚，她的心內簡直沒有一片可以暫時驚恐的愁雲；她又如兵盛糧足的主將，正徘徊在有備無恐的，必勝的戰地中。

忽然在她的黑暗的房間中起了一聲驚人的急驟的奇響，那是一隻老貓追逐鼠子的聲音。她驟然在嚴防無備的歡心中，猝遭襲擊，心裏就不住的跳躍，正好像在靜夜的曠野中，放了一聲地雷，振得四散林木，如喊殺一般的顛噤。她如立在懸崖削壁的最高峯頭，正興致淋漓，雀躍鼓舞的時候，忽然天崩地陷，岩壁損裂，飄飄然墜入峯下的萬壑的深淵中，那正是無可奈何而不得超昇的泥淖，她昔日曾在此悲境中展轉低吟過的舊地。她頹然如垂死一般的倒下，回復到她昔日的境地中去。

是一個初夏的黃昏，西方的白雲，渲成霞彩，把夕陽掩罩以後，新月就翩翩然徘徊在中天了，在一條鄉村的仄徑上，小草和她的母親，漸漸的踏着模糊的暮色，讓路旁的田稻，竦竦然從黑影中移來，又徐徐的向背後隱去；把許多坐在田岸看晚景的青蛙們，一個個趕入田水中，發出幾聲短促的脆響。她含着一腔的憤恨和悲怨，在模糊的夜色中，就是她用以表徵她颯颯般悲憤以後的幾點殘淚，也不容易看得出來。她的母親隨在她的後面走着，也自有一腔心事。她們匆匆的在黑影的田野中走動着，蓬勃的悲痛都埋葬在心坎中，不說一句輕易的話。

她的母親忽然又重復了一遍訓辭；這是教她息事寧人的平和勸告，現在看已漸近碧岩家的村上了，所以又復叮嚀一遍。

「我今天告訴你的說話，你記清楚了沒有？做母親的，只能生得你的身，卻不能保得你的世。畢竟是你的夫妻情長啣。就是當真是他們理錯，你也只好忍氣一點。夫妻相罵挨

打，真是家家都有，比什麼都要平常，即是被他打了一頓，罵得幾句，畢竟還是自己的丈夫，沒有什麼大勝負可決，——而且勝了也不算英雄，喫虧也不算可恥。日後的時間，真多得很呢！

「草！你懂得我的意思嗎？人生又有什麼呢？只好自己設幾個譬喻以自解譬罷了。光輝的太陽，清麗的月亮，也要被烏雲遮沒，也要被天狗吞食呢？晴和明淨的青天，忽然也要受有疾雷暴風的驚恐呢？受着層層壓積，人人踐踏的鋪地的石板，也應該有一翻身的日子呀！我的草！你忍耐些，懂得嗎？」

小草唉的嘆了一聲極不易舒洩的悶氣，眼淚就在暗野中撲簌的流下。她覺得童年時所恃以萬人無敵的母親，現在竟成柔弱的俘虜。她昨日憤憤然從家中出走的勇氣，以及母親同來復仇的幻想，如今都成了幻影；而且今晚又要在蒼茫中投回這地獄似的鬼坑，度那永遠不得超拔的生活，她覺得命運制止人生的力量，真是比孩子們手內的螞蟻

的乞求生命，還無可如何，她只能付之鬱勃的一嘆。

「草呀！你聽我的心血的說話！最好，你應該先叫他一聲，我們是希望一株茅竹長得直上雲霄的，日後吃飯的日子長呀！夫妻相打是常有的，我做娘的若是聽你的說話，就反轉臉孔，不問什麼理由去同他呪罵，難道我自己過得去嗎？難道人家不恥笑我，謾罵我嗎？草！你該聽你娘的話呀！」

「你應該認定自己的命運不好；生成的，鑄定的命運，就是你有十二分本領的大匠，也不能修斷得轉來。萬事只有忍氣，只有自己譬解……」

蒼茫的淡月，已漸漸籠罩着世界。她們已旁着倒翠溪，在稀疏的月影下踏着沙沙的石路在走。橋頭的流水，恰似林梢的月色，一樣的迷離慘淡，悲情蕩漾。她們走入村中，小草的心就如上了癩癩的傷痕，又被獺狗撕破般的慘痛，她不知不覺的立了下來。更沒有心思向前進行。碧岩家的屋門已經緊緊的關閉，引起了她母女在門外的無限躊躇。母親決

定向前打門時，她就覺得她的靈魂向身外飛去；那碰然打門的聲音，恰似敲在她的心中，而自己卻不能覺得這是苦痛。她正如服了麻醉劑一般的倚在牆上，雖然清醒的精神能知道人們加於她體上的一切苦痛，但她的肉體已經離開了精神的指揮範圍；而不覺其相連與苦痛了。她到處都感到如着了油火的不安，但她的四肢卻已完全麻木了。

她的心坎中永遠銘刻着，這一次打門的震人的怪響。從此以後，她的心裏，就起了一個「交替作用」，如正裝好的留聲機片一般，只要那種同打門一樣的聲音一響，她立刻就能在眼前開演這一幕慘淡的影片，把那時四週的背景，已往的情調，和胸中的悲哀都浮雕出來。當這許多浮雕的影片在她眼前演動時，她同時就覺得那些影片的本身中，發出一股氤氳的麻醉劑，籠罩着她的全身，千萬把鋒利的尖刀，向她的週身猛刺。她在這種頹然若醉的悲慘的情景中，感到了無限的絕望，與不可訴說的悲哀。她只能「唉」的嘆了一聲，又輕輕的叫了一聲「天」，就算完事；因為連普通人的窮絕中所喊的一聲「娘

呀」的希望，於她也成絕望的了。此外，她就轉折了思想的道路。想到如何可以脫離此永無希望的殘軀，離開這悲慘苦悶的世界而去享受她永遠的幸福。天然的死，不知要到何時可以降臨，在沒有權力可以限制死神自然的來沒收她的生命時，她想，只有自己速死，自殺，可以支配自己的幸福的權利，而且有如操持左券一樣的可靠。

「自殺！自殺！只有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未來幸福，今日的因循，正是異日受苦之原，這正如從前的苟安，是現在的苦痛的前因一樣。所以趕早決定自己未來的幸福罷！」

「自縊，懸樑。」她想到普通女子最多而最便於取徑的一條赴死之路時，眼前就如爆了一顆開花的炸彈，在這火花四射，紅綠光芒陰慘的閃爍中，她瞧見了如戲台上所表演的一樣的凶鬼。牠張大了圓而深窄的眼眶，亂髮茸茸的，把全個頭面蓋住，口舌長長的伸出唇外，從頤下拖來，徐徐的有所伸縮。她張開了眼睛，覺得這個怪物就在她的眼前搖晃；她閉了雙眼，又覺得那個東西在眼簾內徘徊。她一時想不出脫險的法子，身子出了一

身的冷汗，每個的汗毛，都緊張起來，四肢縮做一團，口齒不住的衝擊。

她蟄伏在幻覺的驚恐中半響以後，才奮然起來燃起那盞油燈。她呆呆的對着燈火出神，不知不覺中，好像天地間早就沒有存在一個東西的，何況是她微細的身軀，何況是看不見的靈魂。

烏姊走入房中，又點醒了她一時與太空化合的心靈，使她自己知道她是存在——
無論是肉體和靈魂，都是苟安的存在。

「碧岩嫂，你難道一些都不要吃嗎？」

「我不要吃，唔。」她勉強的答應一句以後，當即又收斂成她沒有表情的臉色，讓她沉在慘弱的燈光中。

「今晚碧岩哥是不回來了罷？我要睡在你這裏呢。」

「唔！」她對於烏姊的感情，比較還不十分薄；雖然烏姊的年紀較輕，還是她能夠知

道她的心事多些。平常的時候，還是她自己去叫烏姊來同睡的。現在她心裏雖則有心事，但也不便毅然的回絕她；所以她只得無意有意的回答一聲。

靜寂的燈花搖擺中，她聽見外面婆婆的關門聲，脚步聲，關雞窠聲，最後就聽她走入她自己的房中去了。烏姊並着她坐在床上靜聽了一回，又催她就寢。

「你先睡罷，我也就要睡了。」

烏姊一顆顆扭開自己的衣服，眼睛不住的看着她臉上的沉默。她又不敢驚動她，知道她今晚是受偌大的委曲，心中自然是埋葬無限的哀情，皮外的安慰，也是無濟的。她把摺好的被褥鋪平，自己鑽入被窩裏面，故意呆呆的坐着，效她一樣的沉默。

「睡呀！碧岩嫂！」烏姊忍不住時，又催了一聲。

她覺得坐着的四肢，有些倦了，就和衣的倒了下來。

烏姊如輕了一半的心事，精神上如釋枷鎖似的，轉眼間，便睜睜的入睡了。

她又繼續想像尋死的方法。瞥眼閒，眼前便有許多兇器，像尖銳的小刀，堅韌的繩索，烏黑的鴉片，等等，都向她伸嘴吐舌，賣弄風騷，要勾引她進入迷魂陣中，聽牠的指揮，聽牠的訓練，安然達到死的世界。

⑧「呵！可怕的小刀！我不能親近你，我沒有親近你的勇氣，雖然我已毅然的決死，但是我啲，我總不心願親近你而死。

「繩索，呵麻繩……」

她想到這裏，又牽連到剛才的幻覺，頭皮又是一震，她就急於撇開了。

「呸！怕什麼，還怕嗎？那正可以不用想死……鴉片，唔鴉片的確是最和平的東西，我就借了牠的牽引，把我的軀殼和靈魂超度了罷……啲，下村雲亭的女人，不是吃了鴉片死的嗎？她多平和啲！我前次還夢見她和平時一樣的同我談笑呢……我不願流血而死，那種正像從血泊裏掣取出來的紅麵包般的七竅流紅的死法，我是千萬不心願的。服毒，

飲砒……不一定是沒有比鴉片那麼清靜平和。決定了，我決定用鴉片了結我的生命。」

她的思想正想得順利時，忽然事實上又起了一個崛起的波折，那就是她的家裏沒有鴉片。她想雖然明天也可以前去購買，但無論如何，今晚總不能有所伸張了。在最難堪的時日中，就是最快的一瞬，也是宣布死刑後在火上爬行着的拖挨着的生命；她怎能安然的待到明天呢？

「呵！好了！」她忽然又如得寶似的驚悟過來。奮然的叫起。「灶下鹽瓶裏不是有許多鹽滷積着嗎？那好極了：一定是我的救星……一碗，不要一碗就夠了，一定是夠的。呵！讓我去拿來……」

她乘着十二分勇健的氣概坐了起來。烏姊在夢寐中被被頭的顫動，就轉了一個翻身。她忍氣一下，再輕輕的喊了兩聲「烏妹姊」，見她又沒有動靜，就偷偷的起來了。

室內的空氣，分外的緊張，就是一支微細的繡花針掉在地上，也能聽得清楚。她忍着

氣，如作賊一般的把門開了，門外就迎面沖來一陣冷氣。冷氣在她的胸懷穿入時，就與她的心旌相擊戰，正如兩塊碎玻璃的相互擦擊，戰戰作響。

她走出室外，又輕聽一回婆婆的酣睡。婆婆的酣聲如雷，正如深夜窮婦之推磨，隆隆然，斷斷續續的作響。

靜夜的灶房，又與平時充滿油膩的氣味不同，此時所感到的只是殘冬的枯岩那麼靜肅。燈光沉沉若死，室外溪濱，時送來幾聲斷雁。每當一聲孤雁的哀鳴過後，便覺歷時許久的悠悠。她不禁神往，又想着在深夜中徘徊曠野後跳入懸崖下的沉潭的結局。

我的屍身將永遠沉在深深的潭底，正如不可見的靈魂一樣，永久的消滅在人間，那不是更清確嗎？

「下弦月慘淡的照着，泣然的爲我下泪。我孤另地被遺棄在曠野中，盡量的呱呱一回，狂笑一回，復披開荆榛，沒入草叢中，扳登上壁削的懸崖，再向天空長嘯幾聲，才抱起脚

下的石塊，一同的縱身下去，永久的沉埋在潭底了。

「我橫直是死了，不同他們相干連的，要討厭的屍身留在他家裏，使他難堪做什麼呢？超脫些罷！」

「呵！那是多麼超脫呀！我之不希望有殘腐的肉體在地上存在，正如不歡喜有可憐的靈魂在人間存在一樣。呵！這才是清高的死呢。」

她把倒好的鹽瀾放下，走到通往溪濱的那雙門旁，就想泰然的開門出去。

不成熟識的門櫃，搥打生鐵一般的把她堅決的心軟化了一半。忽然門外的一聲狗吠，她就退縮了幾步。她重新看着灶上的一碗黑沉沉的鹽瀾，在向她招引，又走過擊在手裏。她奮勇的把牠送到唇邊，「啣！好苦的滋味！」又放下了。

她第二次拿起到唇時，心裏呪咀着自己，催促着自己，說「是時候了，早些喝下，不要再有拖延！」但是她的耳裏聽到一種警戒的呼聲，說「危險呀！生命的危險呀！切不可近

着可怕的惡魔呀！」

「還是往野外去。」她碎然的開了那雙臨溪的門，卻驚醒了婆婆的追問。

「是誰，誰呀——誰。」

「是我。」她勉強的應了一聲。

她覺得她的命運，已經被人推置到高崖之上了。心頭不住的顫跳，又神經錯亂的把門關轉。

「是時候了。」她左手插在腰際，右手拿起那碗鹽滷，忍着氣，如吃藥一般一口喝下。
「呵！完了，完了。」

她微微地感着一些失望，神遊一般的又走回房中。

烏姊在睡態中問她起來何事，她含糊地回答了一句：「口渴了，起來喝茶。」

空氣又是十二分的靜寂，遠處的村犬聲，使人想像到微渺的擊石。但是她的心中卻

裝滿將死的可怕，與須臾的生命的悲哀了。週身的血液，如驢馬一般的到處飛跑，每個的末梢神經，都填滿了顛狂的火燄。臉上燃燒得殷紅，腦壳薰蒸得開裂。她推開棉被，又露出胸懷，戰慄着自己短促的生命。

她如酒醉一般的，昏迷的神經，半恃着清醒的理智的警策，感得自己的舉動是太過，於是悲哀在她的胸懷鑽動，錯悔她自己剛才的鹵莽了。

「我二十年來青春的生命，就這樣結束嗎？我未來的幸福，正蒼蠶未放的，難道就這樣夭折嗎？」

「母親，我的孤老的母親，我不能再見你了……碧岩！呵！碧岩！我不能再見你，我也不再聽你的謾罵了……呵！你的謾罵，雖則是……」

她開始悲哀起來。好像自己已是死了，母親在前面盡量的哭泣，碧岩也在她的床前懺悔，許多的隣人親戚們，都前來宣慰，歎息她是個賢德女人，竟然自尋短見。真是老天無

眼了，她想把自己的屍身奮起，再和他們酬酢一回，不提防又冒了一陣熱汗，醒了轉來。眼前的事實，又清清楚楚的，陳列着只能告訴她僅有的絕望。她哭泣了。她想像着一株偉大的已經被樵夫斫到剩有一絲的連合的生機了，大風中的生命，短促得如同蜉蝣，她泫然的哭泣了！

「碧岩嫂！」碧岩嫂！烏姊道是她着了魔，想在她的夢魔的手裏套回。她只是不應，更加哭得厲害。

烏姊坐起躺下，躺下坐起，直不知所措。她死命的喊着「碧岩嫂！」已經喊得碧岩的娘也醒來接應了，才走下床來，叫碧岩的娘快些走來。

婆婆帶着卑夷的心思，燈光向她的眼中照過。問她感得什麼痛苦沒有？她只能略斜睨一眼，她在她的眼的神形中，發見出一種無神的凝視——這種凝視，只有染着霍亂等急症，所常有的。她驚恐起來，問她有沒有吃下什麼東西，她也只能報還一個無神凝視。反

而烏姊想起她剛才說喝茶的話，心裏有些疑惑，就告訴了她的婆婆。

婆婆往灶下一查，只見那隻磁碗還放在桌上，而且當她用舌尖去試驗那碗邊時，還留有許多鹹味，於是她是服下鹽滷，希圖自殺的一件事，已經證實了。

「烏姊姊！你到外面去請幾位隣居來救命。」她說着，頹然坐下，不靈敏的肢體，不住的戰慄。心裏憤恨的想着。

「天吶！這有什麼可以自尋短見的事呢？又沒有打她，又沒有怎樣難爲她，不過平常的罵了幾句，也算不得什麼吶！天吶！我們的一家，是永久沒有安穩日子了；她們一定不要我安穩過幾日，一定要把我磨死，才甘心哩！」

「救命呀！碧岩嫂自己吃下了鹽滷了吶！救命！」

全村都酣睡在深夜的沉寂的人們，驟然聽着喊救的聲音，便疑似某家的失火或是巨盜的入寇。

一時村中的驚擾，正似幾枝殘餘的彩筆在筆洗裏亂攪一般。各人都昏着頭腦，亂竄的追問。他們紛紛的開出門來，都麇集到碧岩家裏。

「家常的相罵也是有的，何必吃鹽滷呢？」

「什麼時候吃下去的？不知吃下了多少唉！」

「她平時不大愛說話的，怎麼一氣就要自盡，真是『肚裏毛蟲』了。」

「好好的，你看她現在的樣子，真是可憐。」

大家都紛紛的議論着。燈花搖晃不定，室內滿貯着異樣的表情。烏姊跑東跑西的，不知忙些什麼。婆婆麻木的四肢，氣得有些癱攣了，坐在房角敘說她不整齊的閒話。

「真冤家。真多事的，今晚又沒有要吃鹽滷的原因……唉！一家的命運……我道碧

岩已經在說話了，我就一句也不響……沒有什麼可以拚命的事幹呀！唉……天……！」

隣人們要她不要這樣徒託空言，教好了說話，也不算遲。

他們把她拖入中堂，她眼睛無神的開着，面色十分蒼白；她們扶住了她，她只是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

隣人們有的代她往城裏找碧岩去了，也有往她的母家找她的母親了。中堂站滿了成人的男女和小孩，大家都相互的嗟嘆。她半死一般的被人們扶住立在人叢之中，左右的手臂和掌，被拖着幾個有力的成年，車輪一般的，往四週旋轉。

隣人盡量的搖她的頭面，意思是要搖得她醉了，使她剛才喫在胃裏的鹽滷，泛了轉來，正如他們用力的旋轉她同一用意。

有許多孩子們，都在深夜的夢中好奇的驚起，擠入人叢中，看這自己要斷絕生路的怪人。在他們的心目中，人生是只有欣欣的滋長向榮，並沒有什麼摧殘夭折那回事，他們看了一回之後，又躲入人們的背後，牙齒被深夜的寒意與自殺的悲感所激動，吱吱而不戒聲的相互訴說。

一個額上刻有綉紋，表明他是深有經驗的人，手裏拿着一木桶的豆漿，很驚慌——但又很鎮定的跑了進來，把那些聚談的孩子們衝散，走入人叢中放下。他很急的吩咐大家，把她扶好，可以便於灌入豆漿。他嘴裏嚷着：

「有救了，有救了；不要慌，這真是數當有救，我跑到豆腐店時，他們剛磨好了生漿，這真是數，數注定是有救了……」

他一面在一碗碗的往她口裏灌，一面在得意的表示他老練和功勳。豆漿不能盡量送入她的口裏，戰兢而慌張的手中，時常濺出許多豆漿：地上，人們的衣角上，和她的前襟，頤下，髮際都污滿了。在蒼涼恐慌的空氣中，驟然又混和了嘔人的生荳氣息。

婆婆仍舊癱攣在屋角咕嚕，她差不多用同一的幾句話在反復着。

「好好的，有什麼可以喫鹽滷的啲？真是冤家，倒運的運命！我家人家，一定是要敗落了……」

一木桶的豆漿差不多要灌完了。那位有經驗的隣人，才把她扶直，叫人們再把她同剛才一樣的旋轉。一時在這種旋轉中，發生出一種譏笑的喊聲，大家好像感得有許多愉快之感。旋了不上幾下，她果然嘔吐了。

推她旋轉的隣人，見她已經嘔吐，一端便匆匆的放手，但是一端的人，卻猶不肯放手，想乘她嘔吐時，用力的推轉一下，使在胃裏的積毒，可以盡量嘔出來，因此，他們的推轉，就有些不和諧了。

老練的隣人又吩咐人們再去拿些生豆漿來。一面又凱旋似的說：

「嘔了，好，不要緊了。鹽滷只有這一樣東西，是惟一的良藥了。生豆漿喫了以後，就是
一些不吐都不要緊的好，現在有希望了。」

許多膽小的婦女們，都站在門口探聽，不敢進來一看。她們看見烏姊，便把她叫去，問
東問西。

「別的又沒有什麼，就是今天燒晚飯時，她遲一些，碧岩哥給她一頓罵。誰知她在大家睡了以後，就起來把鹽滷喫下去！我醒來問她，她還對我說：『口渴了，起來喝一口茶。』」

「我道是喝茶，也沒有什麼。等一些，她自己便嗚嗚的哭起來了。以後，我點起燈來一看，看她面色奇異，我就把她的婆婆叫起來了。」

烏姊把這事簡短的敘述了一番之後，她們就開始發表自己的意見：

「丈夫不好，又何必尋死呢？下前溪人，真是下賤溪人，有些下賤。」

「死了，到還沒有什麼；若是救活起來，我代她想想，明日怎麼能夠走得出來，見得隣人！」

「只是自己的丈夫和婆婆，更討厭呢！」

「你看，就是現在這樣死不死，活不活的喫了多少苦楚。這個前來擁抱一次，那人前來推動一次；聽他們說，剛才連褲子都轉脫了，這真給人笑死。」

話似的；硬了許久，纔算情急智生，想出一句緩兵的說話。

「我說，善金姑丈又不是別人——到姊姊家裏去住幾天也沒有什麼；我們只要對姑丈直說就好了。姑丈！我告訴你——何必瞞呢？——彩珠姑是到溪西，她的姊姊家裏去了，她並沒什麼病，不過是大阿姑殷殷的叫，在這裏又是沒事情做，所以便到溪西去了。」

阿火嫂的一片說話，自然比她的婆婆有條理得多，並且她所說的道理，也能自己說得過去，騙得倒一部份的腦經簡單的人的。——而她自以為想得最妙的，便是說彩珠是到溪西去了；因為溪西離她們的村莊有三十多里，一時當然沒有發現破綻的可能。若是依了她婆婆的說法，彩珠是在家裏生病，那時交人又不好；懷孕得這樣大的肚皮怎麼能夠瞞得過他的眼目呢？不交人，又不好；為什麼他自己的老婆生病，而且四五年不歸家的了，還不許他去相見，——這便成了什麼道理？

但是，阿火嫂的一篇說話，雖能自圓其說，沒有什麼意外的破綻，然而她的說話時的

態度，她的眼簾中所隱藏着慌張情形，她的鼻孔與喉下的頻數的喘氣；以及他丈母剛才昏亂的語言，和手足無措，心顫頭震的情形，卻一定使他懷疑，引起他的過分的猜度了。

「我四五年沒有歸家，難道她是死了嗎？他們瞞着我，正爲着阻止我的傷心罷。不然，她們便是把她嫁了；她們恐怕對我不起，所以含糊答應我在這裏在那裏吧！」

「那又何必瞞我呢？她是我的老婆，我終究要知道的。若是她現在是同別的男子來往了，不喜歡見我，也不用她們這樣大驚小怪的詫異。這始終是爲的什麼呢？」

他想了多時，仍舊不得要領；他不知眼前所發生的事件，是吉是凶；他不知她們瞞着他，要做什麼圈套；他往四面週視了一回，黑暗的店堂中，除了幾張疏朗的方桌，和幾條歪斜的板凳之外，空無所有。他嘆了一口氣，眼睛裏現出絕望的疑問。他無意的用右手伸入懷中，取出一個長方的鐵盒；打開盒子，取出一根香煙，一面又將盒子關好，拿在左手裏，於是把右手拿着的那根香煙，一頓一頓的往盒上椿。那個盒子是很可愛的，又光滑，又伶俐，

遲。你到也有些特別的呢？」隣人們合口的把碧岩說了一頓。

她經過了他的幾個耳光，和震人的驚喝，又漸漸的從睡夢中醒了轉來。這正如一桶的冷水，驟然的往她身上滿頭滿腦的沖來，她麻醉了的靈魂，才一絲絲的梳理得清醒。他們把她拖了開去，坐在屋角的凳上，她驚異着眼前特如其來的人物情景；她簡直如隔開了一個世界，憶不起剛才夢一般的意識的斷隙。她注視了片時，她才想起她剛才在床上起來喝了一碗鹽滷的事情。她想到這裏，才恍然大悟；一時正如萬枝火箭，正對着她的胸口射來；又正如千萬的毒蛇，在她的心頭亂滾。她想到從前，想到今後，想到人生，想到幸福……習慣和羞恥，就如陰司獄卒一般掣住了她的心旌，往無邊苦痛的深淵拖扯。她眼眶流不出一點眼淚，猝然的昏倒在地。

在隱約中，她聽見她母親的呼聲：「小草，草，新鮮起來！草！我在這裏呢！」又慢慢的醒了轉來。

隣人們已經散去；室內只留着她自己家里的人，空氣是異樣的淒涼，深夜的寒意不住的襲人。她在萬山跋涉的困阻中，又開始覓她荆棘的人生旅路。

一九二四，十一，三十日作完。

台下的喜劇

我和大姊已經坐在戲台的左面樓上了。台上只點着一盞新式的煤汽燈，台後的一盞，那人還在注火酒。台下也漸漸走動着幾個小孩和成人，賣雜食和糖果的小攤，早已燃上了燈火，幾個好事的小孩麇集着買吃。傍晚的台戲，快要開始打鑼鼓了。我們的樓上，接連的走來許多婦人和小孩，都是我們村上的相識，和她們的親戚。大姊因為是新嫁回來，都一個個和她們招呼。

煤汽燈已經燃起，台下如同白晝。鑼鼓開始打將起來，我們覺得身邊的空氣，緊張了一半；我們早吃了晚飯來看夜戲的目的，已經近在目前了。

「湄！你早來的時候，喊都不喊我一聲，諒來今晚的戲，特別爲你提早開演幾場了。」鳳匆匆的走來，在我的肩上一拍，就坐在我的旁邊，嘮叨的說了許多笑話。她回頭看

見我的大姊，又覺得自己的說話太多了，反覺得慚愧。便無意的叫了一聲「澄」。我乘機便責她沒有道理，不叫一聲「澄姊」，偏偏叫「澄」。

戲目的牌子掛了出來，台下的人都圍集着觀看，看是否是他們愛看的劇目。

二木的老婆，抱着她的女孩，在同她的鄰座四蟻，訴說她家中的瑣事。二木的家，本來是開小宿店的；現在二木死了，還是繼續的開張；因為她們除了這一樁職業以外，另外的生產是很不容易維持。就是現在這些伶人，也是住在他的家裏的。她穿著一件新的不常穿的布衣，她女兒的帽上，釘着幾個響鈴；她們雖比不上我左旁坐着的張家出來的嫂子們那麼華麗，可是也算千載一時了。

鑼鼓驟然煞住，我們的耳際，覺得減輕一半的壓迫，同時，許多嘈雜的聲音，又如夏日的羣蠅一般的闖起來。在這些雜音中間，我們可以很清晰的聽出松哥嫂的聲音；她是我們村上有名的辣貨，大家諡她爲「雌老虎」的。她爲座位的不能正對舞台，就大聲的罵

別人把她的凳子移掉。一時她的聲音，在哄哄然的嘈雜繁聲上旋舞，正似一條糾繞的遊龍。

小貓忽然在台裏顛狂似的跑上台上，手舞足蹈的說了幾句聽不清楚的憤語。台下的親衆，一時被怔得不敢開口，再後，才如一羣黑蟻的蠢動着了。小貓是一個小後生，他才在今年擠入村中的成人武士之林；他的作事很急性而認真，且很肯負責任，但他的觀點卻有些不明瞭，容易誤會，因此大家呼他爲「小跳蚤」。他這次在台上所表演的氣概、舉動和憤恨而急躁的情形，正可爲他自己寫照。

我在他的聲音當中，隱約的聽出幾句「小小生逃了」、「村上的名譽壞了」、「今晚不能演戲了」的半截的話。

大姊也莫明其妙，怔怔的問鳳是什麼意思。鳳也說沒有聽得清楚。鳳想離座往樓下探聽一下時，我們的廂樓又鬧着喊二木嫂的聲音了。

「二木嫂，你家闖了大禍了，人家把你的門也敲破了，灶頭也毀了，快些來喲！」

這是一個驚天的霹靂，震得我們全廂樓的婦人和少女，如天空間墮下一個猙獰的魔鬼；又如在險臨絕地，逃生不能的枯窘境地中那麼害怕而怔靜。

二木老婆緊抱起她的小孩，在密集着板櫓的中間，顛蹶的走出。孩子帽上的鈴聲，和呱呱的哭聲，又開始發響。過了些時，全樓的空氣，又漸漸轉成溫和。

鳳匆匆的從樓下回來，擠在我和大姊中間坐下，口氣噓噓的亂噴，攪和我鼻前的空氣成爲乳酸腐臭的混合味；她心頭不住的發跳，就是靠緊他的左臂，也能很明瞭覺得牠的狂躍。她輕輕扯過大姊的衣角，我們三人的嘴吧，就聚成一個品字形的一簇。鳳喘息了一下，剛說出一句不要緊的閒話時，口內又似乎有人指使似的縮住了；同時又在臉上現出不自然的一笑，心頭跳躍的速度又緊張了一下。

台下的觀衆，如浮在水面的萍草，經過一陣風起時的不安定一樣，機械般地漂聚而

又分散。

「你是認得的罷？」鳳喘着氣說：「那個泥水匠的女兒，金紗。」

我與大姊正在構思，背後的松哥嫂的尖音又震起了她輕佻的步履，正與她輕佻的言語一樣；正當她諷刺的尖音襲入人們的耳朵時，她的脚也同時把許多板櫬推倒了。

「現在是民國了，——自由，——有什麼要緊。楓溪人都是多事，誰是清白的？——誰也不能譏笑誰，——只有開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虧他們還會說得出，村上的名譽不名譽哩……」

廂樓上的婦女們都愣住了；雖然能夠從她的尖利的語言中直覺出她的大意，但畢竟所發生的是什麼一回事，卻還是個疑團。

台上的鑼鼓，早就沒有鬧了；煤汽燈又忽然暗了下來。台下驟然變了情調，人們如游泳在黑暗中。

「戲不能不演，——這算什麼？——戲不能不演！」台下的人喊着。

「今夜最重要的脚色走了，——就是演，也煞風景的。」

「逃隱到那裏去，也應該去追蹤轉來的；——戲是『神明』的事，卻不能停的。」

煤汽燈又亮了。那人還重復的在台柱角打氣。他努力的工作一下之後，把打氣筒拿到台前，很滑稽的向着台下說：

「對不起，（他鉤一鉤頭，眼下，唇邊都露着不自在的笑。）——這一齣戲，是要吹熄了燈火演的，所以我把牠弄熄了。現在，亮了，亮了……（他還沒有說完，就笑着連那最後的亮了，帶到台裏說了。）」

觀眾們見着他的滑稽態度，哄的笑了一聲。

「這是沒有道理的，她沒有了男人，那裏可以這樣虐待她，毀了她的灶頭，敲壞她的窗門呢？二木嫂，也真冤家了。」

我們左旁的老年婦人，這樣慈悲的談論。

「聽說，她是有『過』的呢，也怪不得他們——男人們都是火性的。」另外一個女人的聲音。

「就是那個金紗，泥水匠的第二個女兒，嫁給馬莊的，和戲班裏的小小生來往，被他們捉住了聽說。」鳳挨了許多時候，這時才說到這句骨子裏的事實。

「我總有些不懂——一定要選中戲文人——外路人。」大姊淡淡的說。

我心中的問題，到不是戲文人或普通人，也不是口音不同的外路人與本地人，卻是他們如何能知道他的祕密，與如何又牽累着二木家裏的灶頭與板窗。關於前一問題，鳳也只能回答一句，「這那里知道，他們總有法子會知道的。」至於第二問題，鳳卻告訴我清清楚楚，說那班伶人，住在二木的樓上，因此，那小小生與金紗，就在那里被捉住的。

關於這驟然發生的一場風幻的劇情，這時我才有些眉目。我的心坎中，才漸漸把這

些零碎的見聞擬成整個的具像。

大姊開始在記憶叢中，找尋她幼時所留存的金紗的印象；但她卻只能找到金紗的姊姊。姊說，「我只記得說泥水魁的女兒是嫁給他的徒弟的，那個徒弟是下村善苗的兒子。」我也不甚清楚，平素也不關心到她們姊妹的履歷；而且雖然說是同村，畢竟也相差得遠了，什麼事情，也交關不到。鳳是曉得的；她的一雙腳，比什麼男人都會走，村頭村尾，每日都要去跑幾趟的；他說大姊所說的是泥水魁的大女兒，至於現在犯事的一個，卻又是他的第二個女兒了。

「女子是十八變的，就是臨到上轎作嫁了，還要變三變呢？——金紗早兩年——就是去年的上半年，——還是個小孩兒，人是很短的，面孔也不像樣；不知怎麼的，就是這一年功夫，就變到這麼俏，這麼要好看甚至幹出這樣『會人』的事情。」

鳳又伸長她的語音，學着老婦人的口吻，再三的伸嘆一下。

「怪道大姊是認不得她，就是我也認不得呢？」我說。

「你又不時常在家……」

「這樣戲停起來不演，也不相干——楓溪的人沒有了嗎？吃飯的——」

台下各村來看戲的人，漸漸等得不耐煩起來，忽然有一個好事的後生，就這麼高聲帶罵地喊起。

我們多久沒有注意到台下了，這時又被那人的喊聲把我的注意喊去。看戲的人，愈是來得多了；只是別有一般情調和風味，正似一羣抬着黃蜂驟然被孩子劫去而一時竄亂尋找着的螞蟻。

「一村上難道沒有『頭腦』的嗎？這戲還是演的，還是停了？就是說要罰戲，也應該有一句話。」

「罰戲嗎？十夜起碼，——有這樣便宜的事。」

「人呢，那做小小生人呢？人到那裏去了？」

「跑掉了！早就跑掉了。」

台下哄動着的人很多。我們很能夠在嘈雜的聲音中聽清楚幾聲提高的叫喊。而且在這些哄動着的人們當中，我們也能夠認出幾個村上相識的熟人。他們當中，簡直有幾人，如影戲人物一般，演着情氣十足的啞劇，東跑西竄，手舞足蹈。

廂樓左方的梅英姊，抱起她的小孩走了。她的稱呼，在我們村中是破例的；我們村中的向例，凡是結婚過了的女人，都照着她丈夫的名字，叫「什麼」嫂的；但她是童媳，是在我們村上長大的，所以雖然結婚後有了兒女，大家還沿着叫梅英姊。

「你去了嗎？梅英姊！——你來看戲的——」一位耳熟的女人說。

「我家裏還有許多事情未了呢，坐在這裏，不知到什麼時候才有戲看。——橫直這些戲也是熟戲。」梅英姊雖然做了母親，但是聲音還十二分清脆。

鳳被她的理由引動了，她也說回去。

「你回去作甚？你家裏又不要你作事。」

大姊還沒有把鳳要去的動機打斷，廂樓裏有許多牽心到家事的女人們，也引動起來。

松哥嫂是很不安穩的，他總要坐着大聲說話，待到一些諷刺的語音，刺到別人心坎時，她又揚長的大笑了；——哈哈的笑聲，直可以透過台下洞蕩在觀衆們的頭上，引起他們舉頭尋視。

台下幾個摺色的少年們的冷眼，正如幾隻飛舞的蜂蝶，聞到松哥嫂的笑聲，簡直是一陣招引蜂蝶的，從花房透出來的花香，招引得那幾隻伶滑的冷眼，時常的閃閃。大姊比不了我，她雖則已經出了嫁，但是還有些怕羞；她見那些少年們奇特的眼色，心裏也有些懸懸起來。

松哥忽然在台上出現，松哥嫂見到不知怎樣的喜躍。她自己的言論，覺得更有力量，更有丰彩起來。她卑夷着金紗的不澈底說：

「就是雙雙捉住又何妨呢？難道不是人嗎？若是我，我就直說，請你們坐坐，我又不關你們事，何必你們來呢？」這也是說得出口的。——我說得好：現在是民國了，講自由，偷得來情人也是本領，——被人們捉住也沒有什麼。——也無所謂貞節不貞節，只要他兩人不會三心兩意，不會再偷七個八個就好了……」

小跳蚤——小貓——又在台上表演跳蚤戲，說話節節的斷續，氣息喘喘的透不過氣來說：

「戲就要演了，仍舊演戲目牌上寫着的（他前身掛出台前，指着台柱上懸着的木牌）幾本戲文。——楓溪總算倒霉，會發生這種見人笑的『風化案』——明夜，還要請諸位來看十夜『風化戲』呢？」

他跳蚤一般的跳了進去，台下起了一陣騷擾，鑼鼓又打起來了。

小跳蚤上半的說話，說得很有道理；但是下半，卻使人發噤了。他說了下去之後，村中的有幾個穩重的先輩，就責他下半段說得太輕佻，太不負責任；一面，這邊事情還沒有說妥，一面，就是罰戲也不能罰到十夜。但是小跳蚤回責他，「剛才你們何不去說呢？」他們又怔住了。因為在我們村上，就是同小跳蚤一樣能在台上向衆人們不慌不忙的說幾句話的人才，也不容易有。

「我說，（她又哈哈的笑了一陣）還是外頭人好——要是偷男人的話。來來去去，還是得個清確。我說金紗是不錯的，偷戲文人，也不算小百姓。（小百姓是比普通民衆還低一等的惰民之類的稱呼。）」

松哥嫂的尖銳的說話，明明在暗中有所指了。她說話的時候，時時回轉頭來瞟着我鄰座新進來的那位女人。她是一個寒婦，是松哥嫂五服內的堂嫂。她守寡已經五年，但是

春情還沒有滅殺，很可以在她的服飾和舉止上見得出來。因為她還有一個六歲的兒子，又不能離開習慣的維繫，得去隨意的改嫁。松哥夫婦是很想侵佔她的財產的，所以時常在外面挪揄着她有幾個外遇。而且又說出某夜某夜的情形，某人來時的被她親手監察。她見松哥嫂這樣宣傳時，她常幾日不出去，抱着她的兒子哀哭。她常常說「就是偷漢，也不是小百姓。」所以松哥嫂現在的幾句話，明明是暗中諷刺她的。

那寡婦心裏隱忍了一下，僅僅在羣衆注視的眼光中紅一紅臉，輕輕的哼了一聲，好像這次又是沒有脫離了鬼絆似的，牽着她的兒子回去。但是她的孩子，卻戀着鑼鼓聲，不肯就走；她又沒奈何坐下了。

有人輕輕的在問：

「我還不認得是那一個小小生呢，他們這樣注意他，歡喜他——我還不認得呢？究竟是那樣的容貌。」

「就是今日下午在遊寺中演張生的那個」

「看來身體是不甚長的。」又是一個婦人的聲口。

「不差，他站在台上，還是那演配角的小旦長許多呢？」

「聽他們說：在台下全不像人的，臉色純青，身材小細——簡直是不像一個人——」

那裏使人看得在眼哩……」

鑼鼓的聲音，很能鎮懾住觀衆們的耳目和集中的注意，台下的現象，頗似暴風後的松梢，在顛巍巍的寧靜。偶然一二回，在台上鑼鼓停下的隙縫中，隱約可以聽見幾聲賣糖果的小販們的喊聲和小鑼鼓聲，一切都是很安定，要是不知道有剛才的事發生的人，一定不疑心到這種寧靜，是經過了一番風暴的狂波後的。

二木老婆又抱着她的孩子回來，孩子帽上的鈴聲，當她走完樓梯時，便丁丁當當的傳遍了全廟樓的耳鼓，引得人們都回頭注視。她憤憤的走了進來，好事的人們便開口問

她，其間最能夠辨得清楚的是松哥嫂的口聲。

「現在了結了嗎？——怎的會牽累到你的呢？」

「畢竟我們是苦命——是苦人，沒有了男人，便什麼事情都要受虧——這簡直是
天外飛來的大禍，對我家有什麼相干呢？」

「她——金紗這賤婦——自己送到我的樓上，我又沒有在家，——而且樓上都是
宿夜的旅客，和他們班裏的戲子，他們自己的上落，我又不曾去管他，——而且在黑暗中，
——而且我又不在家，——冤家的，他們硬強要把罪過加到我的頭上，要把我的板窗敲
壞，灶頭男倒，——這不是飛天的大禍嗎？」

「我去的時候，那個小小生已經跑了，金紗還被他們禁住不肯放呢——不知羞恥
的，就這樣呆呆的坐在床沿，聽他們一批無聊的男子擲擿。我說：『你們把小生禁住還有
些飯吃，把她禁住幹什麼啣？——只有喝風，有什麼湯水。』我又對那賤婦說，『你還不走

嗎？」她才慢騰騰的走了。

「金紗這賤婦，依我的意氣，我簡直要撕破了她。——起風發非都是她啣冤家的冤家鬼！」

各人都注視她說話的情色，她自己全個的精神，也都會萃在這里，無意間指手畫脚的打着她孩子的額角，不由得孩子哭了起來。倉忙間，她解開紐結，掣出乳房，塞在孩子的口裏，止住他的哭聲。孩子還只是哭，她又聳了一聳，說：

「你也是冤家的冤家鬼呢！——他們還滔滔的罵我，說我是他們的「牽線」，說我壞了楓溪的「名風」，說我得了他們的「後手」（私下的酬報。）——

「我是沒有男人的，我只有自己出馬，——我老老實實把他們說了一頓，你們有什麼證據，——我一個人，那有這麼多的功夫，管到他們呢？」

「我沒有了男人，我的話是要說得響亮的，——我不甘願人家用糞撒在我的頭上

的。——真是倒運，倒運倒到我的頭上來。」

「現在金紗在那裏呢？」有人這樣問。

「知道她跑到那裏！——這賤婦不怕鬼的。她什麼地方不去。」

台上的戲已經開演了，第一場走出來的是一個窮酸的儒生，於是她們集中的注意又轉移一下，討論起劇名的問題來。

演窮文人的是小生，這人骨格很老，在打扮後的風度中，還掩不了他年老的性態。他們說，這是重要的正角，本來該是那個小小生扮的，現在想要減殺了劇本的價值不少。

我與大姊們多久沒有說話，就是平時愛說話的鳳，聽着二木老婆的談話，在悲酸中帶着激揚的表情，也不敢「咄」一聲響。

「真奇怪的，難道在台下看幾次戲，就能生起交關來嗎？——她們更加「賢慧」些的。」

大姊輕輕的談論，不希望別人聽見，更不希望別人回答。但是隣座的一個婦女，她卻很熟識似的，插入說：

「聽說金紗在馬莊，就有了事的；——在馬莊演劇的時候，說金紗打扮得活狐狸一樣，坐在台左的高檯上看戲，那小小生上台的時候，總是回頭注視她；下台的時候，也不一直走入台裏，只站隱屏旁邊調情。他們馬莊人說看不過去，才瞎罵了一聲，還沒有直指出姓名，關全她的面子。——那時我們馬莊的一個親戚，才悄悄對我說了，說就是我們楓溪去的金紗。」

台下許多觀衆們在大聲的呼喝，意思是說不要這老的小生擔任這劇本中最重要角色。他們「下去」「下去」的喊聲，直對準那小生的臉上丟去，——喊聲直震動變全場。台上演劇的角色，幾乎被他們呼喝得凝滯了唱做。

「我若是這個老小生，我早就下了台，——這算什麼呢？——這樣丟臉的事，難爲情

的叫喝，不如退了下去的好；——至少，從前年輕時總是出過風頭的。——我是很同情他，比不了那個輕薄的，要偷婦人的可厭。」

鳳孩子一般的，這時又找到話題，爲那台上的伶人抱不平。

大姊本不慣打趣的，現在因爲是鳳又因爲是多久的沉默，所以就向她尋開心，說幾句打趣，撥動的話。

「你笑那小小生的輕薄，——你莫非愛上了那老小生的穩重罷！鳳……」

「涓澄姊，我要打你，我道你是不說話的，這幾句到比鑽心蟲還厲害呢！」

鳳向澄姊方面擠了過去做出要打的手勢。我勸止她說。

「算了罷！人家要看戲呢？」同時指一指隣座的婦人。

「涓漪！你們畢竟是親生姊妹，——就合幫起來，——沒有人能夠使你姊妹們受虧的。——你們是姊妹兵……」

鳳如懸河一般的放開她的話，滔滔的正在沒有可以阻止之傾，忽然台下的觀衆，如巨浪一般的潮湧起來；同時向西一角的人們，就機械一般的奔跑，口裏還哼着震雷般的宏聲。

我們從廂樓上看去，——坐在後面的婦人，都聞聲擠到前面來，麤集着不知所的往下觀看——簡直看不出誰的脚步在動，只是一潮如麥穗一般隨波推動的烏黑的頭顱罷了。在那里，盤旋出幾聲隱約可辨的呼聲，接二連三的在空際徘徊。

「成雙……又捉住了，在村後的稻草叢裏，——打得半死——唉……在那裏，——小小生，——找他演戲的……卻在那邊……」

被驚駭着的人們，深深詫異着，問是「什麼事？」「什麼事？」全場引起十二分的煩燥與驚慌，這正如在安靜的集會上，忽然告報他們以火警。

風波過處，霎時間，好像着了風暴的顛簸以後的頭顱，又漸漸的回復到平靜。有許多

的人們，卻帶回一副驚恐的臉色，和深深嘆息；也有許多人，在臉上表現出復仇後的快慰；——也有漠不關心的，也有泣然心動的，……各各在表現心中的深曲，評論着舉動的宜否。但是觀衆們站立的地點的均勻的分佈，卻失了剛纔的均衡，與多量的稀賤。

近我們廂樓的台下，觀衆更爲稀少；松哥在遠方走往前，早被他的老婆看見。

「什麼事呀！又是發生什麼事呀？」松哥嫂聲張的喊着，很高傲自己的得意。二木老婆，格外提心吊膽的搖動孩子帽上的鈴兒，丁丁當當的盡命的擠上，看着松哥的答話。

「小貓又在村後的草堆中，找到了金紗和小生，因此他們前去打了一頓；——以前聽說傷得很損，恐怕有人命之憂；現在不要緊了，會說話討茶喝了。——該死的，這是什麼地方！——那裏可以這樣禽獸一般的……最可殺的，是金紗這賤婦！——這時松哥嫂卻不能爲金紗再袒護了。——還會不識羞恥的，——在二木家的樓上，他們沒有打她，她還要自賤，——跟了小生走，不知在那裏又約好的，——在這種黑夜中。」

「真是可笑的。他們打小生，金紗還勸呢？她盡命的蓋在小生的身上，來與小貓們抵手，——大概這賤貨，今夜也有幾擊實味的拳足飽嘗着了。她與小生相依的坐着，守在小生的身傍，及到她的父親泥水魁走來，說要把這種不長正的，敗壞家門的賤婦，拖去塗在糞池裏死時，她才離開小生走了。——想起來，這也不過是一種『意名』過一些，一定要如一個蒼蠅一樣的，兜了一個回旋轉來了。」

「受傷是不要緊了罷！——這真是天地無眼哩，這種人，就是該他打死了，也不是少了一個冤孽了嗎？——害人的冤孽。」

二木老婆抱着孩子，憤憤的說出幾句話，大家又注視到她了。

許多男性的觀衆，聽見松哥這樣說得好像親臨其境似的，又是對着廂樓上的女子。——於是就搭訕着走聚了來。廂樓上的婦女，覺得這種風流韻事，就不該與聞，何況又是在這樣衆目炯炯之下呢？於是大家就勉強的退回自己原位，無意的坐了下來。在人們的

劇喜的下台

眼簾前，煤汽燈明晃晃的籠罩着舉動清淡的台上伶人，而在人們的心中，卻反應着多樣的不同的人生實劇。

一九二四，十二，九。

琴音

在我們的村上，每當天高氣爽，陽光近人，婦人們正在打着絨線，相互地閒談的時候，總可以聽見一種幽遠的三弦的琴聲，從屋外掠過，繚繞在遼廓而清虛的秋的情調中，與村後的幾樹蒼老的孤松徐徐搖曳而隱奏。那是從盲的算命者手裏彈出來的悲感，是我們耳熟了的哀音。他善於推算人們的命運，他用他心頭埋葬着少年的哀火，燃燒到指上的琴弦，振破人間的幽微而渺茫的命運；但他卻沒有推算過自己的被命運玩弄着的現在與未來，更沒有回想過少年時被非命運支配着的過去。

大姊新從她的夫家回來，綺霞和月翠，都來探問她從城裏帶來的消息。我們坐在南窗的廊下，日光在地上徘徊，颯颯的秋風從屋後松蔭中嘯過時，階前的幾莖殘菊，便顫顫地打了幾個寒噤。從這一陣秋風之中，我們便覺得秋已經深了：放眼看出屋外的高山含

翠，紅葉迎人，更點綴着三兩蒼松，與溪濱搖曳着的幾園蘆荻，互相掩映；從天然的「揀取框」的小門中攝入，儼似一幅錦屏彩畫。我們沉緬在這秋的詩歌之中，覺得身外的空廓，正與秋郊相似，愈顯得天高日近人之勢。在此等情調之中，我們似乎都很了解，只有精神之密接，才可以領會各人心中的蘊奧。我們都靜默着，只聽見一針針織絨線的鐵針相觸的脆聲。

忽然幾聲幽微的琴聲，在空中旋繞；我們知道又是算命的老葉來了。這幾聲琴聲，觸動了我們各人心頭沉默着的琴弦，都各自反應出自己的情調。

月翠的年紀最少，她慣於說無思無慮引人發噱的笑話。她先向我的大姊說：

「澄姊！我代你把老葉叫進來算一算命好嗎？」

大姊還沒有會意；綺霞已經笑了。

「我要算什麼命呢？我的命是模型塑定了的……」

「但是還有一個模型沒有塑定呢，不知道溼姊明年是一個男孩或是……」

大家笑了起來。大姊帶羞的紅了臉，說要撕破翠的嘴吧。

琴聲正在門口徘徊，雖然我們這裏發出的鬨笑，也阻當不了牠伶俐的闖入。綺霞忽然有所感觸，很興奮地說：

「我告訴你們一件事，好嗎？」

綺霞又把我們看了一眼，似乎很不便出口的樣子；我們都很沉默。

「從我家的老乳母的口中傳來的：說老葉在少年時有一段風流而悲慘的故事，這一種悲劇收場的闊淡淒酸的情調，簡直是投新生的少年世界於無限的黑暗中，永久受着精神上凌遲的無限磔刑。」

「老葉在少年時候，是一個體格崇偉的浮浪者：他時常恃着他的膂力和容易惑人的舉動和外貌，在鄉村間擄擻風姿的少女，以饒足他暴虎似的色慾。他每在鄉村演

劇時的台下徘徊，神色糾糾的，目光注意於兩廂坐着的妙齡少女……」

「霞！我不歡喜聽這種人的故事。」我覺得這種人物的稜稜的眼光之可怕，禁止她說。

「涓滴真孩子了！那有什麼不可說起呢？你只要看他的結果罷，結果是這麼一個老葉，我們的心中又不知起何種哀火了呢？」霞這麼說着。

月琴搶着說：

「霞！你是同情於老葉的了，那末你簡直可以……」

「琴又不知說到那裏去了，還姊！你說該打不？」

我們又笑了一陣。末後還是大姊要她續說的。

「是老乳母對我說的，她說的千真萬確。她說，老葉少年時的擇色手段，村中的什麼人都知道，什麼人都害怕，什麼人都厭惡。他的身上，時常帶着裝有皮鞘的小尖刀；他

在劇場中選定某少女後，當夜就能設法潛入她的房中：在調情不遂時，他就可以用尖刀要挾。鄉村少女，本沒有多少堅持的節烈：因此，就有多少少女純貞之花爲他所摧殘所蹂躪了。乳母還告訴我，也有爲了他而受孕，用藥墮胎以致殞命的，那真是奇慘。那少女受了她一次強逼，屈從了以後，心中的隱痛，便如埋藏了一枝毒針在她胸頭，不時的發痛：自己的臉上，也如刺了犯罪的字跡，各人一見到她，都改換向來的誠懇，向她的額上凝視，微笑：甚至，她至親的母親和姊姊，也不能例外。總之，她自己知道可寶貴的生命之花已經被人採摘，純貞的少女之光榮已經被人撒在泥塗裏了。她悲咽多時，就轉成疾病。

「老葉早已忘記了她，同樣的，又去找尋別村的少女，希圖同樣的施他擇色的強逼手段去了。她病得兩個多月，才漸漸的恢復了原狀：誰知病好沒有幾日，心裏又發現出特別的診疾——受起孕來了。那時是四月的初夏，她有孕的腹部的膨大，在天氣漸

暖，衣服漸減的身體上，如何也不能免得外人的洩漏。她幾次想告訴母親，只是不知如何可以啓口。她推算着，她出閣的時期，相距只有五月，而她腹內所孕的孩子的產生之期，也該在六個月以後；她想像到那時的情境，那裏還可以苟活在人世呢？就是讓他們把我將去活埋進地底去，又那裏可以洗得清這種不白的恥辱呢？她決定了，不如趁早自殺，死了以後，是斷沒有人會將她的屍身剖開來的；她只有抱着一腔的悲痛帶入死之鄉去，正如她把隱藏着腹內的嬰孩，帶到絕路去一樣。但是，當她張羅着自殺的時候，卻被她的母親發現了。在這種生離死別的關頭，她就揭開了虛偽遮掩的面幕，將真心露給她的母親，把那事的源原本本，告訴了她。母親畢竟是個母親，她也同普通的母親一樣，很機警的勸慰她的女兒，很慎重的隱瞞那樁污點；一面又很有經驗的共同商量着墮胎；有了母親的將護，自然是比較她獨自處理好得多了。生命是可寶貴的，在不得已時，雖然也可以用牠來殉名譽；但是在名譽可以保全，而生命又可延持時，那又何用

生命做虛擲的犧牲呢？她又不是傻子，既然接受了母親的勸慰和將護，又可在可能範圍內保全生命和名譽，所以也就決然舍去了犧牲的政策，而取墮胎的手段了……」

鳳挾着書包，從學校裏回來，聽見我們坐在簾下談天，便如飛似跳的跑了過來，正如一隻隨風回旋的燕子。她擲入大姊的膝前，掠開額髮跑亂了披在燕紅的頰上的幾莖髮，微微的喘息着，問大姊說：

「綺霞姊在說的，是什麼童話故事嗎？」

「也不過說說一些平常的事情——你聽着，不要響。」大姊說：

月翠搶着帶笑的說：

「不許鳳聽，小孩子——學堂生，是不可以聽的；她頑皮得連頭髮都可以鋸火筒了，再聽伶巧了不得了；將來還要成「精」了，——這隻「鳳」真的要飛去的呢？」

大家哄然的笑了，反笑得鳳目瞪口呆，將剛才罩在臉上的那副嬌媚的笑臉，即時收

儉了，變成異樣的靜默；同時，我們大家也好像找不出另外的材料，把以前說笑着的話頭，綸亂入這錯紊的笑後的靜默中，理不出一個接續的順緒。秋意浸潤在我們的四週，斜陽悄悄的移過了一角；雖然在深秋的午後，是容易黃昏，但比較向例的放學時間，似乎鳳今天的回家是特別的提早，大姊看一看階下的日影，又向鳳問道：

「你怎的今天放學這樣早呢？你看，日影還沒有移上窻上。」

「我們的先生有事，要到葉琴音家裏去，向她的母親說話。聽說葉琴音的父親，因為賭博輸了些錢，就把她賣給一個菜館裏的小使；她聽見了這個消息，就天天在家中心裏哭，要她母親挽回，前天走到校裏來也是不住的流淚，先生問她為什麼幾天不到學校裏來，又問她為什麼這樣的連喉嚨都啞了；她才把事實對先生帶羞帶哭的說了出來，并且要求先生代她向她母親挽回。先生昨天去了一趟——我昨天也是早一點鐘放學的——她母親說，她也正如琴音一樣，不願嫁給這個菜館裏白癡式的小使；她當日

聽到把琴音買了的消息，就與她丈夫使了一場氣；她又請求先生，今日再去，等琴音的父親在家，齊聲的勸解分說一頓，要他收回琴音賣身的契約；所以先生今天又去了。」

鳳這樣的說了一長篇，才把她所以提早回家的原因說得清爽。她是住在我們堂房的右面，我們日夕可以見面的。雖然不是同姓，也如自己的姊妹那麼習玩。她說到這裏，看見自己的書包還沒有藏好，便飛也似的跑去，一面說：『我說昏了，書包還沒有放掉呢？』

我們看着鳳活潑的跑去之後，又在她的伶俐的語聲和輕俏的步履中，評論了一回。『鳳完全還是孩子氣的，你順着她的性子，便好到天上星都可以摘下來，心肝也可以拿出來；若是有一個不對了，那便糟糕。』

『她的心也直，口也快，也不識有嚼嚙的背後的說話，要說了就說，也不吞吞吐吐；同時，肚腸也是一條的，並不三心兩意，有幾根說人好歹的小肚腸——只是，她的口太快點，容易招人的冤氣。』

沉默了片時，絨線針相擊着的脆聲的的然，大家都從心坎裏感着秋的深沉了。

「霞！你剛才說的那個墮胎女子的事情，還沒說完呢；多是鳳那東西，跑來打斷了的。」

月翠很撒嬌的說。但是鳳忽忽跑了回來，卻遠遠的就聽見翠說到她的說話，就帶跑的帶笑的俏問：

「鳳那東西」怎樣呢？你們背後就議論起別人來了。「鳳那東西」究竟怎樣呢？」

「你說你們，你們——我們大家又沒有說你；你看，明明是翠一人說的。」我分解的說。

「涓漪！不要同她辯了，還是要霞姊說那女子的事罷？」大姊說了，又轉向綺霞示意。

去。
『說到墮胎了罷！』霞先問了一句，提醒了大家的集中注意點；停了一下，又說下

去。
『她的母親代她往別處找了許多的墮胎藥，她自己只是天天假裝着抱病躺着。村中好事者的口頭上，已經隱約有些謠言，並且漸漸的在各人的唇邊蕩漾着了。她的父親也從她的夫家一邊聽到一些隱約的謠傳；但是她的母親還極力的幫着她遮瞞。因此，墮胎之舉更爲急急了。她們不知從什麼地方拿來一些墮胎藥；她自己性急了，第一次就興奮的放入多量的草藥；隔了半個時辰，她的過敏的神經，還不覺有滿意的刺激與成效，便又放入二倍以上的東西。剛在第二次放好不到一刻功夫，下腹就痛得要命！猝然間，她痛得倒在地上，兩手儘往地面猛搔；把她拖上床上來，她又向左右的亂滾，差不多要爬上床壁。過了一些，身上的血山就崩了下來……』

阿嫂丁丁當當的捧來一桶盤的茶，走了過來，霞就停了說話，看她把茶放在靠窗下

的半圓桌上，又一杯一杯的摘出來往月翠和綺霞面前遞。阿嫂是我們的女僕，她是楓嶺山裏人，因為同她的丈夫不合，就逃出來在我們家裏作傭人；她很勤謹忠樸，無論作什麼事，都很當心，所以我們也很喜歡她。

「阿嫂！你不要太客氣了，放着我們自己摘好了。」

「霞小姐！你怎麼從涓澹小姐去了，就沒有來過呢？——涓澹小姐總是在家的。」

「阿嫂！你進去罷！」

我吩咐了一聲。阿嫂笑應着走了進去。

綺霞喝了一口茶，慢慢的把大家看了一下，又伸手掠開耳邊的鬢髮，就順勢說下去。

「她流了不知多少的血，真如黃河潰決一般，那裏可以阻當得住！大概足足的流了兩個鐘頭的血，她腹內的嬰兒，才如在滔滔的血河滾下來的牲物，那東西早已死了，血汗狼籍着，不像一個什麼東西。她面如紫色，頰然如錐爛了的大麻，手足毫無力氣，

全身已是瓦解，只能躺着牛吼一般的喘氣。

「那時她的破綻，已完全被她的父親發覺。他還推想着是她的母親同謀，就大聲的喊罵起來，說是敗壞門風的賤婦，才產生這種醜聲四播的劣女。他又叫她自去尋死，又罵她母親不去死了，是不是人生的。他又要拿刀乘機把她斫死，又說刀，繩，鹽滷，要她母親自己選擇。在急遽中，她自然是沒半句話可以辯白，甚且也無力說話；她母親呢，也如一疋白布墜入染缸，永遠的不能漂洗清白了。」

「經過她這樣激發的惡罵以後，村上的空氣，就一陣風似傳徧在各人的唇邊和耳上。」

「她如牛吼一般的喘氣，漸漸的低了一下；呼吸的頻數，也緩緩的放寬。她母親淌着泪坐在床沿，漸漸的看她臉色的轉變，精神的衰減，呼吸的緩慢而低微。不到第二天的早晨，她就這樣無聲無色的，像長眠一樣，離開這齷齪害人的世界了。」

「她母親在悲痛之餘，又遭丈夫傾空的毒罵，更覺得悲哀絕望，就在當日的夜半，自己吊死了。」

『這是何等難堪的悲劇收場呀！』

霞說到此處，才把急促的語氣展緩一下。我們當時怔怔的聽着，只覺得空氣的緊張；現在經她末尾這樣迴蕩的收場，頓時就覺得悲哀在胸頭噴湧；這正如巨大的創傷，忽然脫了繃布，又鮮血汨汨的湧注。

日影已漸漸的爬上了窻上，不時的秋風，偷襲了髮邊和胸臆，覺得分外淒涼。南山的紅葉，經了金黃的陽光斜穿過去，更透明得可愛。秋的情調。正如一潭冰冷的；沉碧的溪水；人們在秋景色中生長着，恰似潭底的游魚，到處都顯得心地的透明與感覺的密接。一陣竦竦的秋風掃過屋外的松梢後，我們便隱約聽着幾聲幽杳的三弦聲；那是從村上的人家中發出，大概老葉正在那邊推算人們的命運了罷！我們細細的辨認起來，恰像我屋

脊上的炊煙，那麼纏綿而繚繞；因為在秋's 透明中，就是幾聲心弦的顫震，也能如在沉潭中辨出幾點浮塵。那幾聲輕煙一般的琴聲，在我們各人的心坎中鑽動了一下，心臟的脈，便如撒下了冷水，一時冰結起來。

『從那天以後，』霞繼續着說：『隔上沒有半個月，老葉的眼，就被人用石灰撒瞎了。——大家都推想是那女子的父親弄的，說他當自己的妻子吊死後，就覺悟過來，知道自己的女兒並沒有罪，老婆也沒有過錯，而最大的禍根卻是老葉；他所以發心要復仇的。有的說是那女子的未婚夫，有的又說是另外的人爲她母女的枉死抱不平；大概老葉是爲了漁色的原因而被弄瞎了，是無疑的了。』

『你說的就是那算命的老葉嗎？』鳳忽然很有所發現似的問。

『是呀！你又曉得他什麼有趣的歷史呀？』我回答一聲，又帶笑的反問她一句。

『正是呢，我還沒有說起，涓漪！我那同學葉琴音，就是算命老葉的女兒呢！』

「怪道她的名字是琴音，原來就是老葉的琴弦上彈出來的音韻啊！大概他瞎了眼之後，是懺悔他從前的所作的罪惡了罷？這麼春青期的繡纈燦爛——不，風流個儻的生活，轉眼間就淪入灰色的虛無中，將永遠永遠的跋涉那人生旅路的沙漠啊！那是多麼灰色呀？」

月翠的年紀雖然最少，但她的靈敏的神經和豐富的同情，卻使她說出成人的口氣；雖然她開首說的幾句還帶有一些滑稽和俏皮，但同情心盛了，終究要遮了滿心的滑稽。

「老葉被人們撒瞎了眼睛以後，每天坐在家裏號哭，差不多如瘋狂一般。不分日夜的哀哀奔躑。隔了一年，才漸漸的把氣焰平下，收復了陶醉一般的蠻暴行爲，嘆惜自己的不良命運。那時有人介紹他去學算命，他才學就了現在的職業。從此，他的生命就結了一個穴局，以後就蔓延成平坦的山坡，只能在一二聲的弦上訴他的琴無告的悲痛了。」

「老葉的算命，也很有些靈應；大家忘記他有那回事情發生似的，生意也不十分微薄；而且每年也有些經濟的積蓄。他這樣獨身生活過了十餘年，只有朝夕攜手的三弦，才是他的愛人，他的知己，他悲鳴幽怨的喉舌。在第十五年的那年上，他就娶了一個新喪的寡婦，又開始他的夫妻生活了……」

綺霞說到這裏，鳳就搶着插入說道：

「不差，那就是葉琴音的母親了，那一定就是她了！」

鳳說話的情形，正如發現着什麼寶貝，笑暈凝在頰上，紅唇欣喜得顫動，重復的，靠實的把牠斷定。說了，還蕩漾着笑臉巡視。我說：

「你拾到了什麼嗎？怎樣只是傻笑！老葉的老婆，自然是他女兒的母親，我還道有什麼新奇不見的定理被你發現出來了呢？」

「我說，霞姊所說的是對的；昨天琴音的母親對先生們也這麼說呢！我又想到她

母親自己對他們說的話，又悲哀，又可笑，所以就笑了。——實在我又那裏是笑！」

「她母親怎麼說呢？」

「昨天先生和王淡梅胡竹筠她們，同到葉琴家裏，去勸她的母親，說不要誤了琴的一生。琴的母親是個五十上下的婦人，中等身材，在凝滯的外貌中帶有活潑的氣概。說話時很激昂，時時要用兩手幫助她的神氣，有時竟然要用食指點到你的鼻尖，又頻頻搖她的頭部，在語言的隙縫中，常洩出幾聲長氣，似乎心中是埋藏着無限悲哀似的。——今天竹筠向我述說的時候，也模仿起她那副神氣，真使我發笑呢！實在，我還學不像像。」

鳳自己雖說學不像像，但是她也極力模仿着那副好笑的神氣，搖着頭，極力的靠近我的面前，把我擬做先生，食指點到我的鼻尖的。

「先生！我真是不可以瞞你呢！無論什麼人，一定要說，嫁了瞎眼丈夫，件件事情都

可以由自己作主了，那裏知道；唉，我的瞎眼丈夫，卻格外的，比亮眼丈夫還要惹人怨氣呢！我家裏的什麼事情，都不能由我出主意；他若是有一個不對，就大罵起我來。性格，比亮眼的人還厲害；嗜好，比亮眼的人都要多：他要吃煙，要賭博，要打花會……：你若是諫他不要吃煙，或者不要賭；他就大聲的罵，敲桌打櫃，說他吃煙賭博，都是在他自己掙來的錢，我又沒有錢帶來給他花。先生，你也不相信嗎？瞎眼的人怎麼會賭博呢……：」

我忍不住的笑着說：

「我真不相信呢！瞎子的老婆，你的丈夫，怎麼瞎了雙眼，也會賭博呢！那不是要被亮眼人騙去了嗎？」

我說着就逃。大家都笑了起來。鳳要追來打我。卻被月翠拖住。大姊瞪着眼把我一吓。

月翠說：

「她的大姊教訓她了呢！看潑姊面上，恕了涓漪罷！——你還是說下去的好。」

「聽她們說，老葉賭博賭得真凶狠呢！琴音的終身就是他一天輸了的款項喇！——老葉每當賭博輸了回家的時候，琴音的母親總必得要低聲下氣的給他料理煙具的；不然，他又罵起來了。她說：他既然賭輸了總是運氣不好，我應得細心去安慰他。但是當我勸他的時候，——讓他鴉片吃得適意，我平心靜氣的勸他的時候，他還是說出沒良心的話，真是使我難堪。他極力的挖我的苦，用冷刺熱罵穿我的心肝；他說，我沒有半隻板箱帶到她家裏，說我沒有半件衣服穿到他家裏，說我簡直是裸體，連一條褲子都是他給我穿的；我不應該阻他花錢，賭博，說我沒有「體己錢」給他花。

「她說：先生，我的生命已是脫葉的老樹了，什麼也沒有希望，眼見得銜山的夕陽將要西沉下去，一忽兒轉成變成渺茫的黑暗，我現在也不妨告訴先生的，不然，我心中的悲哀，將要被帶致坟墓裏去了。那是我少年時的醜史，我破碎的靈魂中，永久洗不干淨的汗點。我到這邊來，什麼人都沒有對他說過——就是老葉他自己，我也沒對他

說起我爲了我兒女的名譽，兒女的未來幸福，我不敢對任何人宣布。我在未出閣以前，是被老葉強迫的侮辱了的；後來出了閣，就嫁到我那從前的丈夫的金家，我因爲要使自己的良心沒有磔刑，洗淨自己被污的靈魂，才向他一一的訴說了。我祈求他將我從前的污史祕密，我祈求他諒解我的苦衷；我道，我能懺悔了，我的肉體，雖會被污，而我的靈魂，卻永遠的潔白，可以見得起天帝。那裏曉得，我從告訴他以後，他只是不理我，處處看輕我不是一個人，壓迫我，凌辱我，無所不至；只是他還有些良心牽制，沒有把我那祕密的污史向人家訴說罷了！我在他家裏，足足的過了十七年，給他生了兩個孩子；他死了以後，不上半年，小的一個孩子又死去，我才把那孩子寄食到外祖母那邊，嫁給老葉了。

「當時什麼人都勸，說不要嫁給瞎眼的算命人。但是我堅定的要嫁老葉。我惟一堅執的理由，就是亮眼的丈夫，太惹人怨氣了，太會作怪，太看不起女人了；所以我若是

嫁給瞎眼的，那總有幾分主權，可以讓我自己管理自己的肉體和靈魂吧。實在，我的少年汚史，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是一個大動力呵！

「就是老葉自己，我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告訴他，我就是從前的某人，我不過爲求自己靈魂的安寧，卻不料老葉瞎了眼，性格到變得這樣壞。飲酒，吃煙，賭博，什麼都要染指，而且不肯放鬆，先生總是我自己的命苦罷了。我很想我的兒女將來有一些未來的光明與幸福，才隱忍的把自己的苦痛噎住；現在，我的琴音的希望，已被老葉折斷了，我的希望也斷絕了！先生！你可憐我，寬恕我吧？我差不多是向純潔的靈魂懺悔——我一生第二次的懺悔，先生，你恕我吧！」

「先生如果可憐我的琴音，請明日再來一趟，等老葉親自在家的時候，熱烈的責罵一頓，詳細的勸解一頓，倘使再沒有挽回，先生，只可憐我的琴音的未來幸福罷了！」

鳳說這裏，大家都有些動容，悲戚的哀感，正好像秋氣一樣，密帖着人們的胸臆。鄰家

堂前彈着為三弦琴聲，還一陣陣的，隨着秋風像輕煙一般的送來，繚繞在人們的四週。夕陽已無力的爬上屋背，向南的小門中，除開剛才揀取的秋色以外，又點綴上上下下兩顆太陽，原來將去的夕陽，正在山巔徘徊的時候，不提防被平淨的溪水映了下去，同齊送入我們的「揀取框」來。我們歷久的沒有聲音。只聽着隨風吹來的幽微的三弦。

「她說到這裏，就把先生和竹筍姊們送了出來；琴音站在後面，真是哭得涕淚滂沱的。」

大姊慢慢的說：

「你們還聽見那琴聲沒有？想來鳳那先生，今天又要白走了。」

沉默復沉默，晚秋的夕陽，下山這麼容易的，他已在我們的沉默當中，一溜的沉下了。

我忽然想起，琴音也是我的同學，怎麼到記不起她的形容來呢？

「鳳葉琴音是在那一級的？」我問：

「高一——你不認得吧，你畢業的時候，她是在初三——不，初四罷！她是瓜子臉兒的，眼睛，鼻子，嘴唇，都生得十分相稱；那個時常凝笑的下頷，我們還說她是像教體操的周先生的，她從前腳纏得很細，進校後才放了的；時常穿一件格子花的布衫，在廊柱脚和竹筠的妹妹竹仙拍球的……」

我記起來，那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女孩；我在自己的心中，現在又造成了一個琴音的輪廓。

「我想起來了，那到是好一個人才的，確是可惜了得很。」

「只是不知那個茶館裏的小使，人才是如何呢；要是還不像一隻狗，到也隨他。」
琴說。

「不像一隻狗？到像一隻獼猴呢！——額角岩岩的，兩隻眼孔凹得很深，下頷尖了出來，面頰一邊大一邊小……簡直是一隻獼猴呢！霞姊不是見過嗎？那時霞姊家中包

了兩席的菜，他也跟來做燙菜的副手，霞姊不是戲叫他「小狍猴」嗎？」鳳又說得興奮起來。

「就是那人，那真是難看呢！怪道老葉的女兒要這樣悲哭！只有那麼一點高，還平不上翠的耳根呢！衣服滿是油膩，走近身邊來，真是令人欲嘔，那時我不是不要他捧菜嗎……」

「不知怎麼的，老葉會找到了這樣「如花美貌」的好女婿——還不是白日裏提着紅燈，踏破鐵鞋尋來的罷！」翠又有些趣話了。

「大概是瞎子戴上眼鏡揀選的罷！」我也乘機說了一句趣話。鳳說：

「我的同學們說得有趣呢，她們說老葉的賭局既然被他們騙了，他們就乘機要他的女兒；老葉說，要做我的女婿，那不是玩的，讓我來摸一摸你的面部。後來就拿出早就寫好的字跡要老葉畫押，那人再找還老葉幾元洋錢，就在城隍廟後的牆角邊交換

了契約。」

「你們不要走，翠霞！我母親的聲音！她從裏面走了出來。『在我家裏便飯，就可以吃了。沒有什麼好，不用客氣。』」

「我呢，我就沒得吃了嗎，叫都不叫一聲，倒嚇吓！」鳳說：

「你也來，我叫晚了，你失敬失敬。」母親也笑起來。「進去！進去！大家都進去！」

綺霞立了起來；月翠還坐着很拘束似的，不敢起身，我把她一拖，她才紅着臉，帶羞似的立了起來。母親說：

「呵！不要忘了鳳。」等我回頭拖鳳，她又跑回家去了。

室內已掌好了燈火。阿嫂在忙碌的揩碗筷，她們很拘謹的坐下，母親吩咐我去把鳳拖來。正當我出門的時候，街上的三弦聲又幽怨的入耳了。我重新聽着這幾聲鄭重的琴聲，我的週身，頓時豎了一次汗毛；我像忽然墮入深潭，那些悽清悲涼的情景，都往我的週

身冲激，我怔住脚步了。我聽見室內羣的口音說：

「老葉那支三弦，還在黑暗的街上徘徊，悲號他自己的命運呢！」

一九二四，十二，二七。

督辦署的候差員

督辦衙門的候差員，第四次從督辦衙門出來，便頹喪得像一枝乾癟的黃菜葉。他一步一步的走到旗下，再從旗下沿着湖岸，蹙上了斷橋，蹙上了白堤。那時正是一個酷暑的炎天的下午，斜西的夕陽，還是盛氣凌人的在葛嶺山背的初陽臺畔施威。空氣與湖水，一樣的被驕陽蒸得鼎沸；白堤上的垂柳與行人，同時被山上與湖面的兩道陽光所薰炙，幾乎沒處藏蔭。

他在白堤上走着，胸中的無名的熱火，正噴湧得與炙人的太陽一樣。從葛嶺山背斜射下來的陽光，一面投射在他的身上，與白堤新鋪的黃沙上，再從沙上翻騰起一陣陣炙人的熱氣，一面投射在沉靜的裏湖上，湖面正如灼火的大鏡。一直從他的脚下，金光燦燦的紅邊孤山，紅邊放鶴亭的前面，通到葛嶺的山麓。白堤上的大柳樹的樹蔭，平素可以蔭

底行人的，此時也因為上下幾層光線的投射，零亂得等於無有。

他的舊草帽同時遮不了山背的，與湖面反射的刺眼的陽光。他的週身的熱汗，已滲透了他身體的粗布小衫，更滲到外面的夏布大衫。他立在錦帶橋頭，側目看到裏湖的湖沿。與寶叔山綿亘過葛嶺山的蜿蜒的山麓，山麓下的深密的叢林，叢林中點綴着的山莊與別墅，一切都陰蓋在綠蔭當中，一股清涼之氣，在他的眼前搖提，正如別一個世界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清涼的仙境。

他摘下頭上的舊草帽，額上的熱汗流到唇邊，同時，心中積鬱着的熱悶與無名的哀火也奔潰到了唇邊。

啊！那不是一處清涼而安謐的世界嗎？我為什麼要覓上這「上不得着天，下不得着地」的道路來呢？唉！唉！這恐怕就是我一生的命運的象徵了！

他立在錦帶橋頭，心裏發了幾句牢騷之後，便沿着堤岸走過平湖秋月。他在平湖秋

月的門口走過了，忽然看到門額上盧督辦題的扁額，又折了進去。老盧也會寫字的嗎，這真有些奇怪：他想。

老盧對於他的刺激與交感神經，有特別的連鎖關係的，他一想到盧詠強，心裏便同時會反映出許多以往的印象來。

他走過曲欄杆，走到亭前的水埠。他坐在水埠旁邊的石櫬上，左右的兩株蓋天的大柳樹的陰影，已遠遠的投射在湖心亭畔。剛才在白堤上炙人的驕陽，現在已及不到他的身邊。湖面微微的濤起微波，在不可捉摸間似乎吹來一陣貼身的涼風。他把衣襟解開，把草帽摘下，徐徐的當扇搖着，回味他關於盧詠強的往事。

江浙兩軍在瀏河交鋒時，他以齊軍部下的排長資格，在前線與浙軍火拚。他是出死入生的，丟開一切，讓子彈在他頭頂，在他的耳際，在他的身旁如流星一般的飛過，看自己部下的兄弟一個個在前後左右跌倒。兄弟們的鮮血染紅了地面，他便在上面來往蹂躪

着，他曾看見他受傷的兄弟倒在地上，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輾轉呻吟；他們有的爬行着想掙扎起來，又因無力的跌下，有的在微微的喘息待死，有的因為傷在要害，忍痛難禁的用手指猛搔地面。一切的怨慘的現象，他到現在想起來，還是胆寒。

這一次戰爭的結果，他的一排兄弟們死了六人，傷了九人；他自己總算虧了祖宗的蔭庇與上帝的保佑，才算沒有死。收兵的時候，聽說盧詠強是走了，他暗中在自己慶幸，這一次定有營長的希望了。

他想到有營長的希望時，便似乎把一切戰爭的慘象都忘記了，覺得兄弟們死了是不值得什麼一回事的。他想，若是升了營長以後，老婆與岳母將怎樣的快活呢？第一：我將給她打許多金器。第二：岳母，我也給她幾件合式的衣服。第三：藏春院的老五我將把她娶來，——自然是另租公館。第四：打馬將的時候，起碼是五十元或是一百元底……一切的空中樓閣，都在不日實現。

誰知那打不死的老盧，卻不知在什麼時候跑過奉天，再從奉天帶兵南下，作一度的捲土重來的計劃，以致趕走齊治元，打破他行將實現的黃金的美夢。

當盧軍兵臨石頭城下的時候，齊治元乃解散了殘部，向當地的富紳拉了幾十萬元出走，而他卻不能撈到半個錢財，終於把吃飯傢伙打破了。

——啊！老盧，盧詠強，這是何等討厭的東西啊！

這時，平湖秋月的看亭的人，一個年在四十以上的女子，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茶壺走來，似乎要命令他喝茶似的。他自己計算身邊只有一元錢的角子，近日連吃飯都在掙節，從上城跑到下城，跑到岳墳都不敢坐車，還那裏有閒錢吃茶？他想他橫直沒有叫過她，現在只好當做不知的讓她自己放着；等她走了之後，他便好偷偷的出去。但是，繞人鼻官的茶香卻一陣陣的噴來，他又想不吃，又忍住不吃，口裏的吐液，垂涎得可憐。他忍不住把牠喝了一口。——啊！好茶！這是真正的西湖茶，真不差啲！聽說龍井的茶還要好呢，聽說

用虎泡的水來泡龍井的茶還要好呢！

他無機心的品了一回茶之後，不由得又捧起茶杯來盡量的喝了幾口。想來那賣茶的婦人是站在那裏看的，她見他已把茶杯裏的茶喝完，又提着茶壺來給他沖上。

——若是在戰爭的時候，我便可以不用破鈔了，但是，現在是不行喲！

他覺得有些懊悔起來，深悔剛才不是不該喝茶的。他心裏雖然這樣在想，但他仍是端起茶杯在喝。

——我可以在這種地方悟出大道理來呢！我想人生就是一杯茶，明知喝了無甚好處，卻被另一種勢力驅使着，不得不喝。

喝到第三杯的時候，西湖中湖心亭畔的柳樹影子已沒有了，湖裏的幾隻游船，有許多紛紛的把白蝴蝶一般的船篷解下來了。對面城隍山的山峯上，還留着一些落日的餘輝。微風輕輕的踏皺了水面，一步步走近他的身邊，他覺得他身上清涼了不少。

那時平湖秋月又來了許多晚游的人，也有用划子從湖面上划來的，也有從他剛才來的那雙門進來的。他想時候不早，而且肚裏也覺得有些飢餓，便想早點回寓。

他並沒有存心想不給她茶錢，但是當那賣茶婦人追到門口向他討茶錢時，他到覺得難以爲情，不由得面龐如火燒一般的紅了起來。茶錢是一角六十，但他卻因爲沒有另碎銅板，又不好意思問她找還，便把一隻雙角完全給了她，自己冒冒失失的踏出了門外。那時在照膽臺屯駐着的陸軍，已在打起更鼓號。他在羅苑的牆下走着，軍號回聲，更加響亮。那聲音好像在蘇文忠祠堂後的林中發出，又好像在荒敗的荷花池上旋繞。一種陰慘可怕的影象，時時喚起他在戰爭時的恐怖。

對於軍隊的生活，他本來是十分厭倦了。江浙戰爭停止，齊軍的殘部解散後，他是大徹大悟的想此後永久脫離軍營的生活。他曾以入贅他岳母家的獨生女的資格，便在她家的餘屋，沿着花牌樓的一間小屋，開一間小小的雜貨店營生。如今已是二年有餘了，店

裏毫無有生，而坐着吃飯的卻一共有六個人——他，他的母親，她的母親，以及孩子與乳母。

爲了各種關係，在她與她的母親們看來，他的母親是一個贅疣，是一根眼中釘。她們莫說看輕他的母親，就是對於他的失業也在怨恨。她們覺得他與他的母親簡直是寄生在她家裏，一切都賴她們養活似的。

本來，他是河南人，她卻是南京的土產。她的母親說，若是曉得他會弄到現在的地步，她是無論如何，就是把自己的女兒活埋了，也不會嫁給這個光棍的——她是滿望他從排長升到連長，連長升到營長，營長……團長……一直升上去的，那裏曉得他現在是如此！他的母親是一個敦樸的鄉下人，他見家境這樣難以維持，便提議節省日用。要節省日用，第一個便是孩子的吃奶問題。她們因爲這個曾經吵了幾次。他夾在中間，真是左右爲難；在不得已的時候，便把從前在軍官學校讀書時的同學錄拿出來翻翻，雖然先前大

澈大悟了的決定永不再過軍隊生活的誓言，也不得不爲了吃飯，爲了無路可走，而重新上這條絕路，取消自己的誓言。

軍官學校出身，而在他保藏着的同學錄中載着的，的確有許多闊人。他同樣的寫了幾封開首是感慨國事第二是揚譽對方第三是落到自己求薦的信。他竟然能夠得一個小小的結果，也有沒有把他的舊情忘掉，回他的信的。

——啊！討厭的人生！他當時會這樣的怨嘆說；偏是不歡喜走的路，偏是強迫着不得不走。譬如軍營是什麼東西呢？平居時豢養着如豬奴，開戰時咆哮如野獸，這那裏是人的生活呢？而且要人去殺人，要兄弟去殺兄弟，這是什麼道理呢？人家的生活着，是預備代社會謀幸福的；只有兵，卻天天在那邊練習殺人，那是永久的一件凶器，是一件害人的傢伙；誰說人類的生活是應該如此的？養兵有什麼用處呢，倘使沒有兵，正如大家沒有刀一樣，他們若是在相罵相打時，至少兩方總不至有性命之虞了。

他雖然會這樣的想着，但終於抵抗不了命運的壓迫。不得不走上這一條路。這裏的原因，第一是他對於另外的道路沒有走順，走不慣；第二是沒有機緣可以走上別的道路。所以他的心中是交戰着兩種心理，便是對於兵的厭惡與祈求。

他現在走過照膽台的門口，聽見那裏伴着暮靄起來，麝和在這蒼茫而且陰慘的氣氛中的軍號，心裏便呈現出這許多已往的心象。

夏天的薄暮幾乎似沒有的，牠是每當夕陽下去之後，緊接着的便是一層覆蓋下來的黑暗。他在公園的前面的牌樓下走過，微茫中覺得暮色從遠處的滿面漸漸的暗到湖心亭，暗到阮墩，又即刻暗到他的脚下。他無心再觀賞風景，他只微微覺得又是一日過去，胸中隱隱的有些酸鼻傷心。湖的對面忽然閃出一點光明，接着又是疏疏的兩三點；他無意間目光被牠一引，只見那處的電燈已在城隍山脚湧金門外等處烟燦着；而平靜的湖中，也從電燈的脚下起，添了一道一道的金光。

接着樓外樓一壺春等幾家酒家的電燈也放光了，接着湖濱公園一帶的燦爛如繁星的電燈也閃耀着了。

整個的西湖，頓時變了景象；這正如美人籠着全身輕綃的黑絳紗而在牠的邊緣點綴許多發光的寶石；在靜默溫淑中帶有活潑輕盈之妙。

他蹣跚然行着，對於一切的自然之美，都好像沒有覺到一樣。樓外樓前面瀕湖的幾株大柳樹下面擺着幾桌精美清潔的酒席，電燈便裝在伸出的樹枝上，每一個嫩綠的柳葉，都透明得可愛，從這盞電燈光光的四週，逐漸把陰影濃厚過去，又接着那盞電燈。湖水在他們的面前潏潏然興起微波。他們頭上的柳葉便欣欣然顫動，如有靈感一般把涼意送到人們的身上。

在那酒席前面坐着的，有時髦的青年男子與青年女人，也有老年的高貴的老夫人與天真的小孩子；看來他們是一家的，又像是不是一家的；總之，喜悅充滿在他們各個的

心上與臉上。

但在他的眼中看來的，卻是一批討厭的東西；他好像他們在凌辱他，訕笑他，笑他是無家可依，笑他是日暮途窮行將餓死在異鄉的浪子。

他想起從前當排長時的情形，那時他們的軍隊是新開拔到南京的，那時他還沒有和他的夫人結婚，還是一個精壯的，未經世事的，一團火性的男子。他也同另外的排長營長們一樣，覺得這初到的繁華壯麗的六朝故都，的確是永久深祕着江南春色的地方，所以便在空閒的日子，儘日儘夜在秦淮河的緩歌低唱，漿聲燈影中消磨他的喜悅。這當然是值得回憶的，而且也值得抬出來與這批雅有清興，西湖夜飲的少爺小姐們比擬的。以後，他在一家酒館的樓上認識了他現在的夫人了，以後他與他的夫人過從很親密了，——當他結婚的前一個月，他與他夫人時常肩並着肩，手牽着手的走着，何處沒留着他一雙倩影的足跡呢？

——啊！往事如夢，你這一對充滿喜悅的青年男女，請你們不要以此驕傲人，要你現在的歡樂，僅爲將來換得苦痛的本錢。嘿嘿！我不是你的榜樣嗎，你將來恐怕還要比我都不如。

他心裏這樣想着，便好像用手指着青年的鼻尖，當面斥責他痛罵他，夷落他一樣；中着一股無名哀火，似乎發洩了許多。

他走過西冷橋，走過蘇小小的坟上，再走到岳坟。

因爲到杭州後，頓然發覺了自己生活維持已經有些靠不住了的他，心裏便發急，來，一面固然想早點得到一個美缺，一面也想極力的節省費用。他初到杭州時，本來是住在城站旁邊的一間小旅館裏的，後來覺得旅館的費用太貴，恰巧那天遊西湖時經過岳坟，只見岳坟的左旁的尼菴中有幾間樓房在招租，——因爲他的便宜，便遷居過來的。

尼菴裏是沒有飯吃的，所以他每餐總是走上岳坟去買一些饅頭包子等類，吃吃當

飯。

他在樓外樓前面走過，看他們在綠透了電燈光下豪飲時，心理覺得有一種渴求，口裏的津液便如泉湧一般的出來。以後從蘇小小的坡上看到跨虹橋頭杏花村豎着的那張酒旗，——那酒旗是豎在埠頭旁邊，埠頭上再燃上一盞白亮的煤汽燈所以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時很有些迷醉。

他極力的想把這一種渴求壓止下去，走過杏花村的酒旗下面時，便低着頭，加緊脚步的走。這正像經過債主的門口，又像遇見初戀的戀人。他本來是要在岳坟前的一家鋪子上，買幾個饅頭的，但今夜無論如何，也要到飯館去吃一次飯了。

——不能在樓外樓，杏花村吃大菜，吃本地風光的醋溜魚與暢蝦，已經是曲全之至，我難道連飯都不應該吃一餐嗎？他想着，於是走進一家飯館。那裏的飯館與酒館是合開的，因為遊西湖的人，每每喜歡先吃幾杯酒，而後吃飯的：所以飯館的設備，都是除了飯與

小菜以外，還備有各種的下酒東西，以應顧客們的需求的。

他爲了那堂官的詢問，便糊亂的答應了先吃一點酒。在酒中，他想起今天在督辦衙門中遇到幾個候差員的談話。那個身體很長，長着一下頷鬚子的人，他自己說是督辦的親戚，他說他是來杭州一年多了，進去見督辦的時候，督辦總說再過幾天等某處一個好缺出來就給他的，但是再過幾天，再過幾天，現在已經過得一年多了，那個缺卻還沒有出缺。還有那個湖南人，他說他的名字在兩年前就說可以掛牌了的，但是到現在還沒有掛出來。其餘還有幾個候差的人，有的是四五個月的，八九個月的，他們也天天在希望着補實缺，天天希望着掛牌，但總是徒然。他們又告訴他，在幾日以前，督辦拿出多少錢鈔，分發給許多候差員做旅費，要他們暫時回家裏去，等將來有機會時，再用電報叫他；他們的旅費，也有四五十的，也有一二十的不等。他們又對他說，他們倘使另外有什麼門路可以走，他們也打算消差了，因爲他們是實在沒有法子。他們又問他對於督辦有什麼關係。他想

騙他們說督辦是他從前的同學，恐怕把真實的話說出來，說是督辦衙門當中的一個科員是他的同學，使他們訕笑。他的面紅了起來，因為固然不想說真話，但亦不敢說假話。他當時覺得也不知怎樣好——一住下去又不知幾時有差，回去，就連旅費都沒有——

他一邊想着，一邊無意間已喝下許多酒了。

——就是可以回去，他接着想：我走出門時，借來的旅費，用什麼東西去償還呢？我怎樣的對得起我的老婆，岳母，我更將怎樣的對得起我的母親呢？啊！母親！你是爲了我，而忍辱在她與她的母親之間的。母親，我便是爲了你，也應該有揚眉吐氣的一日！但是，母親！現在你的可憐的兒子是流落在異鄉了。

他此時已經有五六分的醉意了。一個人當吃到半醉的時候，神經是最興奮的：若是他同時要在半醉中想起怨哀來，便什麼人也不能夠阻止他不再喝酒了。

——母親，啊！母親！我顧不得你了！我現在只有酒能安慰我。

——啊酒，酒！他發覺他杯中的東西已經沒有了，便凶狠狠的把檯子兩拍。一種英雄威武的氣概，表現在他每一個筋肉與細毛中。——酒。酒啊！你是我的知心朋友了！只有你是到處伴着我，解除我的悲哀，安慰我的寂寞的永久的愛人啣！

——啊！愛人！我們是親吻罷！他把一杯滿滿的酒送到喉下去了。啊！我遠方的母親，我祝你永遠健康罷！他又斟了一杯滿酒送到口裏。啊！我的老婆。我的兒子。我的未來的運命，阿！請了請了！我們敬一杯。他又把滿滿的酒杯送到嘴邊了。

這一杯的酒，沒有完全流到他的喉下，差不多有一大半是從他的嘴角上溢了出來。大概他自己已經沉醉了，他還不曉得呢？所以前襟弄溼了；他也毫不注意。

這三杯飲下之後，他眼前的天地頓時變了方向。他的頭漲大得如幾石大的稻桶，而這稻桶又是在加速力的旋轉的。他的整個的身軀，如縮在水裏一樣，從脚跟起一直經到胸口，都在浮動起來。

他踉蹌的從酒館裏走了出來，對面的一陣涼風，正如一桶冷水對着他的腦門，他的胸口一潑。他吃在肚裏的東西，便在那裏蠢動，一股酸水往喉嚨直衝。

四週黑暗得如同地穴，他的眼前如堆積着無底止的層雲。火花在他的左右搖幌，大地拖着他的腦袋打滾，空氣的浮力似乎要把他的全身載起，地球的吸力，又似乎加重的吸住他的兩腳。

他不知方位的，于于幾步，才舉起頭來，隱隱中看到天空中閃爍着的星斗，與遠處如鬼火一般的路燈。

盛夏的晚上，雖然時時涼風從湖面吹來，覺得分外涼爽；但當湖風一陣吹過後，空氣中餘留着的，還是一種令人焦躁的悶人的熱氣。

他無目的的已經摸到跨虹橋邊。那時湖埠的煤汽燈已經別去了飛動的酒旗。他跨上跨虹橋，昏昏然坐在那石櫓上。他頭上飄動着黑雲，黑雲倒影在橋下的湖水裏，死之

恐怖就隱藏在那裏顫動。黃昏星已經在湖心亭頭上的高空懸掛，伴着她的小星團團的圍住她。在她四週燦爛。湖水微微地漾着，天上的羣星們，一切都竄入湖底沐浴。黃昏星在湖裏比在天上還要明亮，比在天上還要多一根撒滿金光的縹緲的彩帶。在那裏，一切都好像是神祕的——神祕的湖底，神祕的水天，神祕的星星，神祕的雲影。在這許多神祕的勝境當中，那裏有隱隱約約的漁歌，有或斷或續的欸乃，此外似乎有喁喁情侶的談話，與輕輕彈奏的琴聲……

西湖的女神，婀娜的立在這神祕的境界當中。穿着一身輕紗的黑衣，載着滿頭燦爛的珠玉；她的裙裾是如輕風一樣的和柔，如垂柳一樣的窈窕；她的舞袖是飄過湖面的雲影，是漾遍全湖的波光。她是如此的美麗，她的美麗是在一切的文字形容之外，是在神祕的非可言喻之中。她曳着裙裾，拖着舞袖，立在嵌鑲着滿天星斗的湖底跳舞。在那個時候，那隱約中的湖上的琴聲與情話，便是她跳舞時的音樂。靜默的四週的山峯，便是爲她而

看得入迷的觀禮者。

那時他醉得靡濫的頹然倚在石檻上，差不多要忘了自我，沉醉在這夜的西湖中了。他隱隱中似乎看見西湖的女神在跳舞，他隱隱中聽見她的足聲。他在微茫中似乎聽得一陣很急的底履聲。從湖面踏來；接着便是一陣襲人的陰風。黑雲忽然又在他的頭上飛過，他的心便似應着天象似的浮泛起一陣黑氣。那黑氣是從他的肚底浮起，來勢滾滾的一直經過他的胸口，衝上他的喉頭，再從他的喉頭向口外冒出。

跨虹橋頭的空氣，頓時改變成一種濁酒，羹餚，再混和着胃酸的污臭。那臭味是非常難當的，倘使誰能用鼻子去承受牠，牠便能如電磁石一樣，把你肚裏的東西，一直從心肝底下吸引出來——牠會倒翻你的腸胃，牠會把你心肝扯到喉頭。

他俯在橋欄的旁邊，好像自己的身軀，已經不是他自己可以主持了的。那些從口裏嘔出來的東西，不規則的澈滿在橋上，橋欄上，甚至撒到橋欄外，撒入清清的湖水中。他被

那些臭氣醞蒸着，一時差不多失了知覺。

天空的黑雲，從南高峯的頂上飛舞過來，籠罩着滿天的星斗，與滿湖的根斗。黑雲在湖上把全湖幻成無底的黑暗，陰風馳驟着如大慘殺時的狂呼。

他把心中的酒味吐完，他再把胃底留養的膽汁吐出。他昏迷了一時，才漸漸星來。那時他的靈魂經過了一番陰風的激刺與洗刷，便曉得自己是吃醉了酒，而且是昏迷得吐嘔了。他呆呆的對着黑暗的湖底，與黑暗的雲天默想；不甚明瞭的思想的輪廓，在他的心裏移動，正如疏密不勻的濃雲在天空與湖底移動一樣。

他並想不到日間的一切煩悶的事情，他的心坎中只蠢動着一些模糊的思想的輪廓。「老母……妻子……江浙戰爭……升官……花牌樓……藏春院……革命……生活獨立……開火……」

他慢慢的蹙下跨虹橋，如神遊者一般的走過岳坟，走到自己的寓所。陰風敲着荒菴

中未關好的窗門，他用力的打着大門，老尼只是不應。他不曉得這是什麼時候，想起幾夜來獨宿在這荒菴中，輾轉不能入睡的滋味，便心願多在外面閒逛一回。

在黑暗中，^天上的星星時常透露出一些光芒來窺探這陰慘的世界，他信步所之，不知怎樣的已睡遊一般的走到玉泉寺的山門。山門前那株蓋天的樟樹，樹葉被陰風搖得像白楊一般的響。黑暗躲藏在每個樹葉的背後，恐怖滲透在每根葉脈的纖維。這裏又是一派影象，那不是跨虹橋頭的夜色所能比擬的。

大樟樹的樹下，伏着一塊石碑，大樟樹的旁邊，蓋有幾間草屋。草屋中不知有什麼夜宿的野獸，見有人來，竦竦然在奔竄。他開始聽見這種聲音，再依着聲音尋去，卻在那樹下尋到伏着的石碑。石碑的確像一個人形，他頓時吃了一個大驚。一幕瀏河夜戰的景象，又閃過在他的眼前。

炮火如閃電一般的有時竟紅遍了半天，碎碎然的炮聲亦如雷雨交作前急促的暴

雷。兵士們都伏在前線的壕溝裏射擊，而他卻在壕溝外面指揮。許多被拉來的伏役，都在黑暗中抬着軍器與子彈，有一次大炮一響，火光亮處，兩個抬子彈的伏役，便應聲而倒。及到一個伏役起來看另外的伏役時，他的頭已經沒有了，——那是被火藥炸了的，頭顱的骨子不知飛到那裏去了。那個伏役看到這種情形，只是放聲大哭。他那時正在戰壕上面，急急的跑過去壓止。忽然在微茫中，跳出一個伏兵，舉起閃光的刺鎗向他廝殺。他急忙用力躲避，卻被他截傷了左腿。

陰雲四佈的天空中，忽然電光四射，照見整個的大地。他在電光中，才辨別清楚那是一塊石碑。接着便是隆隆的雷吼。

他匆匆的回身從狹道中走去——他本想回轉寓所的，不知怎樣的，對於方向不甚感覺得明瞭，便走上向靈隱去的狹路。這一帶的風景很好，一片都是竹林，竹林中時常灣曲出幾灣綠水。竹陰如濃雲一般的蓋住太陽，竹葉如厚氈一般蓋滿了地面。在日中，直射

的光線已是不能透度下來的，何況在這陰沉的大雷雨將作的黑夜呢？地下竹葉新舊的組成了濃厚的地氈。每一脚步踏了過去，人的身體可以在上面聳了幾聳。同時，一種沙沙的聲音，便從脚下發出，清脆得直如碎玉。

他在竹林中踏着竹葉走着，鼻官中時時聞到一種不可名言的野花香氣。他在恍惚間，幾疑是踏上仙境，小溪的流水，在轉匯處激成水波，如竹林中的仙子，在私會情人似的，那麼細語悠然。

他的思想是忽明忽暗的，正如現刻的天象。他匆匆的已走過了小橋，再踏入靈隱寺的山門。

狂風震撼着靈隱寺前參天的林木，在呼呼的狂嘯；驟雨如幾百萬的兵馬，蕭蕭然掠過滿山的樹顛，向他面前趕殺。忽然間，天門開處，黑雲的縫中，閃出一道金光，寒人肝胆，提人靈魂；頓時霹靂一聲，天地爲之昏暗，如山崩，如地裂，如大廈傾頽，如巨木摧折。接着便是

趕殺到的如子彈一般的雨點；馳驟縱橫，佈滿天宇。

那時他已跑過春滌亭，顛頓在飛來峯下，暴雨如猛虎一般的趕來，使他加快了脚步。在惶急中，又一個燭照全個大地的閃電與崩山倒海的暴雷。他在這一瞬電光中，瞥見飛來峯的全景。四面都是暗綠，四面都是不透露的密組的樹葉。那些陰覆着的樹葉，便好似雲天。而在空中立着的一株株巨幹，便是雲天的支柱。飛來峯下的殘岩與雕像，以及飛來峯畔的亭臺，便是雲天盡處的神仙與仙都。但是一瞥之後，一切仍歸黑暗，於是黑暗又伴着暴雨，呼呼然幾欲吞食大地。

他跑入飛來峯畔的冷泉亭。外面的雷雨愈叫吼得利害。他輕輕的坐下在欄杆旁聽雨，心境一靜，不知在什麼時候疲倦的睡去。

好像是在戰爭，而且是在風雨中……縹緲中，似乎自己的後面有很多的戰兵追趕，……似乎是被敵兵趕上了，又似乎被他們用很鋒利的白刀貫穿他的胸口了。他並不覺

得心痛，只是不能夠自己掙扎。他想，我還沒有死呢，我似乎聽見同時有一把白刀飛過我的頸項的，不知我的頭還是屬於我自己的沒有他想，用手去摸一摸，但是提不起手來……後來右手一動，竟是掙扎醒了。亭外仍在下雨，他又疲倦的睡去。

模模糊糊的，好像是收兵的時候，好像是在某一個長官私宅燕會，又好像在督辦署的會客室中……這中間許多的景象，他似乎不很清爽了，他好像是從賽馬回來，又好像是同他的夫人從戲館裏回來，他曉得自己是升到營長了，他在對他夫人誇口……一會兒，他又在營幕中，似乎就是就睡的時候，身上的手鎗與指揮刀都已解下。忽然外面走進一個小兵一手藏在背後，手裏拿着手鎗，那枝手鎗，他一見即能認得，是他日夕不離的好友，但現在卻不知怎的落在那小兵的手裏了？小兵將一隻空手放在額上行了一個軍禮之後，說：「營長！你是三百元錢一月的營長，我是賺八元錢的小兵：現在，我的八元要同你的三百元拚一拚呢。」那枝手鎗便對正他的鼻尖，鎗口在猙惡的向他冷笑。那鎗口好像在

說「我現在要吃你了。」「看看是你值錢的生命值錢，還是不值錢的生命值錢？」……鎗口噴出煙來，同時他的耳朶裏聽見拍的一聲，自知不救。便「呵啣！」一聲昏倒了。

那時亭外的暴風雨還在馳驟着，電光亦在時時扇閃。他在夢中覺得自己的身軀倒斃下去，不提防他的酒後的身體，真的仰倒在欄杆之外。欄杆外是飛來峯下的巉岩，巉岩上的天空還是下着呼呼的風雨，他等到發覺到自己的身子傾斜時，四肢已無可掙扎了。暴風雨一忽兒又過去了，黑雲又在星幕的外面分散開來。星星沐浴在清淨的空氣中，飛來峯的樹木，溼淋淋的如剛出浴的靜默的美人。

他還沒有跌死，他還在星光之下掙扎着，創傷跌遍全體，呼聲震徹林谷；大概他的昏迷的酒，這時已覺有些清醒了。

隱匿

上

傍晚的時分，阿火的小麵店中，忽然走入一個特異的顧客。他披着一件破舊的大衣，兩手垂着，插在左右之衣袋裏，舉止十分凝滯，愈顯得身軀之龐大而呆木；頭上戴着一頂鴨嘴帽，正與身上的大衣一色，而且有些發光的油膩，額前的一塊遮陽，好像草舍的前簷，直蓋到他的眉下。他的臉孔黝黑，且深深的藏在那塊太陽罩的簷下，在立在沿街的灶頭上的，阿火的娘的老花眼中看來，簡直辨不清他耳目口鼻的部位。

這一位顧客的特異的服裝，阿火的娘是少見的。她見到這一種新式的穿戴，這一次，還算是第三次，實在是希罕得很。第一次，是一個雪霽後的早晨，大家都關門着在烘火，忽然有人匆匆跑進來，要她們快出去看，她也不知道看些什麼，便跟着跑到門口；但是那人

已走過她的店門，她只能看到他的背後，那是披着一付好像衣裳的東西，頭也埋在裏面，兩脚也不見得走動；從全體上看來，正像一座糞缸上面的茅廠。她們議論着，倘使在黑夜中遇見，是要使人嚇死的，她們又罵他是活鬼。後來纔知道，那人是城內有名邑紳張壽峯的大兒子，到東洋國去了三年回來的，所以這種裝扮，也是外國派的。第二次，是縣裏的一個什麼科長，坐了一頂轎子回去；轎夫把轎子停在她的門前，走入她的店中吃麵；她纔看見轎裏的一位「官」，也是穿着外國派的衣裳的。所以連現在這位顧客，她算是第三次的見識了。

這一位顧客，僅僅把她上下的打量一眼，便一聲不響的，走入她的店堂中。她在這瞥眼中，把前兩次見到穿大衣的闊人，都顯現在腦裏；她囁囁着，如自己被人捉入縣堂，對着巍峨的知事老爺的說不成話。

「客……你吃點心嗎？」

那人表示着不自然的訕笑。在這不自然的一笑中，明明是包含着許多輕屑的意思。她也很明瞭這一層意思的；她知道這一種闊人，是要吃好東西的。

「客！你若是要吃炒麵，我可以叫我阿火來炒。」

那人還是輕屑的張口一嗤。他隨手把頭上的鴨嘴帽摘下，帽內露出一頭蓬亂的短髮，眼睛骨碌的望着她，又很鄭重的把帽子丟在桌上。

「你不認得我了嗎？我是新從上海回來的，我是……」

她聽到上海二字，腦筋中就好像起了一回特別的作用；但是這一次特殊其來的刺激，無論如何，也不能引起她正當的反應，她似乎覺得上海是同自己很有關係，但這一個關係，又是清潭裏撈人影似的，摸不着頭腦。她想到自己的生意上，就決定這一位顧客，是她從前的顧主；不是時常在她店中吃麵，便是在她的店中宿過幾夜的。她想到此地，反是自己高傲起來，以為店裏每天都有外地的客人，那里有這樣好記性，把他一個個都記牢，

都認得呢？而且從他的口音中也可以辨認得出來，他是帶着滿口的外路口音，來勉強學說本地說話的外路旅客。

「你是在我的店裏宿過的嗎？呵！老主客。我老了，眼力一點點差來，客又多，真是忙記了……」

她兩眼釘住了那人，右手不自然的在胸前上下來往。說着，又在干癯的臉上，現出一陣不自然的癡笑。在這一笑中，是包含着歡迎老顧客的雅意，與自我表現的高傲的自尊。

「你要吃炒麵嗎？我的阿火，近來會炒得一手的好麩又油——客！老客！你請坐一坐，我去叫阿火來。」

「大嫂！大嫂！」她爲要招待這位大顧主，就要在木笨而凝滯的老骨頭中，顯出一副伶敏而殷勤的身手。他要到中街的一間小雜貨店裏去叫阿火，所以先叫她的媳婦，阿火的老婆，出到店堂招顧一下。「大嫂！你到店堂裏來罷！我去叫火去。」

「阿火等一等叫也不要緊，你的彩珠呢？我是竹嶺橋來的，我不是來吃炒麩的，——我是你的女婿呢，丈母她呢？珠妹到那里去了呢？」

她聽到竹嶺橋三字，心頭就好像打了一個懸空的霹靂。她想，他一定是她的女婿的房族兄弟，聽見了彩珠的不好的風聲，特地來打聽虛實的。她的疲乏的神經，正如一隻羸弱的兔子，早已被竹嶺橋三字一枝箭射昏了；末後，他自己說就是她的女婿，並且叫她一聲丈母，她全都不知道了。

阿火嫂從內房走出來了。畢竟她是一個青年，比不了她婆婆的老昏；她聽那位異鄉口音的客人說自己是婆婆的女婿，並且叫她丈母，便疑心他是彩珠姑的丈夫。她走上去，硬着頭皮，仔細的把他打量一番，便在他身上發覺了許多不容易改變的，三四年前，善金姑夫的顏面上的特點，她就斷定這位穿大衣的顧客就是她的彩珠姑的丈夫，從上海回來了。

「阿媽真老昏了，自己的親子丈都認不得了；他就是善金姑丈喇！」

阿火的娘又詳細地在她女婿的身上看了幾眼，不禁自己也啞然的笑了起來。於是阿火嫂、善金子丈也跟着笑了起來。

「子丈，你幾時回來的呢？」她欣然的問，好像忘了一切的現實，在夢裏得到神仙賞賜她寶貝似的，臉上滿露出超乎利害的笑容。「我真的認不得你了，你幾時回來的呢，你又穿上這種衣裳，這種帽子，我還是客人呢！」她喜歡得幾乎連話都沒有頭緒的亂說了。「你幾時到家裏的呢？」她又把他看了一眼，視線中包藏着許多種的驚異，好像要用力量證明，這不是夢中似的。她靠上了一步問：「你這幾年在外面都好嗎？那時聽說你的船要飄到紅毛國，不知幾時可以回來，你的彩珠——」她說到彩珠，心中就遭了一個重大的打擊，恍惚中她的背後好像有人掣她的衣角，伏在她的耳跟，限制她不要說出似的；於是她的舌根就硬住了。

「彩珠——哭嗎？她現在在那里呢？」

「她在——在一個地方，——在那邊……」

剎那時，她臉上的笑容立刻收盡，罩上一臉的悽慘的雲霧。她好像在夢中驚醒一般，眼前就是刀槍森嚴的死地。她對着她女婿的話問，好像一個犯了殺人罪的女囚，提着心肝，看牠鮮紅的在自己的手掌中一跳一跳的，對着審判官，不敢說出一句話。她心裏震顛得利害，臉上失了血色，一切都像決了死罪的囚徒。她知道他是看透她們的隱祕的，她知道他早就曉得彩珠的事情了，她知道了他這一次的歸來，一定是聽了什麼人的閒言，來同她們辦交涉的；不然，何以他出門四五年了，不在平時回來，而偏要在彩珠有了風聲的時候，纔回來呢？她不能告知他以真實的一切，她不能告知他彩珠是隱匿在自己兄弟的襖上，是爲了難以瞞人眼目的形體之難以見人。她只好含糊的答應，但是舌根已經掉了幾個花樣，還是不說一句整全的遁詞，只是說出這麼一句很容易被人察覺，被人捉住話

蒂的支離破碎的含糊語句。

「在一個地方，在那邊，你總該對我說。我是她的丈夫。我回家了，你也該把她叫來讓我見見。——她在那裡？丈母不會生病罷？」

「是的，她是生了病，不能出來，——她生了病。」

阿火嫂立在她婆婆的後面，早就理會得眼前的慘事了。她覺得她婆婆簡直是受罪，是受審判，心裏也很恐懼；只是她不便說話，所以站在那邊默着。現在，她聽見善金提起生病二字，便料定他什麼隱蔽的祕密，都知道了。他這一個「生病」的「病」字，明明是對着彩珠姑的「病兒」的「病」字下暗示的；她深恐她的婆婆再這樣囁嚅而顫慄的回答下去，一定要被他捉住話柄，至於下不了臺的，所以便向後拖她，婆婆的衣角。老年的婆婆，毫不知會意似的，又遲鈍的回過頭來，看了她的媳婦一眼，問她說什麼。阿火嫂一面恨她婆婆的無知，一面又不得不趕快想句巧妙的說話來救急。她面紅了起來，好像說不出

此页空白

此页空白

內外都是閃亮的，差不多可以照見人影。比起阿火嫂藏在箱裏的那個藏銀器首飾的盒子，是喜人得多了。他把那根香煙夾在右手的指縫中，好像要放到嘴邊了，又放了下來，四面的張望；他向着灶頭走來，問有沒有自來火。

她們看着他的動作出神，又對着他的鐵匣呆想，所以沒有想到要火吃煙的事情。阿火嫂聽見他要找自來火，就跑過灶頭去拿，但他卻已經捉到手中了。他把香煙放在嘴裏，上下脣用力的閉住，（看來那根香煙，是沒有咬到牙齒的。）於是把自來火燃着，往露在空中的那端一點；同時，鼻孔裏就走出一道青煙。他丟了那根已燃的火柴，又把嘴上的香煙拿在手裏，口裏便吐出一大口的青煙。

她們看着他的一舉一動，都帶着特異的風度，正如他身上穿的那件大衣一樣的人尋味。她們正看得出神，卻不提防他口中吐出的青煙，散佈在空氣中，又侵佔入她們的喉頭和鼻孔。阿火嫂只覺喉嚨裏有點發癢，而她的婆婆，卻早就咳起來了。

阿火乃娘因爲這一咳之後，精神上反是清醒起來；她便改了一個念難，好像自己心中有把握了許多。他既然來了，總算是天差來責罰她們的，或是祖宗的神靈把他迷來要同她們作難的；橫直是跑不了這一次的「閻羅王見對面鬼」了的，另外還怕什麼呢？她吩咐她的媳婦趕快預備點心，大概他的肚裏是要餓了的。她自己走出店門來，一跛一跛的向中街走，意思是要去叫回她的阿火。她走了幾步，又回到門口，叫着對善金說：

「你坐一坐，子丈！我去叫阿火來，——他近日因爲店裏沒有生意，所以時時在新興雜貨店閒談。」

她往新興店去，必須走過她兄弟的門前，——彩珠便隱匿在那裏的。他兄弟叫江峯，在這裏村上，也算是一位人前說話的老成了。他的房子比較大一點，而且靠在村後，位置也頗幽晦；不比她的幾間店屋，靠着街面，是一覽無餘的。自從彩珠有了身孕之後，她們便驚慌得要命，恐怕她終日坐在店中來往的客人又多口頭錯雜，難免不生是非分的是非。

來。但是那不能用膏藥貼住的人家的口嘴，卻如長着翅膀似的，一天天的傳播開去，正與她生理上腹部的膨漲成正比例。後來見是勢頭不是，她們就商量着，說生產在自己的麪店裏，總不是事；所以就隱居在江峯的後樓上了。

「要否先去告訴彩珠呢？」阿火的娘想：「說她的丈夫善金來了。」

但是她很怕懼，她恐怕告訴了彩珠，彩珠便要害怕得哭泣；她想彩珠的哭泣還十分緊要，若是彩珠因了哭泣而至於流產，便將如何呢？這一粒的小生命，畢竟是值得愛惜的。

「真累死我了，誰心願沾染到這種醜陋的名譽呢？——我老了，還得不到好死！——彩珠也是我的冤家，好吃好穿，安穩的過日子不好嗎？偏要幹出這種事；就是那個鬼，那個天誅地滅的東西，也是前世的冤家。」

她想到這裏，不禁在臉上露出幾絲復仇的怒痕，乾癟的眼尖，便皺成幾個三叉的燕

尾脫了牙齒的下頷，又不自然的磨了幾下，兩手也起勁的握成拳頭，無目的的豎到胸口。她便走入江峯的家裏。

阿火當她父親死了的時候，自己還不能自立；後來因為他的母舅江峯翁是這裏村上的首事，而這村上的交通，又便於商業的經營；所以她們就搬到這裏住了。她們以先，光是開麪店的；後來因為這小村上有開幾間宿店的必要，所以她們的營業也就擴充了。——有時，她們的收入，果然很好。

彩珠一向是孩子一般，毫沒有有一些女子的德性及女子的優美的，她結婚以後，她的丈夫就出門了；許多年沒有音信。她因為丈夫家裏沒有遺產，又沒有什麼親人，便跑回來，終年住在她兄弟的家中。她住在這裏，是很孤單的，她沒有什麼知心的人。她的嫂嫂，是很恨她的。她的哥哥呢，也是一個無能的男子，有時聽他老婆的議論，想到經濟的困難時，便思趕她走；有時聽了母親的說話，姊妹畢竟是同胞骨肉，難道看着她挨餓嗎，所以又要留

她自然，唯一的愛她的，只有她的母親了。但是母親是年老之人，她的愛，畢竟是隔一層的；而她的青春，又似不僅在得到母親的愛爲止。她是在希求着異性之愛呢！

她大概有什麼表示罷，不然，怎便受那人的非分的挑撥呢？

那人是一個外縣的木匠，他晚上回來住在阿火家裏，明天又去到人家工作。他沒有工作的時候，就坐在家裏閒談。他們差不多如自家人一般，——但是，正是因爲好像自家人，便出了「花頭」了。

他們來往已有一個多月了，可憐的阿火的娘們，還不會知道呢！以後，大概這消息有些洩漏了。第一個發覺的，自然是阿火的老婆。繼續知道的，是阿火，再次之，是阿火嫂的知友雲潮嫂與鮮花妹。於是從雲潮嫂與鮮花妹們的口中，就傳遍了全村，再在全村蕩漾的空氣中，震動到阿火的娘的弛緩而鈍笨的耳鼓。阿火的娘聽到這一種的風聲，便奇怪的發呆。她說，現在的人是太難做了，像她彩珠一樣的，幾年丈夫沒回來，人家就要說東說西，

說了許多壞話了。她又賭咒的說，若是有那一個人敢在她的對面指出某人來，她可以同他對天宣誓，或者竟可以備好香紙蠟燭，往城隍廟去對質。但是，當她這樣發火說話的時候，阿火嫂卻只是冷笑的勸阻，說不要太過聲張，聲張了反是沒有好的收場，正如一塊雪白的布疋之墮入染色缸中一樣，將永遠不能洗淨，反而多些臭名。彩珠卻是一句也沒有說話，只是流着眼淚，不住的哀哭。

阿火的娘見她的女兒，哭得悲哀，胸中就格外的噴火，但是她的女兒呢，卻因為她的母親的雪恥的憤怒，而愈加悲哀。她那一夜就哭到天亮，再奇怪的，就是宿在她家的外縣木匠，卻沒有歸來就睡。

事情是證實了。第二天的早上，那個外縣的木匠就騙着她們，把行李搬去；於是阿火的娘也有些相信起來。

木匠走了之後，彩珠就覺得自己的身上有了變化了。她哀哀哭泣，還想那個木匠歸

來，但是那人卻終於「鴻飛冥冥」了。

她們也會想用藥把她腹內的嬰孩墮了，但是又沒有實行的決心。她因循着輾轉在苦悶之下，終於臨到難以處置的時日與場合了。有許多人的冷刺，說就是養了孩子也沒有什麼——若是一個男孩子更好，日後便可以靠老；是女孩也好，養大了可以得到一百二十元聘金；——橫直她的丈夫回來與否是沒有定了。這實在是冷諷熱嘲的說話，但是她們卻信爲真理，竟要留着那腹內的無父的孩子，把他養育起來。她們又想着生產在家裏不便，所以便得了江峯的同意，搬到他的樓上去。

阿火的娘走入江峯的家中，情色非常的凶狠。她正想到那個木匠之可恨，她的彩珠之無辜受欺。她恨不得把那個木匠拖住咬他幾塊肉。她的兩手癱攣般的握緊兩拳，舉到胸前，她的脫了牙齒的嘴吧，很起勁的促成一團。

她走入江峯家中，第一個碰到的就是江峯自己。他沒有詳細看明她的臉色，與各種

姿態的表情；他只隱約中看見她行動的慌張。

「旅客多嗎，今夜？」江峯問他的小阿姊，這是很平常的事情；因為她的宿店，時常在傍晚時，走入許多過客，至使一時齊備不起許多東西，便匆匆忙忙的跑到她兄弟家裏去借用的。

「沒有旅客。」她的聲音有些顫抖了。她癡癡般的走上一，立在她老年兄弟的面前。「娘舅！」她叫了她兄弟一聲，聲音愈加低下，暮色蒼茫中，好像她的四週有什麼東西，不許她宣露一些秘密；但是，除了她眼前的兄弟以外，又有誰是她的親人，誰是她可靠的救星呢？她的聲音顫抖得十分可怕，很使人聽了發呆。「娘舅！那人回來了！」江峯只是呆着，覺得莫明其妙。「他——我的女婿——彩珠的丈夫——他現在回來了！」

江峯呻吟了一下。這的確是一個討厭的問題，他偏是在這幾日來到，若是再遲幾日，待她分了身以後，那便沒有什麼了；但是他偏不遲不早的到來，恰在她腹部膨漲到無可

隱瞞的時候，卻便是一個困難而討厭的問題。他是富有處事的經驗的，他恐怕他老年的阿妹，談話太慌張了，早把彩珠隱匿在他的樓上的事情告訴她了。立刻便問：

「那末，你可告訴他，彩珠在那裏沒有？」

「我——我可沒有告訴他；阿火老婆已經告訴他，說彩珠到她的阿姊家裏去了。」

「他現在人呢？在那裏？」

「還坐在我的店裏，——他穿着一件大衣，進來就不喝一聲我，氣哼哼的；我還是——一個宿夜的旅客。——」

他們呆了許久，江峯似乎忽然憶起似的，問

「他在外面四年，有沒有寄錢來回？」

「沒有，他只有寄來五塊錢，是在第一年的六月，以後，就連口信也少有到家，——有一年完全沒有信。」

江峯又呆想了許多時候，覺得他阿妹的家事，除了他自己就沒有人任管，況且現在彩珠又是隱藏在他的後樓哩。

「現在，可以不用對彩珠說，而且你也可以回去。——大概他還沒有吃飯罷！——你該快些做飯給他吃。如果阿火沒有在家，你該去叫他回家。你們吃了飯之後，要阿火把他領到我這裏來，我自會說話對付他。」

她雖然不曉得她兄弟將怎樣對付他的女婿，但她的心中，卻似乎放輕了幾百斤的重擔。她默然的從江峯家中走了出來，又趑着往新興雜貨店走去。

下

善金坐在阿火的小麪店中，暮色漸漸低垂下來，迷糊了四週景物的輪廓。他呆呆的坐着，腦筋中所記憶起的往事，也如海洋中暴風後的平靜時那麼模糊。大概他是受了偌大的風波，與偌大的刺激才倦遊歸來的。他的幾年來的飄浮的生命，東飄西衝，不知何處

是他的歸宿。他現在無所謂興奮了，他自視爲一個沒有靈魂的人。他的尖銳的人性，他的純真的靈魂，他的獨特的自我，一切的他所有的特質，都被泱泱的海風吹散，都被滾滾的海水沖碎了……現在他所有的只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壳，一把沒有鋼鐵的鈍刀。在他的心中，什麼興趣的問題，都覺得淡漠，在他的眼中，什麼引人的彩色，都覺得模糊。

他這一次的歸來，心中也不過感得有那麼一回事罷了，實在他對於人世，已覺得淡漠，何況是無人的家鄉呢？他之歸來，是無可無不可的；他在沒有動身歸來以前，也沒有什麼強烈的要求，和滿滿的希望，他想不過是無聊中的暫時取樂罷了！

他的父親是早死了，他只有一個母親。他父親沒有什麼遺產留給他，也沒有什麼積蓄留給他的母親，要她養活他的兒子。他母親在他父親死了的第二年，就招入了一位繼父。這叫做招郎抱子；他母親心願犧牲了自己的貞節，而設法養大兒子。他的繼父是一個水客，他是終年在外面東奔西跑的；他日後所以過着這樣飄浮的生活，也就是他的繼父

領導他走上這條路運的。

現在，他的母親是死了，他的繼父也歿了。他如一隻沒有鱗介的小魚，在偌大的洋海浪濤中沉浮。他是在前五年對彩珠結婚的。結婚的時候，他差不多是三十多歲了，而彩珠卻不上二十歲。他一切在未婚以前所幻想着的，結婚後的美麗的空中樓閣，都被結婚以後的現實所坍塌。他覺得結婚也不過是那麼一回極平常的把戲罷了！

他結了婚以後，在內地住了兩三個月，就跑了出來。在普通的情形看來，他在這幾個月裏的新婚生活，當使他欣欣羨慕，依違不舍的了——就是他在未結婚以前，又何嘗不是這樣期待着呢？但是，他是失望了，他毫感不得一些精神上的調和融洽的快樂，他覺得到處都是隔膜，到處都有阻梗，到處都有拘束他受苦的枷鎖。他第一樣覺得討厭的，就是不隨意的金錢負擔。但是，牠的代價與酬報呢，卻除了死屍一般的肉身以外——實言之，就是除了一部性交的機械以外，什麼也感不到生活的充實。他的虛空的心靈，他的飄浮

的生命，終究是那樣虛空，那樣飄浮。但是他那悲苦的命運，卻更覺得沉着實味，愈不可磨滅，愈不可改換的了。

他出門的時候，本也想像他的新婚老婆，帶到上海居住；但是她覺得舍不得她的故鄉和母親兄弟，他也落得省了一種累贅的麻煩。因為他和她的結合，在雙方的對手，都似乎可有可無的，不感得什麼興趣和必要，一樣的都是淡然漠然。

他來上海以後，就仗着從前相識的說項，仍舊走入一隻野鷄輪船中作茶房。他進了這隻輪船以後的第一班，便裝了許多偷運的軍械，開往廣州。他預料着回到上海的日期，須在一月以後，所以便在友人處借了三元大洋，寄回家中。他自己便搭上那隻輪船，過他飄浮無定的生活了。

他在那隻輪船中，日日與海風激戰，與巨浪激戰，他的臉色，愈加醜陋得黝黑，他的心志，愈加鍛鍊得堅強。他的輪船在廣東開回來時，沒有在上海靠岸，就駛往天津。在天津回

來的時候，上海沒有停泊幾日，又開往東京。他在輪船上得着一個教訓，他覺得人生也正如一隻無定而飄泊的輪船——牠們是孤立的。他從沒有看過在汹汹的巨浪，茫茫的大洋中行駛的船隻，是幾隻連在一處，以取決於同一的運命的。而人生也是一樣，斷不能，而且不必同他的什麼愛人，妻子結合在一處，去與那人世的巨浪衝激的。

那一年的十二月，他的船在迷濛的大霧中觸着了礁——因為他的船是裝載貨物的，所以沒有多少人命的喪失。他與幾個水手和茶房，是從救生船上飄到相近的一個小島上才得救的。那時霧露很大，幾乎看不見對面的景物；風浪是這樣顛簸，太陽還隱在地球的背後，晨光不知在何時降臨。他與幾個水手在這麼渺小的救生船上飄搖着，不知道他們眼前的命運。他們的小艇，隨風漂去，他們的生命，也隨着小艇飄去；他們不知道眼前的生命是如何結束之後，他們的小艇，纔隨着大風，撥開巨浪，任浪花在他們的四週濺激，溼透了他們的身上的任何部分。最後，他們的小艇，才算到了一個小島靠岸了。

他們登上小島之後，沒有幾日，就被一隻輪船送回上海；他也隨着水手們，把生命拾了轉來，返回上海。他想起生命的飄零，在救回以後，不感得什麼快樂。他回想到在巨霧中破過大浪的小艇中的情形，他覺得生與死的距離，便是一寸厚薄的船板的隔離。他覺生命更是漠然，他那時的沒有溺死，現在也是可有可無的殘餘。他本不想再寄信到家，聽她們自己領會；若是他的老婆們聽見他的輪船觸了礁，疑心他死了沒有消息時，他便可寬了一筆牽掛。但是他在飄泊的上海市中，卻遇到了他的故鄉友人。他迫於他故友回鄉時的殷殷的詢問，便免不了轉了心情，請他帶一聲口信，說他的生命還留在人世，沒有隨着巨浪捲去，叫他母妻們不要傷心。

他在上海飄泊了許多時候，萬事都感得沒有興趣，幾次想起了自殺，自己問着自己，這樣受苦的活着有什麼益處？他自己的答案，雖然說除了自殺，便沒有得救。但是他也沒有決心，也不能把自殺當作有趣味的事情去興奮的實行。

歐洲戰爭劇烈的時候，上海就有許多外國人來招募華工。他惑於他工資的豐厚，與往外國旅行的壯舉，且以自己的孤獨而沒有留戀的生命，便毅然的前去應募。

他們被裝在三等艙裏，炭氣氤氳着，人體磨擦着，大家都抬不起頭來，如囚牢一般的如豬圈一般的關着。外面是翻山的大浪，而艙內卻是逼人欲嘔的奇異的臭味。素以文弱自居的中國人，一向又沒有受過風浪的顛簸，便病的病，死的投入海中了。他是過慣了海洋的生活，與如山的巨浪的激戰，是他的慣技。他們三百幾十人，在上海下船的華工，到英倫上岸的時候，已經不上一半了。他們在倫敦市上徘徊了幾日，卻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又把他們送了回來。

他回上海後，又是過着他從前的生活。——一直隱匿在上海的貧民窟里，毫無生趣的過他的一生。

現在，他不知被了什麼心理的驅使，又翩然的回到家裏；這時，是離他從倫敦回來後

的第七個月的時候了。

他在回來的船上，忽然又覺得回家太沒有意思。回去將作什麼的問題，又開始在腦中隱現。他想起這樣的落托的回去，非但要被他人所訕笑，并且也要遭自己的老婆們的拒絕。但是他的行動，已被機械所束縛，不能隨着他腦中飄然的意志，反回他飄流着的上海了。

他回到他的家中的時候，房子是鎖着的，他漠然的心情，便覺得分外的悵惘與徬徨。他遇到了一位近房的叔伯，便把一些隨帶的另碎的什物放入他的家裏。那叔伯說他來的正好，但是他不曉得這是指着什麼而說。他又告訴他，他的老婆是在她的丈母家裏，他又含糊而帶譏刺的說他的老婆正在等他回來，剛在沒有幾日以前，還寄了一封信給他。旁晚的時分，他走入他丈母的店中，爲的是自己幾年來的落托和頹喪，便躊躇着，不敢直接叫出一聲丈母；但是他那年老而眼花的丈母，卻對他演着這種可笑的把戲。

現在他坐在他丈母的小店中，腦中馳迴着的思想，仍是如暮色一樣的稀淡而且漠然。他不過稍稍覺得有些驚異罷了。何以他的丈母對他這樣驚慌而且隔膜呢？何以他們說到他老婆彩珠的行蹤，這樣的猶豫而詭滑呢！他聯想起他叔伯說他來的正好的情形，難道她是轉嫁了嗎？要不然，不是死了，就是生着重病吧！但是，無論如何，他沒有回來時，只管可以不用理他；如今他是回來了，卻什麼也不應該瞞着他，而且也不能瞞着他。他默默地呆坐着，覺得此中一定是有些亂子了。

阿火匆匆的跑了進來，隨後他的娘也到了。他走到善金的面前，就乘勢在桌邊坐下。「子丈！你是幾時到的？」阿火如同待遇他店中的顧客一樣的和善說。「你行李放在那裏呢，何不搬到我這裏來？我這裏房子又空——」

善金看着阿火的殷勤，便含糊的回答了幾句。無聯的頹喪，仍然侵佔住他的全身與精神。

阿火是一個三十以外的男子，看來卻是四十靠邊了。他的身上，滿帶有油膩的氣味，額上也時常沾有許多塵煙與油脂。他是剃了光頭的，但頭髮卻豎起有一寸來長，因為是滿頭養上，所以覺得面臉的細小和憔悴。看來他的先天是不十分靈敏的，他的招呼客人的殷勤，一大半還在勉強學會的姿態中，令人一看就覺得不很自然。

他手裏拿着一根旱煙桿，煙袋是在白銅口嘴下繫着；他爲要便於攜帶起見，特意把他的煙桿弄短來，短到一尺來長。他向善金談了這幾句通常的應酬以後，便伸出兩個指頭，探入煙袋以內，在那里，他把袋內盛着的煙絲，抽了一些出來，又用指頭捻成一個團子；於是連着煙桿，拱手似的，雙手遞到善金的面前。善金說不吃旱煙，便在自己的懷裏取出一匣香煙來。阿火見他拿出一枝香煙之後，便在身上摸出一匣火柴，并且順手燃着，送到善金的脣邊；又拿來燃自己的旱煙。

他們相互的噴着青煙。空氣是這樣的鄭重而鎮定，從他們口中噴出來的青煙，積久

積久，就堆在他們的四週不散。

善金的沉默的表情，就是善於說話的阿火對着，也被他黔默得不能說話。他們覺得十二分的隔闕。就是從他們的外表上也能看得出來。

是掌燈的時分了，阿火老婆送上一盞煤油燈。燈盞拿過他們的面前，濃厚的油煙便在他們鼻腔與喉頭亂滾；他們把鼻息拚絕了一下，便看她把洋燈掛在壁上。

晚餐的時候，桌上是端上了四五碗的肴饌。阿火頻頻勸他的妹丈吃酒，但他雖則一口一口的飲了，也不能發生什麼興趣。阿火在暗中窺着他的舉止，究竟他對於他妹子的事情，有沒有曉得清楚。而他又是這樣的沒有剛鋒，這樣沉默。阿火們也畢竟猜不出他葫蘆裏藏着的意思。阿火推想着，他大概是知道她們布置的事情了。不然，何以一定要在這時歸來呢？他想起善金的盡量喝酒，或者是待酒醉後，發他的酒風。他想到這裏，心裏便慌了起來，但一面，又不得不裝出格外的尊敬。壺裏的酒完了，在阿火的本意，是不要使他再

飲的；但是在他的表面上，又不得不說一聲添酒。他希冀善金也客氣的說一聲不要了，就可以停止，但是他卻沒有這樣說，他仍舊是沉默着。阿火恐懼了，他料定他的猜想是中了。眼前便是禍根，他將怎樣處置呢。

晚餐還沒有吃好，江峯叫了一個人來，叫阿火陪善金到他家裏坐坐。善金含糊的答應了一下，他在腦筋中構想起幾年前江峯的情形來。

江峯是剪了辮的上等人，額前荒了頂，頭皮緊張得發亮，從頭頂以後，範成半月形的頭髮，是依舊滿清時代養辮子的舊式，辮子沒有剪得精光，還留着五六寸長的頭髮，垂在耳後與項際。他說話時，額上的皺紋，必定摺成幾疊，而且分外的高到頭頂——處處表現他的高傲，與高人的頭地。

他從前曾經有過告訓式的言談，諄諄然要善金在外面努力積蓄些錢財，歸來養活他的妻子；而且他的老年的妹子的歸山，將來也要靠他的發跡——看來阿火的生活與

命運，也不能有多大的發皇了。他又說，少年的病根，便是不知積蓄，只顧眼前的浪用，——而尤其是在外面繁華都市居住的旅客。他叫他，不要想終世在外面浪游，若是在最短時間內，積些錢起來，便應該回來，永久偕着他的妻子，自己成家立業，住在自己的故鄉。他那時對於他的訓誡，雖然沒有峻起臉孔，表示拒絕，卻也不感得什麼興味。他想着想着，現在的江峯，也不能再變化一副臉色和神氣罷！

這一餐晚飯，吃得很沒有意思，他是禁口不談起他的老婆，他們也不心願他談起這樣討厭的事。他們各自的心中，都在驚懼而猜度着對方的心事。

吃了晚餐之後，阿火便領着善金到江峯家去。他們到的時候，那里早已聚了許多的人。阿火的娘，也早在那邊了。

那裏掛着一盞寶軒（保險）燈，室內照得通明。這是江峯家的客廳，平常是不大開門的，至於寶軒燈的燃點，更是容易說起。許多的小孩和女人們，都聚在客廳的門口；客

廳內面是阿火的娘與江峯的夫人立着。

善金與阿火在人前走過時，他們多有許多議論，他們輕輕的低語，雖然聽不清楚，但是卻覺得是爲他而發的。他們走入客廳，江峯的夫人就前來招呼。善金向她施了一個禮，便頹然的在靠壁的椅上坐下。他心裏迷惑的想，他們對於他這樣的鋪張與設施，究竟爲的什麼？

江峯從客廳的後門走入，態度與從前並沒有兩樣，只是頭上已經光頂，頭後拖着的五六寸長的頭髮，也已經隨着時代的趨勢，完全去了。善金見他進來，便在椅邊立起。阿火說：「娘舅來了。」江峯已向他打招呼。

「你是幾時到的呢？」江峯也用一句普通應酬話起首。「日子真容易過，一轉眼間，真好像昨天一樣，——隔你出門的日子，已經四五年了。」

善金在這種談話中，摸不着什麼頭腦，他不過覺得一些悵惘罷了。——過去的生命，

在這樣飄忽的浪遊裏，但是他們那里知道他呢？他幾年來經歷，與海洋中狂風巨浪的醞陶，已不覺得怎樣意外的難堪了。他便搭訕着答：「是呀，真快呢！」

「那時聽說你的船觸了礁。我們真代你怕呢！彩珠——呵火的娘們都哭。我說，是不要緊的。」

江峯說到彩珠的時候，顯見得有失言的樣子，便急速的停住，說是他的丈母；其實說丈母哭泣，又明明是失言的口實了。但是江峯還沒有覺到，而善金卻又增了疑心。

「是的，這有什麼要緊，人生都是命……」

「以後有人從上海回來，說親眼看見你了，她們纔放了心。」

女傭捧了幾杯茶來。室中稍爲靜寂。室外集着的人，好像看新聞似的噉噉的話着笑

話。

「她們天天等你信來，你的信總管沒有來，你要曉得，女子是比不得男人們啣——」

他把立在旁邊的阿妹同自己的夫人看了一眼。——男子是四海爲家的。」

他說話停了一停，口角上帶着一些高傲的微笑。這是他常有的態度，大概是表示他自己的說話的確當，與對準了對話者心坎中存在着隱微的心情。但是善金呢，只是默然的點點頭。

「他們見你沒有來信，反是愁得很；我說不要緊的；他有錢時，一定連錢連信都寄來；無錢時，就是一封空信寄來，也當不了飯。——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江峯的說話又停了一歇，外面許多人的談論，又可以很清楚的聽到。

「人家看到，怕也怕死呢，這種衣服，這樣死色的臉色，——」這是一個很輕俏的少女的聲口，而這種語句，又一定是在那一位大人那裏學會，到這裏自來取巧的。她因爲室內的聲音停下，靜寂中便只有她清脆的聲音迴翔，便不知不覺的停了。

善金分明也是聽着的。他想，這是被侮辱，這簡直是罵他。然而他不心願同這些婦人

們去爭執。

「你到外國去過嗎？」江峯外接着問，「是東洋，還是外國——紅毛國？」

「是大英，我到過倫敦。」

江峯本想引起他一些興趣，而且想聽一聽他外國的情形，但是善金還是淡然的。他們沉默了許久。江峯的臉上忽然變了一種表情，臉上先現出不自然的假笑。

「善金子丈——」

他叫了一聲，又停住了，寶軒燈的燈光，在他的頂上一閃，笑得更加不自在。

「善金子丈你來了，正好——我正要說話同你商量呢？」

善金是很可以想像得出來的，這明明是說到彩珠的事了。

「正是呢！我也正要同舅公商議我幾年沒有歸家，我的老婆不知怎樣了。他們——」

阿火舅與丈母——都沒有告訴我清楚，究竟是疑疑惑惑的，我也不知爲的什麼——」

江峯的家例是如此，女人們是不應該插口的。所以他的夫人與阿火的娘，雖然是一同立在房裏，也沒有說話。這時江峯的夫人忽然說：

「所以，現在正要叫他對你說呢！」

江峯把她白了一眼，說：

「正是爲了彩珠的事，我要同子丈商量。」

大家都沉默了，室外竊聽的人們，也沒有什麼聲音。空氣是十分的鄭重，各人只能聽到自己的喘氣。大概這是最緊要的交關了，他們的心絃緊張着。

正在這個時候，江峯家的下女，跑了進來，她慌張的情形，很可以使大家發呆。她拖住阿火的娘，急往外跑，只是氣喘喘的喊「救命救命！」

江峯問她爲什麼這樣驚慌，她還是寒戰戰的，不敢說出什麼。她想，他們正瞞着他，她那里可以在她丈夫面前，說出彩珠的名字呢？

她把阿火的娘拖了出去，在她耳根里一說，阿火的娘就如着了火箭似的往後面樓上跑，喉嚨裏已呀的哭出來了。江峯的夫人也知道了，她又走來告訴江峯。江峯的臉也發青了。

「快去，快去，阿火！」

江峯的一家，當即如失了火似的，樓梯上振得如雷鼓一般。人聲也嘈雜得難堪。

阿火的娘，走上她女兒彩珠隱匿着的樓上。她的門是向內關着，室內還有燈光，她在門旁的壁縫裏一望，她只看見彩珠的修長的黑影，高高的懸在窗前。她的腦筋好像受了什麼鄭重的打擊，眼前忽然發出許多紅綠的眼花，驟然間昏了過去。隨後江峯的夫人，阿火還有許多在客堂外聽消息的隣人，都趕到了。阿火驚慌的推門，但是門是向內門着的。他於是用盡平生的力氣，用背部盡力往門上推，終於把門推倒了。

一羣人隨着推倒的門，哄入彩珠隱匿着的小房，把她放了下來。試探她的體溫，胸口

還是火熱，他們就放心了一半。

江峯家的下女，她驚慌得最厲害。當他們正在賑救彩珠的時候，她卻立在門外簌簌的發抖。她的怕懼，有二層原因：第一，是她丈夫死時給她的印象。她丈夫在將死的時候，忽然咬緊牙關，死命把她掣住；她從那時以後，一說到死時，就覺得她丈夫把她掣住似的，非常的發戰。第二，她想彩珠的死，是她害死的。江峯的家裏，本來沒有人去告訴彩珠，說她丈夫來了。而她卻似乎是好心似的，便偷偷的去告訴她了。而且把許多人猜度的說話，也說了一個大概。說她丈夫這次的回來，是知道了她所作的一切事情的底細的了。所以彩珠的自盡，在她想來，完全是她的罪過。

她從樓上跑下來，到客廳外面一轉，又跑到樓上。她覺得無法措施，好像墮入熱鍋中的螞蟻。

客廳中坐着的善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江峯雖則知道一些大概，心裏卻總默

然的驚慌。他把客廳外匆忙走過的下女叫住，問道。

「怎麼樣了？救下來了沒有？」

「他們還在救呢！」下女答應了一句十分囁嚅的話，又走了。

「我告訴你，善金，你的彩珠在我的後樓自盡呢？」江峯說着，善金的沉默而寡笑的臉，忽然變了顏色。

「是這麼的——爲什麼呢？」

「現在，我當然是心願瞞你了！——你是知諒的；她是少年人，難保沒有意外的事，你又是幾年沒有回家了；——那一定是她的不是。——她是有了一個男子，而且懷了孕，要在近日內生產了。」

「那個男子還在這裏罷！」

「早就走了。」

「可是現在又演的什麼活劇呢？」

「大概是聽到你的歸來，覺得沒有面目見你罷？」

「現在，她是在這裏嗎，我要去看她。」

善金說着，便立了起來，好像十二分的興奮。但是江峯掣住了他，要他再等一等。在江峯的意思，他還沒有表示過意思，安知他不乘這個時機，打她一頓呢。所以他含糊着，引誘住她。

彩珠終於被救活了，她腹內的嬰兒也沒有覺得各異。他們拼當着，現在又下來了。

善金仍然被江峯勸住，坐在客廳裏默然。

他們答應他，明日一定可以同他的老婆相見，但是在第二日的早晨，他已不別而行，不知到那裏去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9914B

2434



册数： 3
售價： 1.50